

蘇聯文藝

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蘇 聯 文 藝

9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上海蘇商時代書報出版社出版

Эпоха 1943

ШАНХАЙ

小說

史塔里柯夫
(В. Стариков)

紅石村

(КРАСНЫЙ КАМЕНЬ)

——

和自己的隊伍脫離開了，一個人在普斯科夫(Псков)森林深處流浪很久的步兵伊凡·莫賀納欣(Иван Мохнашин)，在寂靜的夜間進了村莊。他小心地向儘邊上的房子的窗子敲了敲，請求過一夜。老頭子問明了他是什麼人，從那兒來的，開開門。

莫賀納欣停在屋門坎處，問道：

「村中沒有德國人嗎？」

「不用駭怕，老宗。」老太婆生氣地說。「德國人走出很遠啦。」侮辱的言詞使他很難過，但是他沒有作聲。

「你現在上那兒去，老宗？」老太婆問。

「追上自己人，」伊凡用瘖啞的傷風的腔調回答。

「你走的真快，」她惡毒地說。「你們的人不知道已經從村中過去多少了……我們想已經全過去了，可是現在又來了一個。」

「老媽媽，請給我一點什麼墊腳的東西。我的脚布破了，一個月沒脫靴子啦。」

在黑暗中看不清楚的老太婆把箱子蓋弄得轟轟響，也不知把什麼東西扔到他的脚下。伊凡俯下身去，用手摸到了一雙毛襪子，一聲不響地換起來。他又餓又恨，覺得自己好像由於長久的流浪而野性化了，不想對老太婆再讓步了。他沒有希望人們像對親人和願意見到的人那樣歡迎他。不是爲了這個！不過也不願意聽老太婆的責罵。德國人把他們的隊伍打散了，使戰士們分散在樹林子裏，是他的過錯嗎？他並沒有準備戰爭的完結，也沒有想到什麼被俘虜，也沒有想到家鄉。甚至連來復槍都帶在身畔，兩排子彈還藏在彈盒裏。

看來，遇到了一位心腸不好的女主人。

「餓嗎？」她這樣問，好像頂好不承認。

「是的，已經不飽了。」

「到地窖裏去，給老宗弄點牛奶來，」她對老頭子說。

在那個人到地窖內去時，她把麵包，刀子都放在桌子上，又拿來一隻杯子。

「嗷，到桌子邊去，」老太婆說。「只是不要點火。我們現在在摸黑過日子，而且這兒還有一件，不知什麼時候他們一看見有人在我們家，我們的腦袋就保不住了。」

當莫賀納欣吃完以後，靠在牆上打起飽盹來時，她說：

「葉菲木（Ефим），領他到洗澡間去。要遠遠躲開陌生人的眼睛。」

老頭子和莫賀納欣在院子裏抱了兩捆草，向夜間的黑暗中走去，穿過小路，菜園，直往下走，穿過灌木叢，到洗澡間。附近有一條看不見的河發出了動盪的水聲。小小的洗澡間內很溫暖，蒸發出了浸過的樺樹葉子的薄荷般的，蝕進木頭去的氣味。

「老伯伯，您上下怎樣稱呼？」莫賀納欣向安靜的和沉默的老頭子問。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Ефим Яковлевич)，」那人回答。
「那末你呢？伊凡，你可不要生老太婆的氣。她的舌頭太長啦，但是對事情却很熱心。你不要怪她，因為女人是不懂打仗的事的。」

「女主人……」伊凡向地上鋪着乾草，不確定地回答。

「大概沒有烟草吧，」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很信任地說，看來，在屋子內他沒有敢向他敬烟。「哪，吸吧，我還有紙呢。」

他們捲成了烟捲，老頭子用石頭打出火來，他們吸起來。吸烟時燃燒起的火光，把伊凡的顴骨高聳的黑臉和老頭子的黑鬍子照亮了一霎。

老頭子想把這不愉快的招待緩和一下，和紅軍談論戰爭，利用談話驅除心靈上的憂傷。他沒有像娜塔麗亞(Наталья)那樣責難他；他從上次大戰的經驗中明白，有戰敗和撤退。老太婆是女人，有時不通人情，而且也不明白，一個和隊伍，和同伴，和中隊的廚房，和隊長失散了的兵士心靈上是如何苦痛。

「你不要難過，」他說。「你能追上自己人的。俄羅斯母親是很偉大的，德國人不能征服它。他們到了這兒，就要停在這兒。」

「我不難過，」伊凡渴睡地回答。「我還要打德國人呢。」

「對啦，對啦……呶，睡吧，」老頭子說着，很遺憾，沒能談談心上話，用腳踏着烟捲。「明天我領你從小樹林子裏繞過德國人去，那兒——有一條通路，不過要步行……」

「您貴村叫什麼名字？」

「紅石村。」

「紅石村？」伊凡驚異了。「我們莊子也叫紅石村。」

「你老遠來的嗎？」

「很遠。從烏拉爾(Урал)。」

老頭子走了，莫賀納欣把一根木棒插進門門洞去，當作門門，又把來復槍的子彈登了膛，躺在乾草上，用外套蓋住，閉上眼睛，但是睡不着。

你現在來到的這兒也是紅石村啊！這事使伊凡突然不安了。回憶不使他睡去。它們向後拉回去。從奧波赤茨(Опочец)的森林中的秘密小屋，從蒸發着大覆盆子的，令人頭暈的氣息的池塘，從隱秘在蘆葦中的

湖泊，到野鴨子羣——一串一串的回憶，引到最後一次在河邊上的激烈戰鬥。就在這次戰鬥中，他們失去了快活的青年隊長馬爾德諾夫(Мартынов)上尉，被地雷片炸死的。自己的朋友華霞·孔士契克(Вася Кунщик)，肚皮被一排自動步槍打穿，也安穩地死去了。在這些沉悶的回憶後面，昇起了愉快的七月中旬，那時全村的人們都歡送他們到戰場去，手風琴拉很流暢，鞋後跟在地上敲打，女孩子們唱着歌跟在他們後面，老太太們莫名其妙地流着淚水。

渴睡忽然很沉重地壓到他頭上來了。

也不知什麼人從伊凡面前過去，他聽見了床板的吱咯聲，跳起來，抓起來復槍。老太婆立在他面前。「這個魔鬼，她怎麼進來的？」——他想，他記得曾經門上門，而且還試過門門得緊不緊。

「你睡得真香，老索，」她說。

陰沉的白晝的微光有狹狹的一條流進了漆黑的，烟燻火燎的洗澡間的小窗子。老太婆大約有六十歲，她的臉上全部都是皺紋。她手中擎着一個小包。

伊凡一聲不響地看着她。「哎呀，可恨的女人……」——他想，看着她的很黑的，不懷好意的眼睛。

「你瘦啦，」她說。「頭髮硬得像刺蝟。」莫賀納欣不由自主地用手掌摸摸乾癟的，生滿長毛的腮頰。

她打開小包，把一塊手帕攤在長凳上，放下麵包，肉，雞蛋，和一壺牛奶。

「你在這兒吃，不要從洗澡間到什麼地方去。天一黑，老頭子會來送你的。」

她又在洗澡間忙了一陣，把一隻木桶換了換地方，整理了一下地爐上的磚，走出去了。莫賀納欣走到門口。「她怎麼進來的？」祕密很簡單。小窗子開着，如果把釘子向一旁彎彎，手便很容易够到門門洞。看來，洗澡間一向就是這樣門着的。

由小窗子裏可以看到一條不很寬的河，兩邊的岸很陡，在對岸的山上，有沉鬱的，被秋雨淋過的小樺樹林子聳立着。黯淡的，枯萎的草閃閃發光；顯然，不久以前落過雨。寂寞的，感傷的秋日。

伊凡坐在木凳上，雖然由一隻不愉快的手拿來的麵包是焦苦的，但是仍舊吃下去了，又倒在地上，並且等候黃昏。

這一天很難熬過去。落雨。伊凡坐在窗邊，水流沿小窗子奔跑，擦擦槍，聽聽有人來沒有。

當他聽見門洞中的腳步聲時，天色已經黃昏了。

「我們走吧，」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哪，帶着吧，」他把一個小口袋塞到莫賀納欣的手內。「老太婆給你預備的路糧。」

伊凡把皮帶結住外套，左手拿起來復槍，把小口袋搗到背上，跟着老頭子走到街上去。他們經過沿河岸一條滑膩的小路，經過一頂搖幌的小橋走到對岸去，很快轉入樹林子，那兒的雨聲響得更厲害。黑暗得使伊凡的肩膀常撞在樹上，亂在水窪內踏，他很奇怪，他這位領路人怎樣在這種夜間會找到道路。

他們就這樣沿樹林子走了有三個鐘頭。

「現在不遠了，」老頭子說。「這兒的樹林子外面有一道堤岸，堤岸外面就是你走的路了。我把你領到一個砍木工人家去，他會指引你繼續走的路的。再過五天你就可以到自己人的地方。」

「謝謝你，老伯伯，」伊凡很溫和地說。「這樣感謝你……我能到這樹林內來，覺得很難為情。我只要能到軍隊處去。現在我只有一個念頭：打德國人，決不寬恕他們，流出他們的褐色的血。」

「帶點烟草路上吃，」老頭子把裝着烟葉的荷包遞給他。「打他，快點回到我們這兒來。在德國人的××××××××××。德國人在我們的村內設了個村長。從前我們這兒還沒立集體農場以前，有一個磨坊主人伊瓦肯（Ивакин）。××××××××××××××××，德國人也不知從那兒把他的兒子翻了出來。他現在就在村中活動，××××，用新秩序×××。在隣村德國人開了××××。伊瓦肯登記女孩子，他說，××××××××××××××××，」他揩了一下鼻涕，不響了。

「老伯伯，我們回來的時候，那就對於伊瓦肯不利了，」莫賀納欣像應允般地說。

樹林走完了，他們走到路上。呼吸到河水的潮濕。泥濘在腳底下咕啾咕啾響，雨水順臉流。

老頭子忽然拉住伊凡的手臂，強他伏在地上。

「有人在堤岸上站着，」他小聲說。「難道是德國人嗎？」

他躺伏了好久，張望着和傾聽着。

「一個戴鋼盔的德國人在走着。不成功了，小夥子，應當退回去。」

「一個嗎？」伊凡小聲問。

「大概是一個人，你捉不住的。」

「拿着，」莫賀納欣決心想來一下子，一面說，一面把來復槍塞到老頭子的手內。「在這兒等我，」他沿着路爬過去。

他的手掌沾滿了泥塊，拖着腫脹的外套的沉重邊緣，褲子浸濕了，但是還是爬啊爬啊，有時停下來向黑暗中凝視一下。如果說離這樣遠便可以看見德國人的哨兵，那末老頭子的眼睛可太尖利了。

堤岸附近的右面，黑漆漆地顯出一個小棚子，可是德國人不知爲什麼沒有坐在裏面，他在路上來回來去地走，唱着歌。莫賀納欣伏在滿是水的溝內，等候着。他把芬蘭刀放在外套袋內，竭力把右手揩了揩，爲了使刀柄握在手掌內不滑。德國人攔住了他的道路，德國人妨礙了他到自己人處去的路。

他一點聲音沒有地抬起身來，邁了幾步，又蹲下來。當哨兵走近他，又轉回身去時，莫賀納欣跳起來，像用鉗子一般，掐住他的頸頸，他禁不住掙扎，和德國人一同倒在污泥中了，手却不肯鬆開。德國人嘎聲吼着，掙扎着，掛在頸頸上的自動步槍妨礙了他。但是外套的領子又使莫賀納欣不能把瘦弱的和無力的德國人的頸頸掐得更緊。莫賀納欣自己也喘氣了，彷彿有人掐住了他的喉嚨。他用迅速的動作把哨兵的喉嚨鬆開了一下，用膝蓋頂在他的胸前，抽出刀子來，向他身上刺進去，使肋骨都格格響了。但是在這短短的一瞬間，德國兵却用野蠻的，充滿了死的恐怖的響調喊了一聲。

聽到了他的喊聲。附近地方有門響的聲音，一道光綫閃過。莫賀納欣把德國人身上的自動步槍卸下來，手裏拿着刀，沿着大路奔跑。後面已經有了脚步聲，開始亂七八糟射擊了。

「這兒來！這兒來！」老頭子喊着，莫賀納欣便從路上轉向葉菲才·雅柯甫列維支的聲音處來，磕磕絆絆，向田地中跑去。

槍聲從後面傳來，無目標的子彈，像甲蟲一樣劃破了空氣。莫賀納欣回顧一下，看見堤岸上和房子附近有閃動的微光。這是德國人用手電筒給自己照道路。

老頭子和伊凡已經跑到了樹林子，這時堤岸上面有照明彈蜿蜒向天空昇去，把鬼火一般的綠光傾瀉到只有稀疏的灌木叢，堤岸和磨坊的空曠田野上。照明彈熄滅了，他們便迅速沿着樹林子走，穿過樹叢，傾聽着射擊聲。

「××××××××，老伯伯，把自動步槍也弄來啦，」伊凡興奮地說。他沒有想到一切能結束得如此快，如此幸運。「噢，可是我給你找了麻煩。」

「現在你走不出去了。」

「今天走不出去，明天可以走。德國人總是×××。」

「小夥子，無論如何在天亮前我們要趕回家去，」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驚慌地說。

他顯然是被這件事情嚇壞了，一直向後返顧。他們迅速沿樹林子走，槍聲已經沉寂，什麼也聽不見了，只聽見雨點打在樹林上的聲音。

他們趕到村莊的時候，天色已經黎明。他們剛一走進洗澡間，老太婆出現了。看來，她一夜沒有睡，等候着老頭子。

「德國人在堤岸上派了崗，」他遺憾地說。

「噢，葉菲木，他要給我們找倒楣啦。」

「今天我領着走另外一條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勸解地說。

他們走了，莫賀納欣從木凳下面把烏黑的，沉重的自動步槍拉出來，親熱地向槍托子上拍拍，數數彈套上的子彈。三十二發！他帶着這種武器覺得有力量多了。刀上全是血，莫賀納欣用泥土擦擦它，又用外套揩揩，用乾草打乾。他從口袋內掏出老太婆預備的乾糧，用好話祝福她，吃完以後，決定躺下去睡。「這一切的經過都很巧妙，」他想了想，笑了。

莫賀納欣環顧了一下，要想法把門弄弄好，找到了一根木棒，把它頂住小窗子，又把木桶斜着倚在木棒上。現在如果什麼人要開窗子，一推木棒，它就會把木凳上的木桶翻下來。不會正趕上他是在睡夢中。

一陣疲憊的女人的呼叫聲把他驚醒了。他從地上一跳起來，跑到窗口去，但是從這兒只能看到小河，和被風吹得悉率響的樹林子。哭叫和人聲在村莊的上空還沒有安靜下去。這種哭叫聲彷彿用刀子刺着他的心。他拉開木棒，開開門，走到板門洞中去，把面孔貼在闊門縫上。街上的女人聲音還可以聽到，因為風是從村莊那方面刮過來的。他從門縫裏只能看到小房子的草頂和已經掘過的菜園，那兒堆着些洋山芋秧子，好像堆着一堆亂繩。後來傳過來長長的一排乾燥的自動步槍射擊聲，立刻便沉寂下去了。抖索使莫賀納欣的全身振動，他想冒險出去，不過又明白這種步驟是毫無用處的。

低矮的灰色天空張掛在村莊和菜園的上空，秋天的冷風吹着哨子穿透門縫，吹動了頭上沾的乾草。僅僅能聽到，大概村中有人在禱告，好像是為死者祝福。什麼也辨別不出。莫賀納欣始終坐在門洞中，傾聽着，也弄不明白——風在呼哨呢，還是村中真有人為死人禱告。

黃昏時光，那個前一夜送他到洗澡間來的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在門洞中遇到他。

「我們走吧，小夥子，」他非常悲傷地說。

「你們那兒有什麼事？」

「德國人弄出來的，×××」老頭子困難地說出。「我會告訴過你，要給德國的妓院×××××。這就是把她們送去慰勞和使德國兵……把我們的女孩子當作××，」他說話很困難，他的聲調也斷續着。

「為什麼要給他們？不能奪回來嗎？」

「哎呀，小夥子，你怎樣來抵抗來復槍和自動步槍呢？收拾收拾吧。我們的路很遠呢。」

「應當和女主人告別過。」

「她正在給一個死去的女人洗身體。他們把達莉珈(Дарька)打死了，她是替女兒去的。丈夫不在家，等到從戰場回來，既不見女人，也不見女兒了。可是還有三個小孩子留下來呢，他們怎麼活下去呢？」

他們又上路了，繞過村莊，沿着柔軟的田間的道路走了半天。天空出現了星光，大熊星的斗形在頭上指示着他們向東方去的道路，那邊正和德國敵人進行着戰鬥。遠處忽然發生了喧鬧聲，他們轉過身來，躲在

樹叢中。

低音的喧噪很快地向上昇着。幾架看不見的飛機在高空中轟轟響。它們的吼聲很平勻，但是很可怕。

「我們的飛機，我們的飛機去炸德國人了，」莫賀納欣激動地悄悄告訴老頭子。

他們抬起頭來，向星空望去，竭力想看到點飛機影子，聽着這種使心靈愉快的吼叫聲。不久轟響寂靜下去，後來他們便聽到遠方的爆炸聲，看見火光的上昇和蒼白色的霞光，彷彿月亮從地平綫後面昇上來了。

「他們這是轟炸契哈赤伏（Чихачево），」老頭子肯定地說。「向德國人的火車扔炸彈，據說，他們那兒火車很多。他們怎麼能找到道路，是看星光嗎，怎的？」

「老伯伯，他們有那種用具，甚至可以一直達到德國的京城。哎，老人家，我們還要和德國人打下去呢，他們會被打得哭起來的。」

「呸，住聲……」

他聽到可疑的聲音。

「德國人來啦，」老頭子肯定地說。現在莫賀納欣也聽到鐵路的吱咯聲，輪子的叫聲，以及……德國人的講話聲了。輜重車沿着寬闊的田路，向他們迎面走來。黑暗中已經有紙烟的火光在閃爍。

德國人夜間這樣放心地，在俄羅斯的土地上走，吸烟和談話，而他們却要像狼藏在灌木叢中一般躲起來，這種忿恨的心情填滿了莫賀納欣的心，他用有力量的手抓住老頭子的肘部，拉他到道路旁邊的一個土丘上去。

「臥倒，」他命令。

「你想幹什麼，小夥子？」老頭子喊道。

「住聲，」伊凡尖聲說。「我們要放槍。現在把來復槍給你。依照我的命令射擊。」

「停停，小夥子！」

「我一個人也要開槍的，我不能放德國人過去。」

輜重車已經離得很近。紙烟的火光緩緩地在黑暗中游動，顯然，一

直向他們走來。莫賀納欣和老頭子並排臥倒，把用起來便利的自動步槍緊緊貼在肩上，暗暗數着德國人。他沒有看見，但是覺到，老頭子也緊抱着來復槍，注視着德國人的火光。「十個人……」莫賀納欣暗中數完，侃侃地和拖屜聲音地說：

「開火……」把槍機子一揷。

自動步槍的短短的射擊聲把他震聳了一震。來復槍的射擊聲也在這時響了。莫賀納欣又放了短短一排子彈，來復槍又響了一聲。他看見紙烟的火光畫了一個圓弧形，他聽見兵士的驚慌喊叫，罵詈，命令聲，他向這些聲音打去，覺得好像整個的寬闊的平原上充滿了槍聲。

德國人還沒來得及還一槍，當自動步槍忽然乾燥地咯吱一響時，於是莫賀納欣明白，彈夾內的子彈完了。他全身立起來，老頭子也立起來，他們向樹叢逃去，到這裏才有第一排子彈，像剃頭一樣，在他們頭頂上叫着飛過，他們彎着腰向前跑去。他們身後發生了些辨別不清的聲音：喧騷聲並沒停下去，馬匹嘶叫，木頭爆裂。看來是有一匹馬驚了，掙脫了隊伍，沿田野奔馳，兵士跟在牠後面跑，叫。德國人開了一長排子彈，指示方向的子彈扇子形地撒出去。

老頭子和莫賀納欣離開這各種腔調的喧鬧聲和射擊的爆炸聲，越走越遠了，德國人並沒有下決心追他們。

「呸，小夥子，你太冒險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

「打得很好。好漢子，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我們為蘇維埃聯邦服務！下一次他們就不是這樣出來了。」

「你又要留在我們家啦。」

「女主人要吃掉我們倆了。」

二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坐在木凳上，眯縫着褐色的眼睛，黑色的大鬍子內含着莊嚴的笑容，講述：

「小夥子，夜間有這樣一回事。據說，德國人的輜重車走着，向那裏運送火酒，麥酒，麵粉，大麥，還有各種亂七八糟的東西。他們非常放心地走，講述德國的故事，稱讚這兒的地方，說這兒住的人民又好，又和氣。可是這時向他們開槍了，向人，向馬匹開槍。把他們打啊打啊，德國人回擊了一整夜。等到天亮，德國人一看，四周已經一個人也沒有了——既沒有活的，也沒有死的。可是他們受傷的在呻吟，死的躺在那兒，馬匹都跑散了，車子壞了，麥酒流了一地，麵粉和鹽混合了。雖然不知道打傷了幾個和打死了幾個，可是套了三輛車才把他們拉走。」

「這是誰把他們打成這樣呢？」伊凡微笑着問。

「就是老百姓也這樣問啊：是誰？據說，會看見有一個不小的隊伍開來，就這樣勇敢地向大隊輜重車襲擊一下。今天村中在慶祝。他們等候游擊隊來訪問呢。」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有五十多歲。莫賀納欣已經在洗澡間內住了三天，才頭一次當着光亮在近處看清主人。身材不很高大，瘦瘦的，他還是剛剛接近老境。黑色的大鬍子中，以及頭上幾乎連一根白毛都看不到。黑暗的，一道斜縫的眼膚，它令人想到聰明的俄羅斯聖人的古畫像。可是很奇怪，他竟這樣任憑女主人支配家政，而且略有些怕她。

「現在不用怕德國人了，」伊凡嘆口氣說。「這兒的人沒有子彈了嗎？」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沉思地搔了搔鬍子，向窗子望着，遲疑地說：

「也許可以找到點子彈……」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央告道。「你能弄多少來就弄多少來。呸，我空身人能到什麼地方去呢？」

「不知道，也許已經沒有了。因為有許多你們弟兄從村中過去了。只要有子彈的時候總給他們，從不拒絕。」

「能有的，你去討討看。」

「你真是個倒楣的小夥子！還要遇到德國人——你再打嗎？」

「老伯伯，我要打的。我一個德國人都不放過去，」他恨恨地說，甚至牙齒都咬響了。「我和他們的賬可算不完。我們沒有叫他們和請他

們到這兒來。」

「你的心很好，伊凡。」

「狠心。從前是善良的心，現在是狠心了。」

「看他，」娜塔麗亞說。「給自己找到談話的朋友啦。」

乾瘦的女人，咬緊無血色的薄嘴唇，責難地用烏黑的眼睛來望着他們。

「我找啊，找啊，」她說。「怎麼的，你沒有別的事情嗎？夜間走路，白天睡覺。他要幹什麼，」她向伊凡一指，「你也應當把房子修修好了。」

「我修好，」老頭子答應。

老太婆這樣明顯地使莫賀納欣難堪，他忽然想立起身來，拿起來復槍，走出去，不管前途有什麼不幸在等候他。但是他沒有立起來，沒拿起來復槍，一動沒有動，只說：

「請再忍耐一夜。今天我就走。」

她簡直就沒有給他答復。

「這都是我的不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是這樣一個不中用的嚮導。你可是白生他的氣，老媽媽。」

「你給我去修理房子，」她走到門口，又停下來，對莫賀納欣說。「你身上有氣味。把整個洗澡間都熏臭啦。脫下襯衫來，我去洗洗……到晚上會乾的。晚上我要生洗澡間的火爐，今天是禮拜六。」

老太婆出去了。莫賀納欣立起來，伸一下懶腰，抬抬闊肩膀，骨節咯吱咯吱響。

「應當走了，」他沉思地說。「住的太久了。」

「她說這話不是惡意。」

「反正總得要走。」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走出去，很快便把自己久已不穿的褲子，藍襯衫，有鬚頭的黑帶子拿了來。莫賀納欣換上新襯衣，等候黃昏的光臨。

這兩天功夫，他有點休息過來了，孤獨的憤恨感覺不那末銳利了。可是他現在非常想趕快從這個村莊走出去，如果外面已經黃昏，他就已

經上路了。他對於這個漆黑的老太婆生了敵意，因為她公然地率直地對他說出自己的不遜態度，明顯對於他的勾留不滿意，所以他再也不想見到她了。

戰爭在自己的，俄羅斯的土地上進行。每一座房子裏都歡迎戰士，到處都請他們住宿，女主人給他們烤點心，洗濯和織補襯衣，生洗澡間的火。在這些戰爭的日子中，莫賀納欣特別感覺到人民對軍隊愛護的全部力量，他一向沒有想到過俄羅斯人民是什麼，直到現在他才明白，為祖國而戰，這就是為俄羅斯人民的幸福。但是像這個老太婆這樣招待莫賀納欣，他在任何地方還沒遇到過。她總是用自己的樣子，言語，敵視的眼瞳責難他。

黃昏時光，老太婆又在洗澡間出現了，一聲不響，也不看他，搬些木柴進來，生起爐子，向一隻大鍋子裏注滿水。她第一個洗澡，莫賀納欣這時坐在門洞內。所有的人家這天晚上都生起了洗澡間，人聲聽着簡直就像在旁邊。伊凡很小心，很怕有人跑隣居似的來張望一下。那樣伊凡對他說什麼呢？

老太婆洗完，出去了。伊凡又走到屋內地上來；把熱水注進木桶去，先用洗澡布浸了浸，然後開始向自己身上澆水。熱氣使呼吸有些不便，澡布上的熱流順肩膀，胸部，脊背流下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來了，兩個人一同蒸發得癱軟了，向門洞中跑出了幾次，又用冷水澆身體。莫賀納欣從來還沒有感到像這天洗澡這樣舒服過。

「娜塔麗亞喊你到屋子裏去，」當他們已經穿起衣服時，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說。

莫賀納欣驚異一下，但是沒有拒絕。天色已經黑暗，你往那兒去呢，在洗了這樣的浴之後，休息是最誘惑人的事。

小房子的窗子都用羊皮襖和粗布遮着。桌上擺着一盞冒烟的小油燈。老太婆的臉顯着奇怪的光采。

「您現在往那兒去呢，」她很慈愛地說。「和我們一同吃晚飯，今天就宿在屋子裏吧。」

這種意想不到的善意使伊凡吃了一驚。「她也並不怎樣兇狠啊，」他夜間躺在柔軟的被褥上想，傾聽着老頭子的均勻的巨大的鼾聲。在陌

生的房子中過這樣平和的夜，這兒蒸發着麵包，乾草的氣味，蟋蟀唧唧叫，老鼠在地板下面嚙咬，院子裏有母牛大聲喘氣，這都是親切的和可愛的聲音，使他幾乎要哭出來了，回憶着這一個月以來的艱苦和不幸，回憶着自己的安頓在烏拉爾紅石村中的親愛的和遼遠的家庭。「如果不是戰爭的話，日子過得多好，」他想。但是他並沒有想到要回家去。伊凡·莫賀納欣在這一夜並沒有想到和平，而是想的戰爭。

白天，老太婆出去之後，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狡猾地笑着，從口袋內掏出一捧來復槍子彈。

「够用嗎，小夥子？」

老頭子一掏出這許多來復槍子彈來，竟使伊凡猜想，大概他是和他要狡猾，他一定在什麼地方藏着不止一兩箱。

夜間，他們又去衝過德國人的巡邏綫，尋覓通路。滿天星光，寂靜的和沉默的夜。他沒有拋掉今天他們又會發生什麼意外，明早又要回到紅石村的信心，他並不想到他們走了有多久，只是想到怎樣才會突然地跳到德國人身上。

當一動不動的電燈亮光，透過樹林子閃爍時，他沒有驚奇。他們潛伏着，臥倒在灌木叢中。路上有兩輛載重汽車頭頂頭地停着。看來，是因為發動機發生障礙停止下來的，光亮正向着一輛打開的發動機，兩個德國人正在忙亂，脊背朝着他們。「哎呀，媽的，你不能一下子捉到兩個，」伊凡遺憾地想。他覺得自己很鎮定。經過過去兩夜的戰鬥之後，現在德國人立在光亮中也覺得不在乎了。老頭子也很有興趣地注視着他的動作。

一動不動的，死一般的車燈光亮僅僅照亮了發動機。其餘的部分都沉沒在黑暗中。德國人不慌不忙地工作，什麼都不怕。他們之中的一個走到黑暗中去了，但是很快又轉回來，喊叫了些什麼。又走過來兩個兵士。這已經使事情複雜化了。兵士可能還更多。

莫賀納欣瞄準着，等候這四個人都集到發動機處去。大概，是手指頭揪到槍機上了，轟一聲槍響了。於是和一向在戰鬥中一般，只要人還在準備着，便只記得那一霎眼功夫，已經有種什麼另外的力量在指導着他。莫賀納欣看見一個德國人倒在發動機上了，第二個蹲在地上，企圖

站立起來，用手抓住車翼子，但是莫賀納欣又向他開了一槍，他已經決抬不起身來了。如果有人問莫賀納欣，他向這個德國人開了幾槍，他再也來不及回答。

莫賀納欣一面走着，一面把子彈裝進去，跑到另外一塊地方去，開始注視，想要判定敵人的數目和他們蹲的地方。從汽車後面放了兩槍。他移動一下，放了幾槍，又跑開去。德國人後退了，反擊着，他們沿着道路移動，後來竟逃跑起來了。

忽然非常寂靜下來，真有點奇怪。路上兩輛汽車，燈開在那裏。一個德國人頭扎進發動機去，就這樣死去了，第二個倒在車輪旁邊，沉重地和困難地呼吸着。

車箱中放着許多沉重的箱子。莫賀納欣用槍托子打開了一個，把手伸進去，摸摸是子彈。他便把它們裝滿了一袋。第二輛汽車上也是放着這樣許多沉重的箱子。

「趕快弄個火來，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命令。

他找到油箱，用槍托子把它打破，用手捧了幾捧汽油，全洒在汽車上。

「火！」他不能忍耐地喊道。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用火石打火，但是他的手哆嗦起來，火絨點不着。莫賀納欣從他手中把火石和用汽油浸過的火絨奪過來，打着了火，鼓脹的火絨突然昇起了微小的藍火光。伊凡把火光湊近汽油，炙熱的火焰映照着他的臉，手和外套都烤熱了。伊凡使火焰更大點，便從汽車處跑開了。

他們遠離開去，在樹林中停下來。汽車很明亮地燃燒着，遠遠地照亮了樹林子。火焰的光亮的舌頭在樹頂上捲動。後來，子彈開始爆炸了，爆炸的火花圈子向火場的上空昇去。

「看他們怎麼辦，」伊凡激怒地說。「回家嗎，怎麼樣？」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首先邁步沉默着，很驚異這個青年人的成功的容易，他在和氣地請求他到他們家去過夜。

伊凡在洗澡間內像在家一樣脫下外套，把它掛在釘子上，找到自動步槍的子彈夾子，試了試子彈。它們裝進去非常合用。

「我們現在有彈藥了，」他勝利地說。

老頭子狐疑地望着他。

「大膽的傢伙，」他咕嚕着。

如此這般地成了定例，他們每夜出去，一個青年人和一個老頭子，在樹林中和田野中的道路上，悄悄伏在溝內，或者潛到河岸的橋邊，射擊輜重隊和哨兵，向德國強盜的大小隊伍開槍。他們並沒有約定和商議過。老頭子一直彷彿他是確實竭力想把莫賀納欣領上回到自己人那去的路去。

九月的佈滿星光的夜，漸漸地越來越長，越來越暗，他們越是離紅石村，離這個普斯科夫的安靜的小村莊越遠，總在新的道路上守候德國人，突然地襲擊他們。濃密的樹林子，山谷，灌木叢，幫助了他們，很容易避開火光，避開追擊。但是在沉寂的午夜時光，兩個人走路也是很困難啊！

他們並不知道夜間會遇到什麼人，敵人是多還是少。但是不管他們有多少，他們總是用自動步槍和來福槍向他們開槍。老頭子和莫賀納欣也不知道，他們是不是永遠可以殺死或者殺傷德國人。他們只有兩個人，繼續下去的戰鬥是不能進行的。但是大概總有傷亡的。他們在短距離內向敵人射擊，幾乎是對準地。

全區內已經傳說着游擊隊的勇敢，說他們在各處道路上打擊×××，爆炸他們的輜重隊，焚燒汽車，無聲無聞地摸摸哨兵。幾十個村莊中都快活地等候游擊隊的立刻光臨，男人們都準備到樹林中去，詢問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這些隊伍中的勇士，他們藏在什麼樹林子裏。

看來，老太婆已經很久便猜到，伊凡·莫賀納欣爲什麼這樣住在他們家了，不過也不常見面。的確，現在她是不責難他了，但是她的態度並沒有更親熱點。他們即使遇到，也是沉默的時光多。「他要給我們找來倒楣的事情，」——她想，可憐着在這個時期內，很明顯地瘦削下去的老頭子。他經歷這些夜行軍可是不容易的。他睡眠不足。白天，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竭力早點走到街上去，爲了使隣居們不要起什麼疑心，照舊修理房子。工作進行的很慢，但是老太婆並沒有責備他。不過這三日的行軍對於莫賀納欣似乎只有好處。他的腮頰圓起來，聲音特

別顯得清朗，臉上泛起紅光。他很快活，很滿意自己，相信自己的力量。

一天，葉菲木·雅甫列維支奔到他的洗澡間來，驚慌地說：

「德國人把我們的事印出來了，」把一張粉紅色德文傳單遞過來，傳單上面警告附近村落中的居民，如果有隱匿游擊隊的事，他們便要嚴加處罰。

「各處都派兵士去了，」老頭子報告。「今天村長要召集我們去開會。德國人怕得很。他們領着很多人沿樹林子走，想找到游擊隊。」

他忽然笑了。×××會使德國人這樣駭怕，這件事使他高興了。

「游擊隊××××××，」他說。

黃昏時光老頭子走進洗澡間，說道：

「給你領了個客人來，伊凡。」

一個不很高大的，短而有力的人，穿着上衣，褲子管塞在長靴筒內，站在他的背後。那人挺身向前，用注意的迅速的眼睛望了莫賀納欣一下，很滿意地微笑着，說道：

「您好，游擊隊長同志。」

他的目光很率直，有思想。但是莫賀納欣沉默不語，很不滿意老頭子這種多嘴。

「是我的姪子，」葉菲木·雅甫列維支說，「你不用怕他。」

「葉菲木·雅甫列維支，請您讓我們倆人談談，」陌生人請求。

當只剩下他們兩人時，他一直含笑地說：

「呸，我們鬧鬼把戲是不值得的事情。我是——游擊隊小組的隊長。聽說過你們的工作。沒有想到老頭子會這樣英勇。」

他們談話中，莫賀納欣告訴戈柳諾夫(Горюнов)，他如何脫離了自己的隊伍，如何流浪，吃蘆菇和野菓子維持生命，在樹林子裏迷了路，於是便跑到這兒來。

「您這樣和老頭子共事是支持不了多久的，」他解釋着說。「他很快就要疲倦的。而且冬天已經到了眼前。您應當想想自己的命運。您願意參加我們的隊伍嗎？我們就在離這兒六十公里的地方活動。」

莫賀納欣想了想。

「不願意離開這些地方，」他沉思地說。「我很喜歡這樣的戰爭。因為這樣可以很好地打德國人。我就去參加你們的隊伍吧。」

就在這一夜，他們從紅石村出來了。

三

莫賀納欣坐在擁擠的掩蔽壕內的土炕上，聽一個年青高個子的游擊隊員，薩沙·阿法納西耶夫(Саша Афанасьев)的講述，他們怎樣在前一天夜間，從德國人手中打下了一羣牲口，這是他們預備運回德國去的。

「莫賀納欣在這兒嗎？」有人掀起用來當作掩蔽壕門用的雨布邊，大聲喊道，「隊長叫哩。」

街上很冷。十月的冷風在光禿禿的樹中間嘯叫。鬆脆的雪粒在地上積成了薄薄的一層。

不知道被什麼事激動的戈柳諾夫在田地上走着，那兒有幾輛裝着彈藥的火車停着。委員坐在木段上，黃昏時光游擊隊員都集在這兒生篝火。

戈柳諾夫——看到莫賀納欣，站定不走了，說道：

「有一個重要任務給你。據報告，紅石村的村長伊瓦肯把博里亞·葛洛摩夫(Боря Громов)引渡給德國人了。他就住在那兒。你是熟悉這個村莊的。要把這個伊瓦肯活捉到這兒來。你能辦到嗎？」

「烏拉爾人幹得來的，」委員轟了一句。

「我們不要死的。你明白嗎？要打死他的話在任何時候都可以辦到，他是逃不掉我們的手的。現在是要活的。」

「我一定把紅石村的村長伊瓦肯活着弄來，」伊凡清析地，照着軍隊裏的樣子說。

「你不要大意，」委員說。「這事大概是要行動的。我們爲了博里亞，和這個村長有許多賬要算哩。」

莫賀納欣回到掩蔽壕內，開始準備行軍了，考慮着怎樣執行這個任

務。和他同行的有謝爾蓋·庫濟民(Сергей Кузьмин)，是個本地青年，麻臉，身材不高，傑出的偵察兵，還有薩沙·阿法納西耶夫，是師範大學生，正在暑假的時候戰爭把他纏住了。他的父親是村蘇維埃主席。爲了拒絕把集體農場的糧食交給德國人的司令部，被德國人槍斃了。謝爾蓋·庫濟民家中死了兩個人：他的生病的母親，——德國人把她從屋子裏趕了出去，還有十二歲的小妹妹，她是被疑爲曾經領游擊隊襲擊過輜重車的。

他們擦好自動步槍，子彈裝滿夾子，悄悄地互相談論。雖然博里亞·葛洛摩夫已經死了差不多三個星期，但是不能忘掉這件事。而且對於這種死法是很難忘記的。

一個瘦削的，亮頭髮的少年，教員的兒子，他是隊伍中的愛人。他很伶俐和勇敢，已經不止一次，冒着性命的危險，偷進被德國人佔領的村莊去，帶回許多關於敵人的消息，這些消息使大家都驚異他如何會能得到。他幹最危險的事。他很嚴肅，簡直有點不適合他的年齡。大家都知道他們父親被害的慘劇，小學教員是×××在校園中的，爲了他把突圍出來的戰士們藏在自己家裏。熱愛自己的父親的這孩子，要爲他的死復仇。

那一次游擊小組受命去爆炸鐵路上的兵車。博里亞從事偵察回來，路上遇到了爆炸手，便加入他們一道了。當遠遠聽到火車響時，他們還在安置炸藥。應當或者是不炸這列火車，或者冒險。他們決定冒險。火車出軌了。但是，據唯一殘留下來的參加戰鬥的人說，有三個游擊隊員，博里亞·葛洛摩夫在內，殉難了。

但是後來聽說，博里亞·葛洛摩夫並沒有死在那天夜裏。他被爆炸拋出去很遠，頭上受了重傷，還能爬到樹林中去，困難地到了村中。藏在一個人家，在那兒躺了幾天。偵察兵急着要回到隊伍裏去，回到自己的伙伴處去，他對他們的愛戀有一種非常的力量，這種力量只有小孩子們才有的。村長伊瓦肯在村莊附近發現了他，立刻就認出來了。村長追上他來，把他踢倒，送到德國司令部去。

他在德國人處過了三天。那些看到怎樣訊問他的人講述，少年的整個臉上都是青血痕跡。他身上的衣服全撕破了，頭上頭髮也粘成了堆

。被拷問時的喊叫聲全村都聽到了。司令部首腦吉特斯斐爾德（Гитсфельд），是個四十來歲，很殘忍的人，他確信恐怖是可以鎮壓佔領區的人民的，可以使他們馴服。他親自訊問少年人，每次把博里亞從長官那兒抬出去時總是失掉知覺。

不過，看來，博里亞的力量已經快完了。當最後一次把他帶來，使他面對着吉特斯斐爾德的面時，他說。願意回答一切問題，只請求把他的手鬆開。他現在對於同伴們一定要造罪過了，想要禱告一下寬恕他的罪過。他的請求照辦了。

「講吧，小孩子，」吉特斯斐爾德走近他說。

少年用眼睛度量了一下上刑罰的人的可憎的身形！緊咬住下嘴唇，眯縫起眼睛，用盡全身的力量，用拳頭向吉特斯斐爾德的臉上打去。那人倒在桌子上，臉色蒼白，激怒地掏出手槍，向小孩子開了幾響。博里亞被打死了。

就在那天晚上，爲了恐嚇所有的人，××××××掛在教堂廢墟附近的廣場上。

不論是伊凡·莫賀納欣，不論是在預備和他同到被德國人佔領的村莊去的兩個同伴，都毫不疑惑，他們突進那兒，一定把伊瓦肯活着捉來。他們還不知道怎樣作法，可是知道一定會辦到。

這個任務使伊凡個人更高興，因爲這使他可以看到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他感到對這幾個人有一種溫暖的感覺，甚至對於嚴峻的老太婆。在這個陌生的地方，他們成了他的近人：他們使他住在自己家，供他吃喝。他屢次和老頭子去從事冒險的事，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從未退却過，從未拋掉他過。他想探聽一下，他們生活怎樣，也要使他們知道自己：活着哪，我要繼續打仗。大概這會使他們高興。

黃昏時光，三個游擊隊員臥倒在和紅石村隔着一條河的樺樹林中，注意着村中的生活，考慮怎樣才可以更巧妙地避過德國人的崗位。村中又安靜又空虛。只有德國巡邏兵走過，有一個女人在井邊汲水。

游擊隊員決定，天一暗下來，涉水過河；因爲橋上有有力的隊伍保護着。

「伊凡，你怎麼會留在這兒的？」庫濟民間莫賀納欣。「我們是在

自己的家鄉打仗。薩沙的父親被槍斃了，我的母親和妹妹被害了。我們是要把德國人從自己的家鄉趕出去，那末你呢？我們要打德國人，因為他們佔領了我們的村莊。」

莫賀納欣眉毛嚴峻地搖動了一下。

「我們的土地是大家的。這兒也有我住的村莊，就是這個紅石村。我在烏拉爾住的村莊也叫這個名字。」

「這是老實話嗎，說你和老頭子在路上一××德國人有兩個星期？」庫濟民繼續說。

「××××××，」莫賀納欣微笑笑。「把他們嚇到這種程度，至少有五十個德國人死在地上了。老頭子就住在這個村中。應當找找他，他會幫我們的忙的。我住在他家的洗澡間。大家都奇怪……」

天黑了，他們還臥倒在那兒，等候到沉寂的半夜時光，沉默不語，僅僅不時互相交談兩三句話。遠遠聽見不知什麼地方有炸彈爆炸聲，彷彿是向一個大木桶的底下敲了幾下。

「開始襲擊了，」薩沙悄悄說。

這天夜間，游擊隊實行向一個坐落在河上游十五公里處的大村莊中德國守備兵襲擊。聽到了機關槍子彈的銳利辟拍聲，自動步槍的乾燥的爆炸聲，手榴彈轟轟響。聲音順水傳過來，聽得很清楚，很明顯。遠處有照明彈的紅球昇向天空，畫了一個弧形，又消滅了。

「我們過河嗎？」莫賀納欣悄悄說着，立起身來，小心地邁動脚步，傾聽着，向河邊移動。

在河岸上，他稍停了一下，還沒決定馬上就跨進被星光照耀着的黑色水去。他扶住一叢灌木，把一隻腳伸下去，試了試河底，才爬下去。水浸進了靴筒，冷氣像螞蟻一樣傳遍了全身。莫賀納欣走了幾步，水已經浸到胸部。立刻覺得非常冷。游擊隊員們緩緩地，很怕意外的水浪迸濺聲使人發覺自己，渡過了河。河底已經向上高起來，於是他們走到了對岸，傾聽着。遠處的戰鬥還在繼續着，但是這兒的村莊中很安靜。岸上比水中還要冷。

這帶河岸莫賀納欣是很熟悉的，他很自信地向洗澡間走去，決定把同伴們留在這兒，一個人到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處去偵察一下，從他

那兒打聽打聽伊瓦肯住的房子。

他們在洗澡間附近停下來。戰鬥的聲音還沒有靜止，不時聽見地雷，手榴彈的爆炸聲。遠處的火警的霞光在樹林上空映照。莫賀納欣走進門洞去，拉了拉門。開不開。他走出來，想起了祕密的門門，把釘子撥開，打開窗子，無聲無響地拉下門門洞中的木棒來。

他打開門，勇敢地向黑暗中走去，忽然聽見了熟悉的驚慌的聲音：

「這是什麼人？」有人問他。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嗎？」他吃一驚。

「是我，什麼人問話呀？」

「你記得莫賀納欣嗎？你幹嗎坐在這兒？」

「萬尼亞！」老太婆喊道。「萬尼亞來啦，」她忽然抽泣起來。「德國人把我們從房子裏趕了出來，親愛的，把我們趕到街上，現在我們躲在洗澡間內，和老頭子一同等着死呢。」

莫賀納欣和薩沙走進洗澡間來，關上門。庫濟民留在外面。

「沒想到會在這兒遇到你們，」伊凡低聲說。

「噢，親人，我們現在怎樣活下去呀……白天不敢出去，眼睛連太陽光都看不見。」

伊凡不知說什麼才好。在老太婆的可憐的聲調中是如此的苦痛，這種苦痛不是用簡單的話可以安慰的。

「忍耐點，老媽媽，」他露出笨拙的愛撫樣子說。「我們的時間會來到的。我們把他們從這兒趕出去。」

「越快越好，孩子，我和老頭子恐怕活不到這個時候呢。哎呀，活不到啦。」

「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莫賀納欣說。「我們來找你的。伊瓦肯把我們的一個孩子引渡給德國人了。我們現在要對他施行裁判。」

「由於你們的博里亞，德國人賞了他象牙柄的刀叉。一個淫婦還在許多女人面前稱讚他哩。」

「幫我們把他活捉住，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我們奉命要活捉他回去。他住在哪兒？」

「怎麼我會不知道？我領你們去，我幫忙。他只有一個人住，你們

能捉住他的。」

「那末我們就去，我們不能耽擱太久。別了，老媽媽。大概，我們很快就會再見到的。您等着游擊隊來訪問吧。」

「只是越快越好，孩子。別了，心肝，別了，親人。上帝保佑你們成功。」

「哎呀，老太婆真可憐，」伊凡惋惜地想着，走到街上來。

「嗷，你聽見什麼啦？」他問庫濟民。

「村中很安靜，大概襲擊也完了。」

老頭子領他們穿過菜園子。他們穿進村莊，沒被人發覺，走近一座房子，藏在台階上。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向窗子上敲敲。

「找什麼人？」一個不滿意的聲調問。

「漂特爾·華西里耶維支(Петр Васильевич)。有點事。請出來一下，」老頭子說。

門洞內的地板咯吱聲聽到了。

「夜間你有什麼事？」伊瓦肯叨唸着說，開開門。「嗷？」

莫賀納欣向他撲去。拉開的門砰響了一聲。兩個游擊隊員也跳進了門洞。發出了掙扎聲，嘶叫聲。游擊隊員用繩子把村長的長身軀捆起來。莫賀納欣用手把他的頭墩在地上，用手掌堵住張大的口。終於把村長捆好，用破布堵住了嘴。

莫賀納欣和薩沙走進照得很亮的內室去。一個年青的女孩子仰面躺在床上。桌上放着些表格和文件。看來，村長正在辦公。

伊凡粗暴地推了女孩子一下。她跳起來，想要喊叫，但是在伸出來的手槍下面蜷伏了起來，哆嗦起來。

「噢，不要動我，親愛的，不要吧。」

「低聲，」伊凡咬着牙嚙嚙地說。「刀子和叉子在哪兒？」

「在那兒，在那兒，」她用手指着玻璃櫥。

阿法納西耶夫找到一個報紙包，把它打開，鑲着象牙柄的刀子和叉子閃耀着。

「混帳東西，」伊凡說。他看了女孩子一眼。她身上的襯衣滑下來。從她身上發出一陣什麼香味。「殺死她，還是怎麼辦呢？」他想。「

一個種生的。」他覺得很難過，手沒有抬起來去幹這事。

「住聲，」他粗暴地說。「我們要在這兒的門洞中坐一刻兒。」他把桌上的文件抓起來，吹滅燈，走到門洞中去。

他們把村長扶起來站立，但是他不願意走，又倒下去了。於是他們用手把他抬起來，他開始掙扎和跳動。莫賀納欣用力向他的脊下捶了一下，村長才安靜下來。

老頭子已經不在街上。

抬着村長走很困難。他們又把他放在地上，但是他只慢慢地不願意地走着，莫賀納欣向他打了幾次。在河岸附近，伊瓦肯又頑強起來，倒了下去，在一個地方來回滾動，看來，以為他們要把他淹死。於是又把他用手架了起來。抬着走是很不方便的。伊瓦肯掙扎着，妨礙抬架他的行動，走到河中心，莫賀納欣竟倒了下去，把他落在水中，趕快把他拉住，罵了幾聲。「等把事情弄完，一定好好收拾他一頓，」他恨恨地想。游擊隊員們上了岸，坐下來休息。

「狗崽子，」莫賀納欣說。「你快活夠啦。」

他們混身潮濕，又疲倦，又忿恨。但是不能坐得太久。

走到離紅石村很遠的樹林中天已經亮了。高個子的，腦滿腸肥的，赤着腳的，襯衫也沒繫帶子的村長惡狠狠地望着他們。他的臉和眼睛裏充滿了血。

「叫他喘口氣，」莫賀納欣說，「否則走不到地方就會死掉。」

他把他口中的破布掏出來。伊瓦肯深深地和貪婪地喘了一口氣，開始罵起來。

「混蛋！還沒把你們都殺死！」

「你住口，」伊凡威嚇地說。

但是村長不願意住口，他一面磕磕絆絆地走，一面罵。

戈柳諾夫從掩蔽壕中走出來。游擊隊的人羣圍住了村長。

「伊瓦肯嗎？」戈柳諾夫問。

「是的，伊瓦肯，」村長應聲回答。「德國人還沒有把你絞死嗎？數，他們不久就要搭好絞刑架了。」

「如果你是伊瓦肯的話，那末你首先要爲了博里亞受到這種刑罰，

」隊長說着，用拳頭用盡力量向村長的臉上打去，那人便倒在地上滾起來。

「把他扔到車底下去，小心看守好，」戈柳諾夫命令，向掩蔽壕走去。「謝謝你，莫賀納欣！晚上我們再和他算賬。」

隊長的眼睛因為一夜沒睡，顏色通紅。他剛剛襲擊回來，就是莫賀納欣和他的同伴們在紅石村聽到的喧鬧聲。

四

對德國守衛兵的襲擊應當在夜間一點鐘開始。

游擊隊隊長戈柳諾夫和委員，坐在那個可以從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洗澡間窗子內望到的小樹林子內，等候衝鋒的開始。兩人沉默着傾聽着。夜是黑暗，寂靜和寒冷。委員小心地用手電筒照了照錶。錶上已經一點十分鐘。

「爲什麼還不開始？」他說。

「也許德國人都從村中出去了，」戈柳諾夫判斷着。

每當開始襲擊一延誤時，隊長總認爲是德國人已不在村中。寂靜是那末深沉和平和，使人不會相信在幾分鐘之後會開始戰鬥，手榴彈會爆炸，房子會燒起來，會有死者和傷者。

「應當派個通訊員到莫賀納欣那兒去。探聽一下爲什麼還不開始，」委員提議。

「再等一會兒……」

已經差一刻兩點了。這樣延誤四十五分鐘的時間可是太長了。

「看來，一定要派人到莫賀納欣那兒去了，」隊長決定着，站起身來，準備派通訊員出去。但是恰好在這時候，河對岸的村莊中心，一聲攻坦克車炸彈猛烈爆炸了，紅色火焰向上昇去。

「開始啦！」委員喊了一聲。

立刻在村莊的另一頭響起手榴彈來，第一陣機關槍的射擊響傳出來

了。向德國守衛兵進行的夜襲很順利，很友誼。

時間延遲是由於被派充游擊小組隊長莫賀納欣的過失。他駭怕由於指揮的笨拙會發生什麼意外，犧牲同伴，或者使對盤踞在紅石村房子內的德國人的戰鬥失敗。

伊凡·莫賀納欣臥倒在地上，延遲着戰鬥的開始，等候偵察兵的回來，傾聽着村中的動靜。離房子還有一百五十米遠。沒有聽到任何可疑的聲音。

莫賀納欣很少和同伴們談到自己對德國人的憎恨。什麼話他都覺得是不足表現那種憎恨的。他不能把他們和什麼東西來比較。這是敵人，敵人是要消滅的，消滅得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現在他想着，怎樣才可以做到，使一個德國人也不能從紅石村活着跑出去，想着和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及其妻遇到時的快活情形。

這個叫做紅石村的莊子，因為和他的烏拉爾的故鄉同名的原因，更增強了和燃燒起了他對敵人的憎恨。他彷彿是臥倒在自己的村莊附近，父母正在村中受苦，他去拯救他們，德國人使他的近人遭受痛苦和流眼淚。

偵察兵回來了，報告村中很平靜，德國人一點可疑的地方也沒有，顯然是睡了。

莫賀納欣命令走近村莊去，沿着菜園子爬到房子附近。他很快便聽到有陌生言語的聲調傳出來。建築物在左右兩面發暗。很明顯，在胡同內站着德國的哨兵。

「現在可以開始了，」莫賀納欣想，一面把皮帶上的攻坦克車炸彈解下來。他傾聽一下德國人在什麼地方講話，跪起來，把炸彈向遠地方拋過去。

這個炸彈表示——游擊隊在紅石村的戰鬥開始的信號，這是在樹林中的隊長和委員所不能忍耐地期望着的信號。

立刻有射擊聲回答了。看來，炸彈沒有碰到德國人。村莊的兩端手榴彈響了，自動步槍乾燥地爆炸。街上聽見了發生混亂的德國人的喊叫，罵聲，命令聲。莫賀納欣和幾個戰士所臥倒的胡同內，有一挺德國機關槍打起來了。希特勒××們在黑暗中什麼都看不到，向廣場上掃射。

一排一排的子彈在菜園上飛着。

隔壁的房子後面，傳過來喊叫和射擊聲。那兒發生了白刃戰。機關槍沉默了一刻。當它又掃射起來時，莫賀納欣已經逼近了牆根，把第二顆炸彈向機關槍手那邊扔過去，同時俯身在地上。彈片在他的頭上哨叫，乒乓落在木板上，莫賀納欣的腿也彷彿被刺了一下。

機關槍已經停止了，聽見了呻吟聲。整個村中都充滿了槍聲，手榴彈爆炸聲。大火昇起來了。不遠處的房子燃燒起來。開始可以看清從這所房子向那所房子跑來跑去的德國人了。莫賀納欣跑近房子，用自動步槍向他們掃射。又燒着了一座房子，街道上越發光亮了。游擊隊一個也看不見，他們都臥倒在房子附近，向從房子裏跑出來的德國人開火。他們恐慌地在村中亂奔着。

村莊右面的一端，機關槍還很頑強地掃射着。「我們的人真沒有襲進來嗎？」莫賀納欣懷着突然而來的恐怖想。

「跟着我！」他喊了一聲，全身站起來，立刻有一挺重機關槍從房頂上向他們掃射過來。但是在這時候房頂上也爆炸了手榴彈聲音，火焰順着乾草奔跑了。

紅色的和綠色的照明彈在村邊向天空昇去，莫賀納欣又看見了一大堆從這個房子向那個房子跑過去的德國兵。他又站起來，一瘸一顛向前跑。幾個戰士跟在他後面跑。莫賀納欣看見有三個德國人倒下去，其餘的都舉起了手，緊靠在屋牆上。手榴彈向他們飛過去，莫賀納欣又放完了滿滿一排自動步槍子彈。有幾個德國人還企圖從地上站起來，另外有些向各處爬，他們已經混亂了，失去了領導。

游擊隊員已經在村中奔馳，還響着零亂的槍聲。聽見有燃燒着的樹木的猛烈爆炸聲。四周都亮了。游擊隊佔領了紅石村。

和德國人的戰鬥全部結束了。街上出現了居民。女人大聲在禱告，受驚的孩子在哭泣。人們提着水桶向焚燒着的房子奔去。

被幸運沉醉着的莫賀納欣在從敵人手中奪回的村中走着，向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家走去。

他和戈柳諾夫遇到了。

「你怎麼癱啦，隊長？」他快活地問莫賀納欣。直到這時，莫賀納

欣才覺得自己腳上疼得很。

「彈片打傷了，」他說着，俯下身去，發現靴子上有一個洞。

「疼得厲害嗎？」

「小事。」

莫賀納欣又急忙向前走去。他難以忍耐地想趕快看到老頭子。又迎面遇到了幾個游擊隊員，都快活地喊道：

「得到戰利品啦！去吃巧格力和砂糖吧。」

莫賀納欣看見井，猶疑地環顧着。這兒一定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房子。忽然他一切都明白了。火焰的反光映照著黑色木段的堆積和煙囪。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房子一點也不剩了。只剩下了一堆黑炭。

莫賀納欣的腳開始猛烈痛起來，使他困難地走到隣近房子的台階處脫下了注滿了血的靴子。熱血像小河一樣從傷口中流出來。

一個女人走到他面前來。

「到屋子裏去吧，孩子，」她用幸福的聲調說。「您救了我們，託天之福。」

「給我點什麼東西來紮紮腳。我受傷啦。」

她跑進屋子去，拿着塊手巾跑回來。他綁着腳，聽着女人對他的感謝，說道：

「這兒是葉菲木·雅柯甫列維支的房子嗎？」

「是這兒，是這兒。孩子。該死的東西們，把它燒啦。他把紅軍藏在自己家裏。是個好人哪，願他在天上幸福。德國人把他槍斃了。」

「他的女人呢？」

「娜塔麗亞死啦。她受不了哀傷，傷心死啦。」

莫賀納欣的胸中一切都爆裂了。他立起身來。

「你認識他們嗎？」女人問。

「認識，」伊凡瘖啞地回答。「謝謝您的手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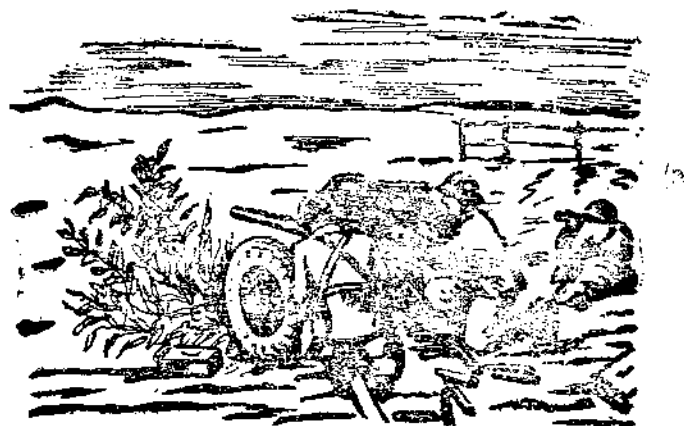
「沒來得及，」他苦痛地想着，在村中走着。「沒能救出老人們來。」他的眼睛是乾的，但是他心上苦痛得很，使他想要躺在地上，大聲喊叫。

他忽然停下來，大聲說：

「請寬恕，老人家，不過現在已經……」他激怒地攪了他一下手。

這一夜，他在從敵人手中奪回的村中，××××××××××××××××××××，××××××××××××。

(鍾 馗譯)



薇拉·克特林斯卡雅
(Вера Кетлинская)

勝 利

(П О Б Е Д А)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Михайл Анатольевич)沒有睡覺。在嚴寒和一無光綫的夜之靜寂中生動着他的思想——不可鎮靜的清朗到極端的思想。他怕夜間的失眠，起初甚至於吃安眠藥，但是安眠藥只會引起不一會的沉重的昏迷，後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醒來了，於是周圍又是靜寂在嚶嚶鳴叫，好似靜寂也凍得透頂了，心緊張地和高聲地跳躍着。不，對於靜寂也要習慣起來，正像習慣於填不飽肚子的口糧，房間裏的嚴寒，屋頂上砲彈的炸裂。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把安眠藥藏在寫字台抽屜的深處，預備不再跟失眠作鬥爭了——現在他預先把一切要靜靜地，不慌不忙地考慮和決定的事情都推到夜裏去做。無眠的長夜竟成爲思想的實驗所了。他在黑夜中汲取興奮和愉快，任何慣於過智力生活的人所瞭解的那種細膩而甜蜜的精神愉快。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的思想是具體的。他曾經喜歡類似畫謎的抽象問題。這是因爲在離開創作的時候需要把自己的腦子娛樂一下。並且創作的本身——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是建築家——却暗示了許多思想，似乎這種思想是完全和計劃建造住宅之類的實際事情沒有關係的，雖然完全沒有關係，但是同時却擴大和刺戟理想，就是計劃的本質。房子——這不僅是居住的匣子，便利或是不便利。房子——這是歌曲。這是口號。這是現代人給後代人的見證。每一座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所造

的房子都發出聲音。聲調是各種各樣的。最近幾年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所有的房子都是長調。只有一座房子，造在一個平靜的湖岸上的小小典雅的醫院，他私下稱爲 la minor。房子是有深思熟慮的計劃的，是精緻的，像圍繞着它的白楊一樣，像漾着水波的萍藻一樣。但是他計劃市房，像作曲家寫進行曲一樣，像藝術家畫節日的狂歡會一樣，像詩人寫隆重的讚歌一樣。房子高聳天際，龐大和愉快的，寬廣和光亮的。建築家把它們想像在太陽的光芒中，在白日的輝耀中，或在夜裏，由內中的火照亮着，好似是節日的燈火在燃燒着。在這種屋子裏應該生活得快樂，聰明，多方面。在這種屋子裏應該有孩子們喧嘩地遊戲着，有成年人奔放地愛戀着，在這種屋子裏應該有人性的思想，人性的敢作敢爲，愛戀，熱情，創作的凱旋和沸騰。在這種屋子裏應該讀詩，應該奏音樂……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總是聽着他屋子的音樂的，在戰爭以前，計劃了整批的住房，偉大的協奏曲，他把它瞭解作歌誦人類幸福的讚歌。

戰爭打破了建設。在計劃着這個幸福讚歌的列寧格勒的工人區，出現了障礙物，一列列稠密的柵寨交叉在建築場上。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把建築圖樣捲成紙捲推開，和自己的學生一同去挖防坦克壕，做沉重的挖掘工作，他已經年老了，他慣於用鉛筆作細膩和準確工作的藝術家的手，對付不來鏟子。他沒有做完一天的限額，但是青年們替他工作，並且超過了工作隊的計劃，在這不公平的勞動中，工作隊的內部並沒有不公平——教授在場，他的熱情和努力感動別人。

當開始落秋雨的時候，工作更加艱難，而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的心却忍不住了。他回到城裏。他獨處在自己的書齋裏和空空的圖樣桌相對，寂寞起來了。有時他打開藏着住房圖樣的紙捲。嘆了一口氣。手伸去拿鉛筆，找鐵釘，要把沙沙有聲的厚厚的圖畫紙釘上，把工作做下去，想完，做完……但是戰爭使人提起注意，不，不是時候。應該保衛人類幸福的權利。

德國人迫近城市了。戰事在近郊進行着。有一次夜裏——九月初——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醒來了。他起初不能明白，是什麼叫醒他的。後來他聽見遙遠的，但是很清晰的射擊聲，過了幾秒鐘——又是遙

遠的，但是更加清晰的爆炸聲。立刻又是新的射擊聲和新的爆炸聲。這兩種聲音平衡而且有秩序地交替着：篷—特拉！篷—特拉！篷—特拉！……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明白了，是在砲轟城市。他張着眼睛躺着，安靜而又緊張地。轟擊着遼遠的，接近戰綫的區域。大概是那個計劃建築新列寧格勒的地方，是那個應該產生他偉大協奏曲的地方……他活潑地想像出建築場，泥土飛起的黑色噴泉，緩緩地落下的塵灰和木片……

事務管理人早晨來看他。

「要麻煩你一下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命令是這樣。有人遷移到我們區域裏來了。」

「誰？」

「從比較接近德國人的區域……」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甚至於高興起來了。當然，讓他們搬來好了。帶着孩子嗎？噯，那有什麼呢，就讓他們帶了孩子來好了。他把自己的東西搬到書齋裏，把自己的床鋪在長椅子上。他想起了佈置在房間裏的半身像，想起了雅緻的小桌子和銀幕，想起了地毯和皮張。但是他覺得把它們拿出來是一種恥辱。新的住戶是疲倦的，風塵僕僕的人，有三個年齡從五歲到十二歲的男孩。他們把急忙打成的包裹和布捲拖上六層樓。滿是塵埃的臉上流着汗。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下去幫忙。物件密密地紮在手車上。這從安居的地方被戰爭撕裂出來的家庭很使他感動和傷心。

「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我們自己來吧！」當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把一大捆東西拿起的時候，一個女人說。

「第一，我們來認識一下，」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回答說，並且自我介紹了一下。那女人揩了揩手，禮貌地鞠了一個躬。

「克拉莎，」她出於意外地家常式地說。「你就這樣叫好了——克拉莎·西蒙諾夫娜(Клара Симоновна)。丈夫呢，就叫彼得·葉飛木維赤(Петр Ефимович)。我們都是平常人。孩子叫柯里亞(Коля)，畢佳(Петя)和伏洛其卡(Володька)。」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很費力地把很重的一捆東西背到上面去。麻袋裏一隻有柄的鑼鍋痛楚地壓着背。但是他喜歡這闖進他孤獨的家庭

• 他給他們發出兩個房間，請他們像在家裏一樣的隨意處理。克拉莎立刻把地毯捲起來，拿出房間，把所有半身像和花瓶放到煖爐上。

「有孩子，難道可以嗎？」她說。

傍晚時伏洛其卡爬上煖爐，打破一隻細磁的珍貴花瓶。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本來很歡喜這隻花瓶，但是他現在並不痛惜。

「把磁器和人命比起來，算得什麼呢？」他對被這事情所抑鬱了的克拉莎說。

「我的妹妹前天被殺死了，」克拉莎平常地說。「不過好東西總是可惜的……」

這家庭迅速地在這屋子裏住慣了。孩子們因為圖樣板和房屋模型，因為照片和半身像而喜歡書齋。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給他們講，房子是怎樣造的，房子的計劃是怎樣做的。

「等戰爭結束了，你們也要建築了，」他說。「你們知道，要建造多少嗎？我將在你們的區域裏造一座大房子，讓你們在裏面住。」

城市是生活在經常的驚慌中。警報在城市上空號叫着，報告空襲。炸彈使房屋畸形化。炸彈金屬的震動的哨聲透進避彈室的厚牆。地面由於爆炸而搖動，打擊人的腳。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從來沒有坐下來，不論警報延長多麼久。頹長的，瘦削的，由於經常彎腰在圖樣紙上而有些曲背的他總是站着和聽着。他漸漸地習慣於分辨得出，炸彈是多麼遠，並且是落在那一面。他清楚地想像得出，樓房怎樣坍塌，牆壁怎樣嘩喇地倒下。不知為什麼他特別清楚地看見一座有圓柱的房子——眼看圓柱顯出曲綫形的裂縫，緩緩地塌倒，好似它們的腳被截斷了，有着破邊的圓形碎片飛落到下面去，變成瓦礫和塵灰……他還看見一座屋頂上有着半身人像的宮殿；宮殿像在地震時似的搖晃着，人像好像中了槍彈的兵士跌落到下面來，跌在石子路上，有些跳下來，飛落到無底洞裏去，像游泳的人從高高的跳板上跳下，飛落到海裏去一樣……

在報告擊退敵人的快樂的喇叭旋律之下，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出來走到街市上去。察看破壞。玻璃在腳下發着裂破的聲音。救火隊在救人，在冒烟的瓦礫中扒掘着。救護員抬昇受傷的人。有一次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開始幫助挖掘塌倒的房子，但是不一會就疲乏了。看了

破毀房屋的樣子，他渾身發抖。顫抖轉變成爲難熬的痛楚，似乎是創傷在痛着。其實痛着的並不是創傷，而是心。痛楚支持了一整夜。每一座被德國炸彈所破壞的房子，都給予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新的創傷。當炸彈抓住了那座被人認爲是普希金（Пушкин）「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房屋心子時，當完好的圓柱之間展開被彈片裂破了的，糊着花紙，用釘子掛着圖畫，有着臨空地吊在邊緣的白磚灶的牆壁時，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哭起來了。他並不以自己的眼淚爲羞恥，站着，哭着——一個年老的，高身材的，頭戴精緻帽子，身穿華麗皮衣，洒着白雪似的石灰的人。

「那有什麼辦法呢！」一個女人對他說，同情而憤怒地環顧一下房屋的心子和哭着瓦礫的老人。「這是不是你的房子？」

「所有的房子都是我們的，」哭泣的老人突然激烈地說。「有什麼辦法？鬥爭！這就是辦法。」

「是的，」那女人說。「還有什麼別的辦法呢？」

「就要這樣子，」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又激烈地接一句，突然頑強地看一下那女人：看見了一張細皺紋的普通的俄羅斯面孔，直爽而勇敢的眼睛。他要明白，這個像克拉莎·西蒙諾夫娜的女人在想些什麼。他溫和地，友誼地說：

「當我看着這種房子的時候，似乎我的一隻手被折去了。人們思索了，建築了，計劃了……明白嗎？突然之間——嘩！一切都毀壞了。」

「他們是該咀咒的，」那女人切齒地說。「他們要這種房子做什麼，自己沒有住，也不給人家住。」

「但無論如何，我們是要勝利的，」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莊嚴地說，他把勝利想像做是節日的街市，新的，比他一向所計劃的更美麗的房屋的街市。「你相信，我們會勝利嗎？」

「他不能把大夥一個一個地都殺死，」那女子回答說。「怎麼會不勝利呢？人民恨透他了。不容許他勝利。」

第二天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跑到市蘇維埃去，然後召集他的學生，建立一個工場，在那裏擬定了恢復被毀房屋的計劃。現在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必須出去視察每一座遭害的房屋，但是他以前呻吟的痛楚

已經沒有了，他用專家的眼光觀看，熱烈地和工程師們商榷，神往地解決每一個新的建築問題和建築學上的問題，不管那問題是多麼簡單。每一計劃都草擬得使房屋總比以前更美麗些。

冬季轟炸停止了，砲隊不會給予很大的損害，牆上或是屋頂上的破洞用不着建築學家去恢復；泥水匠，粉刷匠，油漆匠和瓦匠就對付得了。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每天上工場去，但是現在他的閒暇更多了，出現一種不滿意的感覺——似乎他只用他四分之一的可能性做工。

飢荒悄悄地偷襲來了。起初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沒有發覺有什麼惡化。他心不在焉地吞下了湯和麥飯，然後便走出去，想着別的事情。有一次他想要乘電車回家去，因為他覺得疲倦。但是後來知道，原來電車已經兩天不開了。他便步行走去，他喜歡散步：「看，電車也不要，我們沒有電車也能過活，」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說，滿意地感覺到，疲弱怎樣由於在寒冷中行走而祛除。但是由於這種堅定性，支持得住被圍城市的緊張鬥爭和貧乏。

「倒很有趣味，這種純粹精神的，神經質的生活可以活多久？」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絕沒有絕望，絕沒有自私地似乎從旁邊看着自己奇怪的生活，說。他又自己回答自己說：「我能這樣活得很久。我所需要的很少，以前從來沒有使我担心的這些奇怪的問題——水，光，暖，麵包，開水，電車——它們現在對於我還是很少有影響。我一生是給人的生活想出最便利，最完善的設備。現在我却比以前任何時候都生活得不便。然而到臨了，我還是習慣了。這有些像轟擊一樣——舒服，但是現在就是忘記它也可以了。糟糕的是工作不夠做，我的職業現在不需要了。現在是破壞的時期，而不是建設的時期。恢復被破壞建築物的計劃已經預備好，或者很快就要預備好。明天勝利之後就可以開始工作……勝利之後！全部事情便是這樣。要忍耐。相信勝利，爲了勝利而忍耐戰爭給生活帶來的一切……」

被不明朗的回憶所激動着的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突然站了起來。「今天發生什麼事情啦？」好似有什麼使他驚異，他把由此而產生的，暗示着某種決定的思想推開。「這是發生在什麼地方？在工場裏？在街上？在家裏——在家裏！……這究竟是什麼事情？和克拉莎談話……」

像向來那樣平常和短短的談話中，似乎有什麼東西使他驚異，但是他沒有立刻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並且也沒有功夫——他們用紙燒爐子，爲了燒茶，並且要很快地把書扯碎，把書頁團紮，拋到火裏去……「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啊，對了！」

「我不能靠寄生的戶口糧過活，」克拉莎說，火焰照耀着她瘦削了的，腫起了的臉。「我要去做工了。我已經講好了。」

「也是做地雷嗎？」

「不，」克拉莎說。「這裏近段有一個勞動組合，工錢雖然不大，但倒是給的頭等貨。做兒童玩具。」

「玩具？」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奇怪起來。

「這有什麼呢？」克拉莎反應說，用撥火棒攪着粉紅色的火灰。「現在孩子們也需要玩具，以後更加需要。開了，親愛的！」她歡樂地喊了一聲，從發着滾音的茶壺上揭下壺蓋。「總算強過了，拗過了！」

這便是一切經過。後來便喝茶，品着熱的流質。沒有再說什麼別的話。玩具……在被圍城裏的兒童玩具勞動組合。用廢物，用破布做。重要的是做着，想着。重要的是生活得很堅實，似乎敵人並不在攻着城市，似乎並沒有砲彈，飢餓，包圍。重要的是堅信着勝利，所以事情處理得很有條理，很有道理，不但想着今天勞動的日子，並且也想着明天的，那時將重新需要兒童玩具，新房屋，那時孩子們將重新坐着兒童的雪橇從小山上滑下來……

「我呢？」

米海爾·阿那多利葉維赤點着小火油燈。他要立刻起身去做工。他這樣穿着衣服，好像他預備上街去——氈靴，皮襖，帽子，頸上的圍巾。拿出幾卷積着塵埃的圖樣，把它們打開來。用凍僵的手指把摺皺的撫平，釘牢在板上……在板架之間走着，看着，量着，思考着……是，這是這樣的。應該把一切從新做起，要更偉大和更快樂，要更深入和更美麗……

他一直工作到天亮，不時呵些暖氣溫溫指尖，眼睛痛得縐縐眉頭——火油燈可憐的光亮使眼睛疲勞。他很滿意，當早晨昏淡的光綫透進窗戶裏來的時候，他把窗簾立起，把畫板移到窗戶跟前，重新從事工作

，專心注意地，確信地，澈底安心地。他要工作，並且能夠工作。他的創作思想明亮而緊張地燃燒着，他所做的事情是他，是全城，是和他一同受難的一切人所必要的。他現在要每天做工，他用工作來填滿失眠的寒冷之夜。因為他今天終於明白；似乎像沒有被圍地那樣工作，準備明天，非但計劃今天，並且還計劃將來的長年久月。這也就是對於勝利的真正信仰。

(修 士譯)



畢爾文采夫
(Арн. Первенцев)

試煉

(ИСПЫТАНИЕ)

長篇小說
(Роман)

第二十三章

「我的痛苦渺無窮極，這幾天我痛哭了一番——我和烏克蘭告別了。它受盡了凌辱，苦楚和釘十字架的劫難。這會長久嗎？我不知道。但是我的悲哀渺無窮極……」

「後面遺下了諾伏格勒-伏倫斯克，齊托米爾，寶爾塔華(Полтава)，奧萊爾(Орел)，哈科夫(Харьков)等城下的戰鬥。心灌滿着血，我回想到那些可怕的日子，我的戰友們在我四周倒下去，而我却還活着。大概惡作劇的命運把我保存下來，讓我活到那可怕的時刻——和親愛的烏克蘭告別的時刻。我用煙袋的夾裏縫製了一個小袋，把它放在自己的衣袋裏。像水柱一樣的黑東西在我四面昇竄起來——德國人在猛烈進攻，瞧，我旁邊竄起來了，把泥土四散開來。這時我就從衣袋裏拿出那小袋，把這些焦土，我親愛的烏克蘭的泥土撒在裏面。爲了不讓我的戰士們看見，我把它像香袋一樣的掛在自己的頸上。」

* 續。前見「蘇聯文藝」第六、七、八期。

『風括着微細而刺痛的小雪。又是草原，草原和草原……但是這已經是庫爾斯克州（Курская область）了。今天我把工兵鋤放在胸牆上，又在鋤上放了一張小紙頭，寫了入黨志願書。我艱難，黨也艱難。所以青共團員的我就共同來承受這種苦難和幫助解除它。沒有人再會看到我的眼淚了。我的眼淚早已乾了。我那飽經滄桑，歷盡艱辛的人民被投在巨大的苦難之中，我不為這些苦難報仇，決不甘心。以血還血！我頌讚這一個標語，我的心穿上鋼了……』

『最後一次，我和你，賓格唐，在街上遇見的時候，我們沒有說出你我所要說的那些話。和親密的人見面的時候總是這樣的。話不知溜到什麼地方去了，因此就變得像傻瓜。我記得華麗亞哭的情形。她很好，她毫無顧慮地顯露出自己的情感。你要珍惜她……』

『尼古拉派我們到後衛隊裏去。他知道我們這一營是一個受過檢定和試煉戰士的營。我們跨着步，眯着眼睛，避去煙。你的城市在焚燒，我的塔紐哈住過這末久的城市在焚燒。人們望我們，像望一些去死的人。但是我們是去生的。我們加速步伐，只見四周圍繞着苦難。你以為怎麼樣——我們甚至於還唱起歌來。我教我一排的弟兄們學會了「喔，你，迦里亞！」這是要的——在艱苦的時刻，它會鼓舞我們士氣，從旁邊看看，我們好像是瘋子。不過那邊誰還會看得清這一點。不久我們的喉嚨乾了，我們沉默地走着。前面在吼叫，轟鬧和爆炸。但是我們慣了。如果前面馬上靜下來，那也許有許多人會嚇得倒下來了。人對一切都會慣的，甚至於即使他在戰前是電影導演之類的人也如此。有一隊騎兵打仗回來。當然我們覺得他們很惋惜。有許多鞍空着，有許多馬跛着腳。後來馳過一輛輕坦克。它停下來，裏面爬出尼古拉。他阻止了我們的營，問了好，態度很鎮靜。媽的，尼古拉真的是一個好漢。他沒有看見我，我也不敢喊他。他終究是將軍，我是個位低職卑的小少尉。』

『回憶回憶那次可怕的戰鬥，賓格唐，我真難受。也許我保衛的是你，也許是華麗亞，也許是塔紐哈，和女兒。但是仇恨在我心中沸騰。我不惜自己的生命，可是不知為什麼却仍舊還是安然無恙。我身邊又是這樣，許多手四散飛去，朋友們倒下來。許多坦克向女人們的手掘出來的深溝衝去，接着退回來了。後來它們又衝上去，接着又退回來了。一』

種因粗野不調和的聲音刺着我的腦袋。我用嗓子指揮，但是後來嗓子嘶破了，我就用兩手來指揮。

「戰士們了解我，雖然實在說起來也不用指揮什麼。要打了又打。有一隊步兵向我衝來，我們就起來反擊。我用那把扁平式的刺刀進攻，這把刺刀我還沒有完全信任。但是那扁平式的刺刀沒有作難我，賓格唐。我很殘酷，我懷着滿足享受的情緒和獸性的仇恨用鐵向人攻擊。他們可惡，使我的心殘忍起來。我一面打，一面祇記得：我在殺我親愛的烏克蘭的敵人……暫且不要告訴塔紐哈這件事，賓格唐。她也許要怕自己的丈夫的……」

「後來壕溝裏流進來攪着一半火油的石油。這兒有幾條溝渠從各倉庫通到這兒來。反正總是要把它們放火燒掉的。石油爆燃了。壕溝燃燒起來。於是這樣的烟和惡臭捲住了我們，以致於大家唾吐出來的全是黑的了。我永遠忘不了這一幅景象。德國坦克在焚燒和爆炸。德國人被阻住了，我們終於在那一直昇到天空中的煙霧的掩護之下退走了。於是城市開始破了。火向上飛去，空氣像瘋子似的震動着。和圍住我們的那種情境一比，但丁●的地獄大概也要成爲休憩所●了。我們退走。我們的營變得疏疏落落了。但是沒有人哭泣，賓格唐。唉，你們的城市多可惜！這城市裏投下了多少勞力。多好的房屋！當我在你們的城市裏周遊的時候，我頌讚你們達到這樣的……我覺得我好像已經在共產主義的領城裏周遊。」

「今天我能够稍微休息休息了。你瞧，甚而至於取到了墨水，郵局給我帶來了意外的高興——整整有二十封信，有你的，塔紐哈的和華麗亞的……瞧，這樣好運氣……我耽飲着那些書信，我給它們陶醉了。我隨身帶着它們，你想，它們竟並不使我感到負擔之苦，雖然全部書信收拾起來有一百以上。」

「關於家你想怎麼樣？現在是不是要把你們家裏的人撤離庫班的時

-
- 但丁 (A. Dante, 1265—1321) 意大利詩人，「神曲」的作者，該書分三部：「地獄」，「煉獄」，「天堂」。此處所謂「地獄」，即指其中之一部。
 - (Дом отдыха) 蘇聯供勞動者休養憩息的地方。

候，寶格唐？實在說，這種事使我驚心不安：可惡的法西斯蒂老老小小都殺。或者還是把他們送到達吉斯坦（Дагестан），或者到喬治亞去，那邊有特比里西（Тбилиси），庫塔伊西（Кутаиси）和那雖然很小，但是榮譽而可敬的城市戈里（Гори）。你親自指揮這件事吧，我是不成了，因為也許我不久要得到一個連了。連長——這簡直聽聽也神氣。上帝睡着的時候，鬼什麼玩笑不會開呀——不要我也會趕上尼古拉的銜頭？」

……列車向東馳去。載着機器和飛機的機件。像切斷的身體似的高高地堆着飛機的翼，推進機，機身，着陸裝置……其中有一節貨車上結牢着一輛『ЗИС 101』汽車。車子上面遮着雨布使風吹不進隙縫裏去。杜賓珂拆下前面的座位，把它放在後面地上。然後上面鋪了飛機用的棉花套子，並且把被頭放在上面。因此結果汽車裏可以安置兩個人了。黃黃的小皮箱總是在望。華麗亞想到他那時要把它拋棄在飛機場上的情形，時常揶揄寶格唐。皮箱裏，除了她的衣衫和小飾物之外，還有肥皂，三套替換的男式內衣，甚至還有寶格唐的一套新裝。華麗亞舒適地把汽車內部佈置了一下，對寶格唐說，和他們城裏的寓所比比，這兒她歡喜得多。她甚至於招待客人——乘坐他們的列車的工程師們。不過客人們爲了進入『杜賓珂的寓所』，必須在貨車上脫去鞋子和在寶格唐與華麗亞督促之下迅速拍上車門，以免把寶貴的暖氣放出去：前面燒着火爐。點着蠟燭。吃的東西也是在汽車裏燒的。平常是在停車的時候燒吃的東西的；停車的時間很長，所以膳食來得及在不震動時候做好。

這樣離開了高爾基（Горький）馳去，華麗亞感到說不出的幸福，她始終和丈夫在一起，不必苦惱地整天整夜等他，他到底能够稍微休息休息了。

使女人高興，需要實在並不很多。華麗亞感覺到寶格唐心中很不安，她巧妙地以她特有的態度安慰他。列車慢吞吞地行着，寶格唐工作得疲乏困頓。他在每一個車站上找尋那些從廠裏開出的車輛，逐漸逐漸地發見了五列火車。他和他們確立了聯絡，組織了派到前面去的『陸戰隊』——兩三個矯健敏捷的人，他們幫助清除道路和使那些列車開到烏拉爾去。

運輸緊張地活躍着。這是運輸史上空前的英雄史詩。德國人正在向莫斯科進迫。國家正處在劫難之下。要挽救莫斯科，日日夜夜有許多軍用火車向前綫飛去，它們沿着那「綠街」，就是說，一點也不停阻地，在綠色的信號柱之下放過去。八百公里中停五次！停車祇爲了迅速掉換火車頭，加水。爲了能在單軌鐵路上開放最大數量的火車，把行程分成兩三部份，設立了許多信號所——匆促趕築在樹林裏的小屋子。裝了松木的信號柱，漆成了紅綠色，供白天的調節之用，並用燈光信號來供應夜裏的調節。這樣的信號柱叫做「木製自動信號機」。

火車接一連二地一列一列飛去，差不多沒有損毀。站長們站在分軌機上。有時候鐵道工作人員五天五夜不離開職位。農民們推着獨輪小車到鐵路綫上來。人們陷在沼澤裏造路基，安放枕木和鐵軌，敲釘子。加長車站上和副綫上的路綫。到鐵路綫上來的有各管理機關的工作人員，學生，職員，後備軍隊。

東方的鐵路收容着大輛的火車車輛。國家的任務是從轟炸底下運出人，材料，食糧，機械設備，陳列館的珍品，圖畫，藏書，劇場等……許多火車載着貨物和人到非空襲所能毀的地方去，在那裏躲避起來。各列車載着人和國防用的貨物開到指定的地點去。軍隊在作戰——需要供給它們武器。國家西部各州的工業搬到東方去幫忙。

工人們到新的地方去。差不多家產全部拋了。晚上，大家在煖房車裏講到許許多多關於遺棄的財產。每一件食具，每一塊破布都是闖家去獲得的，在那些可紀念的日子裏，但是瞧……差不多什麼也沒有了。

過去的生活顯得多麼好，多麼真實。好像一切都好，都對！從前這些女人中有許多還譏哩咕嚕——這也不好，那也不好，爲了別針或者裝着流行的後跟的皮鞋而涕泣。但是那些憂慮和缺陷多麼微細！人們從前多麼輕視自己的幸福！這種幸福多麼大……

煖房車中央有一隻鐵爐子在灼熱地燒着。爐子上放着許多小鍋子。大家輪流煮東西。爲了使秩序不混亂，地上排列着許多大小和形式最不同的鐵鍋和茶壺。

男人們——不過他們不多——乘在露天貨車上用薄板和雨布蓋搭的棚裏。但是當進餐時間來到的時候，門的絞鎖和段梯咿咿啞啞地響着，

男人們走進女人的暖房裏去。女人們帶着故意露出自己幸福的神氣服侍自己的丈夫：把湯倒在鐵碗裏遞上羹匙。有一個男人態度威嚴地吃着——無論怎樣，周圍總坐着許多不知道他在家庭環境裏時的情形的女人。在洗了碗，那男人揩了鬍鬚，添上茶之後，那女人挨在旁邊坐下。也許是由於火爐的炙熱，也許是由於丈夫的親密，她像被燒過一樣地熱烈起來，她竭力挨在他的手上或者把他擁住一半。她要大家看見她多幸福——這是質樸的真正好的人們的天真的自私。

在汽車裏吃了中飯，老人杜賓珂坐在那放在一架主要的壓榨機的零件之間的一塊圓形的鋁上。火車已經不停地趕了好幾段路程。車輪底下飛着風和雪。老人更緊密地把身子裹在皮衣裏，膝凍了。鬍鬚上和眉毛上開始凝結霜。寶格唐走到父親這兒來，並排坐下。

「我們快要到地方了，爸，」寶格唐說。

「我們要到了那。」

「你好像很陰鬱。」

「我們離開戰爭，到後方去，但是誰也沒有安靜，」沉默了一下，父親說。「我不知道你怎麼樣，可是我完全明白。許多人的心思都很陰鬱，寶格唐。」

「繼續下去，爸。」

「人民緊張過度了，所以不快活。誰也不知道烏拉爾什麼樣。據說，烏拉爾地方的人不像我們這兒的人，他們很雞弄，很不可靠。一年中，自己愛自己一次。瞧，簡直是怎麼樣的地方：像是給我們弟兄們，給草原裏的人的牢獄。森林，森林。呼吸不到什麼東西，簡直悶死了，」父親捲了一支煙，抽起來，用皮衣的大襟擋住風。「新的主人將怎樣接待我們呢？我們到史特洛加諾夫斯興那（Строгановщина）去——我們在有一個車站上曾經解釋過。無緣無故這種名字是不會顯的，看起來——那邊的人是很嚴厲^①的。」

「史特洛加諾夫斯興那？」寶格唐驚奇地重複問道。「這樣的名字那兒來的？」

① 史特洛加諾夫斯興那的字根（Строг）是嚴厲（Строгий）的意思，所以有這種說法。

「是從嚴厲的字來的，這很明白的呀。」

「不，父親。事情是這樣的。史特洛加諾夫(Строганов)◎是第一個到那些地方去的工業家。他，實際說起來，還創立了礦山冶金業。史特洛加諾夫斯興那大概就是這樣來的。並不是因為那邊的人嚴厲。」

「你知道嗎？」

「是歷史，父親。書裏寫着。」

「書是人做的，書裏一切都是可以編造的。」

「哦，我到過烏拉爾。我飛去的當兒已經是戰爭的時候。從前也去過。那邊的人不壞，真的——不過性情和烏克蘭人不同吧了，性格另外一種樣子，可以說對立得很厲害。他們喝起酒來也不是高高興興，跳起舞來也是悒悒鬱鬱的。」

「這是由於自然環境。瞧，這樣的偏僻遼遠和少有人跡。」

「也許，是由於自然環境。不過多份是由於「恩人」。從前他們是這樣叫他們以前的主人的，他們到的時候，就佈施些三魯布的鈔票，不過因此要跪了迎接他們的。有許多烏拉爾人現在還記得這些「恩人」…」

「我們沒有三魯布的鈔票。沒有東西可以佈施。我看看前面，什麼也猜不出。前面一團漆黑，實格唐，」父親身子傾向他，「最近這幾天我並不完全相信我們能打倒德國人。」

「因為你不工作，父親。」

「或許，也因為在路上有近個把月了，」老人同意了。「我們得到工錢，煮粥吃——用廚娘對於國家太費。要出飛機，可是我們搖搖擺擺地在車子上，在路上找找馬鈴薯，買買豬肉。我們要做的不是這種事情。而且不單是我們這樣。他們那兒一切都在原來的位子上，什麼東西也沒有拿起來。任何那一個螺絲釘都仍舊在原處。把這樣大的機構搬動，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就拿房子來說吧，造在什麼地方，就在什麼地方，人也就住在裏面，可是你要把它搬到別的地方去……完全都要碎掉，一半也收拾不起來。移動機器還不夠，而且還要人。在別人家的地方，

-
- 俄羅斯有名的商人，在約翰四世(Иоанн IV)時獲得在畢爾姆地方(Пермская земля)開辦工業，在當地開闢城市，雇傭軍隊，防備後烏拉爾異族的侵襲。

工作人員不是那樣的。」

「會慣的。」

「什麼時候會慣呀，德國人是不會等的……腿沒有什麼不好嗎？在莫斯科的時候，光綫治療有幫助嗎？」

「有時候稍微有點隱隱作痛。大概，有了幫助了。」

「願上帝保佑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祇是稍微有點。你現在不能病了。你現在是領袖。愈往下去，人民愈會陰鬱不快。把五千左右的人搬出烏克蘭，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可憐的它那邊怎麼樣了？」他用手在兒子的背上撫摸。「瞧這雪。背全給掩住了，這兒的雪也有點火辣辣地刺人的……五點半的時候，汽笛把我驚醒。心裏高興起來，我就跳起來——頭在木板上碰的一下，趕快。工作去。結果沒有地方可以趕。汽笛不過是做夢而已，想像而已，沒有地方可趕……」

父親沉默了好久。他不要求回答，知道他的兒子是了解他的，老人的痛苦也就是兒子的痛苦。當竇格唐要回答他的時候，他模糊地說：

「不必，兒子。不必理老頭子。一切都是由於沒事情做而已……我們又接到一個電報。好像怎麼也聯絡不起來。也許德國人已經達到了庫班了吧？季姆卡的信，華留雪卡今天吃飯的時候把它唸給我聽了，他在城下很艱苦。一下子烏雲雷聲全都倒下來了。」

旁邊並排停下來一列火車，載着許多裝配在卡車上的野外自動修理工場。貨車上躍出許多穿大衣和工裝的人。其中有一個跳到了地上，開始用雪擦自己的臉頰和胸。

「羅曼吉諾克？」杜賓珂高興地叫起來，「是什麼風吹得來的？」

「是我呀！」羅曼吉諾克微笑着攤開手。「對不起，我不能握您的手，竇格唐·彼得洛維奇。從那兒來？從莫斯科來的嗎？」

「這樣說來，那邊很糟吧，」塔拉索夫插嘴說。

「爲什麼糟？一切都很正常，很有秩序。」

「那末您爲什麼到這兒來呢？」

「奉命來的呀，塔拉索夫同志。」羅曼吉諾克對杜賓珂說，「我正在找你。人民委員長說，過一個月，我們要開始在烏拉爾試飛飛機。」

「什麼飛機？」塔拉索夫奇怪地問。

「我們的飛機呀。」

「但是廠在車上。」

「過一個月，命令我試飛，那可不是我的事，」羅曼吉諾克擦好。他的臉給雪擦得發燒了。「莫斯科雖然飛去了不久。心散了一下。現在德國人已經是結伴而行的了。所以要去除兩個弗里茨（Фриц）^①。我以為到底要開始真正的工作了，不，又給叫了去派到您這兒來了。」

「羅勃沒有碰見過嗎？」

「羅勃少校現在和雪夫柯普里亞斯密切地一同在黑海艦隊中。據說，他們在使敵人不安。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華麗亞在那兒？」

「在她自己的寓所裏。」

「留在家裏嗎？」

「在車裏。」

「我不懂，不過倒覺得很有趣。」

「我們去。」

「我要換班去了，」塔拉索夫說，「再見，羅曼吉諾克同志。您不再坐我們的車嗎？」

「不上算。我們坐自己的列車大概要到得快一點。這是對號的。說起，我到那邊去預先告訴賴莫丹一聲，叫他在你們到的時候在右翼預備一個樂隊和兩連騎兵。」

華麗亞高興地迎接羅曼吉諾克。他在入口的地方把他那雙狼皮長靴搵進「寓所」，歡天喜地的坐下來，神清氣爽地曲着腿，用有力的手抱住了膝。

「哦，多好呀，忽然我們和你聚會了，」華麗亞高興地說，「好像所有一切的人……都變得親愛起來了……難道是不幸結合的不成嗎？」

「哦，那邊多不幸，華麗亞。對不起，我這樣對您誇張。多造一些飛機，多造一些飛機。機械在前方像空氣一樣的需要。」

他們喝着華麗亞在那不滅的火油爐子上煮的咖啡，吃着黑麵包，杯子沒有。用玻璃製的罐頭食物的罐子喝着。羅曼吉諾克隨身把清新的前

①（Fritz）原來是常見的德國人的名字，現在成爲普通名詞，泛指一般德國兵。

錢的空氣帶進這悠久地向它工作的地點馳去的憂鬱的列車。

『我在沙荷尼亞（Шахунья）碰見從頓巴斯（Донбасс）來的鑛工，』羅曼吉諾克講道，『他們到基席爾（Кизел）去採煤。他們告訴我要把鑛穴炸毀。他們想想哭了……真的。這樣強健的鑛工竟哭了。三百萬噸烟煤堆得像山一樣高，可是扔下了。隨便到什麼地方，總有這末多的故事，頭也暈了。回憶一百年也够了。謝謝你的款待，女主人。這樣好的咖啡好久沒有喝了。』

灰色的白天籠罩着那掩着初雪的林子。那陡峭的路基上有許多海員燒起篝火來。他們一堆一堆地聚集起來，唱着歌。這是放棄的烏克蘭的歌。篝火四周站着許多海軍飛行員，穿着毛皮的飛行裝和長靴，但是撐開着領，露出給夏天的陽光晒得黝黑的像詭過一樣強健的身體。

身受腳鐐手銬之苦
已經有了兩年，
我們爲何要受這苦，
慈悲爲懷的天，——

那些暫時剝奪去了戰船的操縱桿的飛行員們唱着：他們被調來組織國家的新的空軍兵工廠。他們向各工廠去的地方移動。這是些試飛的飛行員，他們旁邊站着各生產飛機、軍械和鋼甲的工廠的軍事代表，工程師。他們都要到前方去，他們認爲到後方去是侮辱他們戰士的尊嚴。但是黨要求他們建立這種功業。是的，——當一切戰鬥的人和物都衝到那決定祖國命運的空前的歷史性的戰鬥裏去的時候，到後方去，這是偉大的功業。

噢，你們薩波羅什亦人，
光榮的好子孫，
怎麼不來解救我們
慘被奴役之身。

有一個水兵，戴着無舌制帽，臉容英毅果敢，帆布水手服的襟攤開着，露出那橫條子的水手衫，他一動不動地站着，撐着一枝半自動式的來復槍。他一隻手包着綳帶。在無舌制帽的金字上，在那掉在肩上的翼帶的小鏢上，閃耀着小火星。杜賓珂感激地發見他的眼睛濕了。他唱着

關於曾時喪失掉的烏克蘭的歌。寶格唐想起了他所不了解的特盧諾夫，他帶了他那沒有受過打擊的軍隊到甚至於他也不知道的什麼境界去了。他想起了馬克西姆·特盧諾夫這一個能了解的人，因為他的傾向和煩惱完全是確定的，有規則而清楚的。他現在在那裏，這一個強健英雄的憤憤填膺的老人？還有那以不折不撓的高貴的情感愛他自己的祖國的季米雪——這一個二十七歲的小伙子，他忽然認識了戰爭的可怕的真相了！他現在在某地迫擊砲和大砲的砲火之下爬去襲擊敵人，也許，他躺著，攤開了死去的手，把他那高貴的前額貼著那雪，雪落下來融化在皮膚上。不！他要活下去的，季米雪·特盧諾夫，他的哥哥，他的父親也要活下去的。他們比較幸福，他們在打仗，可是這兒要沿着那些淒慘的道路向更深入的什麼地方退走……

羅曼吉諾克邀請了杜賓珂，他們到林子裏去。那邊他們在雪上攀援著行去，他們拉住和折斷乾枯的白樺樹株。樹木嘩啦啦地倒下來。他們把樹株拖到篝火上去，他們感到疲乏，呼吸喘急。但是大家一致的心思消失了。白樺樹掉在火裏，竄起比別人家的尖頂林子更高的柱子般的火星。

旁邊馳過幾列火車，許多西比利亞人和烏拉爾人的師團開去增援莫斯科。這些峻嚴的熔鑪工人，鑄鋼工人，煤礦工人，伐木工人和狩獵工人救國不止一次了。堅強無畏的戰士的軍隊在旁邊開過，他們不唱歌，也不豪放地跳舞。這些人的性格不是在作戰之前唱歌跳舞。

馳過幾列載著大砲，彈藥的火車。高高的運貨火車上載著空中炸彈，普爾曼式的車廂[●]載著機關槍和砲彈和……偶然有些火車載著坦克。坦克上飄著綠色的雨布，好像被擒住的飛鳥的翅膀。要無限地加多這些火車。它們的大砲是瞄準著西方的！

烏拉爾和西比利亞非但派他們子孫去救國，而且他們日日夜夜無限地把成千成萬噸的武器和彈藥投進勝利的武庫裏去。

也許勝利是從這兒開始的吧？現在還沒有人能回答這一個問題。

列車向東馳去。親愛的烏克蘭愈離愈遠了。

● (Pullman) 美國普爾曼 (George M. Pullman) 廠出的一種寬大舒適的車廂，裝有特別彈簧顯座。



伊凡諾夫繪（會得「藝術」出版社競賽的第一獎）

喝德聶泊爾河水，我們還將喝普魯特河，聶曼河和布格河的水！

«Пьем воду из Днепра,—будем пить из Прута, Немана и Буга!»

— Плакат худ. В. Иванова, получивший первую премию на конкурс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 «Искусство»

夜……林子突然中斷了，前面髣髴是拋在冰天雪地的平原上的頸飾一樣地閃耀着的村落裏的點點燈火，他們的悠長路程上的第一個燈火明亮的村落。燈火切斷了那黑暗區域。深遠的後方開始了。這裏希特勒的不祥的轟炸機是達不到的。大家從棚裏，煞車間裏跳出來，打開了暖房車的門。苦於沒有光明的人們看見了光明。這裏也是祖國，這個燃燒着俄羅斯的火！

第二十四章

杜賓珂越到海軍人民委員會的列車裏去，他頗為迅速地向預計要和賴莫丹會面的地方馳去。路上杜賓珂檢查一切停在各大大小小車站上的列車。第三批撤退——，總共有三百二十四節的六列火車——慢慢兒地，但是開動地向終點馳去。

路上，他指示各列車的首長，和各軍事指揮員接洽，並且在羅曼吉諾克和還有軍事代表中幾個人幫助之下把自己那些列車開過去。政府給他作遷移的期限一個月的期限，快完了。再過一個月，廠要開始履行他們在當地履行的計劃，到再下一個月，就已經要增多軍用飛機的產量百分之三十五了。

杜賓珂還不能完完全全想像，這一切將怎麼辦。他也不努力對將來考慮和建立什麼計劃。他要認識當地的環境和在那兒決定做什麼和怎麼做。土爾迦葉夫和賴莫丹率領的第一批六列火車已經在前面馳去。杜賓珂希望在這兩個人的身上：他們將做到他們力量所及的一切。

杜賓珂看見許多載着撤退的工廠的火車。從克列明朱格（Кременчуг），薩波羅什亦（Запорожье），德聶泊洛彼得洛夫斯克（Днепропетровск），加馬列伊（Гамалей）來的機器。精密的機器堆在火車上，由它們日晒夜露，風吹雨打。機器的轉動和精細部份在裝載的時候都塗上油和用紙包了。但是向新的居住地點進發的旅行很長！塗的油給雨水沖去和冷冰雹打去，紙給風吹破，機器鏽了。機器之間密密層

層地堆着一塊塊鑄好的鋁，磁鐵和其他的有色金屬。史大林的命令——不留一公斤有色金屬給敵人——履行得特別綿密。烏克蘭搬出了全部有色金屬——杜賓珂遇見的那些廠長，工程師，工人們都這樣說。

已經看到卸貨的場地了。有些工廠已經到了指定的地點。機械設備堆在那邊鐵路路面的斜面之下，後來一面叫：「杭唷，杭唷，」一面拖到那些用手頭的材料——木材，薄板和松柏樹枝等匆促築成的棚棚底下去。樹林子採伐下來，沿着深雪鋪下道路，把木材拖到建築的地方去。激動了工程師的心，但是鼓起了愛國者的熱情。讓它不照規矩，違背技術，剷除一切障礙吧，但是建設在進行。樹林和田野燃燒着鍛接的火，燒着篝火，篝火旁邊工人在取暖，他們也就在那兒煮吃的東西。他們鋪設新的傳導綫，把電力移得更近，因此企業馬上活躍起來了。人們在後方像兵士一樣的堅強和犧牲地作戰！

不短促的停車時間，杜賓珂在雪裏跌跌衝衝地向這些新建設奔去。他撐開皮衣，露出那些勳章，免得給人家疑做壞人，他出示自己的文件和問了又問，怎麼樣？他們建築得怎麼樣？有什麼困難？他們物質的情形怎麼樣，怎樣在寒冷的土壤上樹立基礎，機器的裝置工作進行得怎麼樣，原動力，暖氣裝置的情形怎麼樣，那兒可以得到供出產用的材料？聯絡被毀壞，需要創造新的了，這不由得不使杜賓珂不安起來。

「我來建設我來建設，」賓格唐喃喃自語着，「不輸於別的人……」

他要快點達到地點，用建設史上未之前見的這種速度把工作發展開來。甚至於慣常的國家工業化的速度現在和這種新的龐大恢復工作一比也顯得遲緩和落後了。

競爭者的心沸騰了，這幫助了工程師的他。兩個月從烏克蘭到烏拉爾，從毀滅到復興！這兩個月磨折着他和留在他的腦子裏，像對於他的無力作了可怕的警告。可是現在——不！他要努力向前……

那架在已經結了薄冰的河上的橋在腳底下響過。車站——和賴莫丹會面的地方用火迎接。今天是十月革命二十四周年紀念的第二天。假日在路上過去了，不愉快地過去了。他們和賴莫丹喝了一點燒酒，這酒是從來裝載防寒混合劑的洋鐵罐裏得來的，至今頭還痛，杜賓珂到車站的時候，脫下帽子，把赤裸的頭露出在粘濕的雪中。

「要遭涼的，」羅曼吉諾克一面說，一面把帽子戴在他的頭上。
「不要緊……」

在車站上，他們跳下來，走到宣傳站上去。那邊擁着人羣。宣傳站不能容納所有希望要去的人。大家都跳下列車跑到這裏來。許多人的臉上有一種又像期望意外的高興又像期待更痛苦的悲哀的神氣。但是所有的車站上都有人們跳下來跑到宣傳站去：打聽消息。戰事消息並不使人高興，資格唐明知沒有滿足自己的好奇心。放棄了奧萊爾，哈科夫，史大林諾（Сталино），庫爾斯克（Курск），伏洛柯朗姆斯克（Волоколамск），伊斯特拉（Истра）……克勒斯特（Крейст）將軍部隊在打通到巴庫和格洛茲納（Грозный）煤油區去的路，克里米亞差不多全被佔據了。鬥爭在西伐斯托波爾附近進行。而最主要的是：德國人包圍莫斯科。爲什麼這麼多的人在宣傳站那兒。人羣上昇起熱氣來，大家都想擠到裏面去，但是那邊很擠。最後，有兩個政治指導員拿出凳子來，在月台的兩個地方開始大聲地念起來：

「他們說些什麼？」杜賓珂問。

「史大林同志在莫斯科蘇維埃席上的報告，」有一個穿着棉衣和綁着黑綁帶的紅軍戰鬥員身子也不轉過來地回答。他差不多伏在那一個站在前面的人的背上，他翻起了帽子的耳罩，注意地聽着。

「現在是史大林同志在紅場上發表的演說，」那紅軍戰鬥員轉過身來對杜賓珂說。他的臉燦爛地露着滿意的微笑。他對杜賓珂閃閃眼睛，快樂地說：

「一切都安然無問題！聽說：「從今以後，我們的任務是要把一切闖入我們祖國的領土做它的佔領者的德國人消滅到一個不剩……」史大林同志從來不說廢話……」

人民也許從來沒有這樣聽過。現在在決定祖國的命運，家庭的命運，用巨大的艱難得來的業蹟的命運。在決定每一個人——活着或者不活着的人的命運。死亡，否則就是勝利！甚而至於在這兒深遠的後方，也祇是這樣的理解這降在人民肩上的新試煉。但是月台上也站着許多拋棄了自己的田地家園的人，許多已經失去了自己的親屬的人。他們的痛苦更大。他們期待對他們自己那已經給非常的緊張所挫折的銳氣有所支

持。

在首都，差不多已經處在德國長射程砲的砲口之下，在那受幾十師德國軍隊緊迫的莫斯科，在不朽的伊里奇（Ильич）^①的陵墓上站着一個穿戰士的大衣的態度鎮定的人，他向全國，向全世界說出他那些樸實的話，由於這些話，心中沸騰着希望和信心，銳氣高漲起來，呼吸輕鬆。偉大的真理又照耀在世界上，又飄揚着未來的勝利的旗幟……

開始了鬥爭的新階段，這有許多人還沒有看到，但是那一個把亞歷山大·聶夫斯基^②，彼得（Петр）^③的辛勞，庫杜淑夫^④和蘇伏洛夫^⑤的重任放在自己肩上的人簡明智慧地說出了這一點。

● 列寧的父名。

① （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 1218—63）俄羅斯古代符拉其米爾大公爵（Вел. князь Владимирский），一二四〇年在聶瓦河（Река Нева）擊破瑞典人的侵略，因此獲得聶夫斯基的姓（意為聶瓦河人）；一二四二年在朱德湖（Чудское озеро）上打敗德國騎士。俄羅斯人民為了紀念他，把他奉為聖徒，彼得大帝並曾為之建立寺院（亞歷山大·聶夫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ая Лавра〕）。蘇維埃政府在衛國戰爭時期特設立以之命名的「亞歷山大·聶夫斯基」勳章，授予在擊敗敵人時表現出個人的無畏精神和領導軍隊顯出堅毅的主動性的團長以上的指揮員。

② 即彼得大帝（Петр I, 1672—1725）最後一個莫斯科沙王和第一個全俄羅斯沙皇。雄材大略，酷好征戰。曾親赴荷英德奧法諸國。歸國後，鑒於國內各方面之古老落後，決意將西歐文明移植俄羅斯，乃精勵圖治，嚴行改革，着手創練海軍，獎勵工商業。一七〇〇年至一七二一年止，歷年與瑞典戰，結果得勝，獲到波羅的海沿岸領地。並於一七〇三年建都聖彼得堡。一七二二年，與波斯戰，歸併裏海沿岸各州。與此同時，彼得並在國內進行各種革新，使俄羅斯得能打開通西歐之窗，由一閉塞落後之東方國家開始吸收西方文明之空氣。

③ （М. И. Кутузов, 1745—1813）俄羅斯名將，曾參與一八〇五年

「我費力地在找你，」賴莫丹用力地握握杜賓珂的手套，「要不是你這樣骯髒和掩着雪，我真要接一個吻了。」

「賴莫丹！」杜賓珂高興地叫起來，「今天的第二件喜事……聽見嗎？」

「我還是在無線電裏聽見的。情緒高漲了，賓格唐。你簡直不會相信，你瞧我們這些烏克蘭人：開始互相接吻，擁抱，雀躍了。悲傷到那兒去了呀，賓格唐！」

「土爾迦葉夫在什麼地方？」

「你倒馬上就擺出廠長的樣子辦公了。我們去吧，你去洗一洗，吃一點上帝賞賜的東西，也許我們可以爲了這樣的假日找到一杯酒，然後再一切換一個樣子。」

「土爾迦葉夫在什麼地方？」杜賓珂又問。

以前俄羅斯歷次對外戰役。一八一一年，率俄軍與土耳其戰，結果於一八一二年春，拿破崙侵俄之前，與土締結有利於俄人之和約，一八一二年，拿破崙進軍莫斯科，來勢銳不可擋，俄軍屢戰屢北，沙皇亞歷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I）雖嫉庫杜淑夫之深得民心，但以局勢亟亟可危，更以人民急切要求，不獲已乃委爲俄軍統帥。庫氏利用俄羅斯地理條件誘敵深入，勵行堅壁清野，焦土抗戰政策。拿破崙軍乃陷於飢寒交迫之地獄，進退維谷，更於鮑洛琴諾一戰之後傷亡枕藉，元氣大傷。雖得入莫斯科，終以無力支持，不戰而退，拿氏僅以身免。「衛國戰爭」一字因此與庫杜淑夫英命同垂不朽。

- （A. B. Суворов 1730—1800）俄羅斯名戰略家，七年戰爭，俄軍痛擊普魯士王腓德烈二世而攻入柏林時，蘇氏時以下級軍官地位隨軍從征，已嶄然露頭角。一七六八年蘇氏率俄軍破波蘭，佔克拉珂夫；一七七三年與土耳其戰；一七八七至八八年屢勝土人，一七九四年襲取巴拉加（現爲捷克京城）及華沙；此後數年，蘇氏因深受沙皇嫌嫉，告退賦閒，無所事事。後爲阻止法人在意大利之發展，受命東山再起，進兵奪其北部意大利，並翻越阿爾卑斯山，深入法人後方，顯現登峯造極之軍略天才。

「已經在那邊了。在新的地方了。卸下了二百四十節車子的東西，現在我的一百五十節要卸完了。相當困難；要不是本地的人幫助，簡直要叫救命了……」

「要到路局裏去，」杜賓珂提議，「祇要列車一開始來到，就要毫無阻礙地把它們送到地點。應該趕快了——期限你知道嗎？」

「我自己打過電話。我知道……那末一直就到局裏去嗎？你不會嚇人嗎？你在小鏡子裏照照自己看……」

杜賓珂從賴莫丹的手裏拿下一面圓的小鏡子，看見了一個完全是別人的臉：凍結了的眉毛和睫毛，佈滿了那已經開始擴張或天然的大鬍子和像刺蝟所有的那樣翹起的鬍鬚的濃密的剛毛的陷落的面頰，深陷的眼睛，他看了看手，指甲破碎。手上塗着油，由於嚴寒和常常從汽車裏抽汽油出來供火油燈用的緣故而裂開了。

「真的完全講得像豬，」杜賓珂說，「簡直不雅觀。羅曼吉諾克也說不出什麼！」

「羅曼吉諾克我見過……像一個生氣勃勃的青年，」賴莫丹說：「他已經修過險，洗過頭，抽起「卡茲別克」^{●●}來了……」

「不過還是要到管理局去，賴莫丹。」

「哦，好一個坐不定立不安的人。」

鐵路管理局副局長馬上在局裏接見他們。他是一個青年，軍裝的黑色的領章上有三顆小星。他不聲不響地聽了杜賓珂的話，用他那受盡了睡眠不足之苦的黑眼睛看了看他，簡單地說：

「你們的那些列車我負責親自把它們立刻開到地點，杜賓珂同志。我們現在是像在前綫一樣地工作的。」

「謝謝，」進來的時候是懷着一些偏見的，杜賓珂道謝了一聲。他一向以為鐵路工作人員是有點官僚主義，並且和一切遠離孤立的人。但是在這一個暖熱的，暖熱得簡直要使杜賓珂軟癱的辦公室裏作了短促的談話，他明白了，鐵路工作人員也是兵士，也是和前方的人一樣，也是和他們——撤退的受難者一樣。

「什麼也不用謝，」副局長說着，抬起身來，「我們做着同一的事

●●（“Казбек”）蘇聯一種上等香煙的牌子。

業。要擊毀希特勒。今天讀過嗎？」

『哦，怎麼不！』

『那就是了……』

他以優美的笑容微微的笑了一下，握了握他們的手，他那有時憤激，有時帶着說服的口吻的嗓子快要給全體鐵路車輛調節人員所聽到了。航空工廠的列車是要更快地開走的。

第二十五章

第一列火車在第二天傍晚的時候要開到。夜裏還要到三列。從這裏起，它們就要沿着鑛山工廠的鐵路綫轉到前烏拉爾（Предуралье）去了。賴莫丹領杜賓珂到為煤業人民委員會來的工作人員所設的那些房間裏去。賴莫丹在這兒碰見了頓巴斯的熟人，他們也給了他耽身之所。一切都像他所答應的那樣。杜賓珂到浴室裏去了一趟，換穿了乾淨的內衣，最後，坐在那攤着臺布的真正的桌子旁邊，手裏拿着刀叉，吃了晚飯。端晚餐的少女忽然却原來是一個高級指揮員的妻子。她也撤退了，也是從烏克蘭來的，她在這兒食堂裏工作，也算出些力。在火車上，在大風雪和惡劣的天氣裏受了無盡止的勞苦之後，一切都顯得意外地體貼和親熱，以至於杜賓珂覺得他的肉體和精神的力量恢復得頗為迅速。這兒一切都照着本來的面目，後方自信而清爽地生活着，到國家的計畫所指定的這些地方來的人好像到了家裏。不過最後，他不能睡在又冷又清潔的被褥上，蓋上套着被單的被窩和自由自在地伸直腳。無論怎麼好，——起初在汽車裏，後來和羅曼吉諾克在機關車自動修理工場裏，——但是那兒他總不能自由自在地伸直身子，而要蹣成弓形而睡。杜賓珂閉上眼睛；疲乏得要死的人的甜蜜的倦意四散到他的身上，於是他睡着了。起初，他在半睡之中聽到賴莫丹的聲音，後來輕下去，輕下去，最後消失了。

早上，杜賓珂醒得很早。賴莫丹睡着，鼻子鑽在枕頭裏，用手抱住

了枕頭。被頭滑了下來。杜賓珂起初整了整被頭，在朋友面前站了一會——『叫醒他呢還是不要叫醒他？』——賴莫丹甜蜜地睡着。他決定叫醒他。這一天帶來了它的憂患。要在州黨委員會裏接洽，和州執行委員會主席兼國防委員會駐在他們廠裏的全權代表鄔格劉莫夫(Угрюмов)接洽。賴莫丹短短地輕責了幾句之後，看看杜賓珂，微笑起來了，他迅速地把腳從床上放下來問道：

『沒有睡過時嗎，賓格唐？你馬上把我催醒才好呀。好像我也有點……累了……』

在到州黨委員會去的路上弄明白了，賴莫丹已經第三個晝夜沒有能够像人樣地安睡了，祇有在利用杜賓珂來到這裏的一個機會，——他才決定好好地打一下鼾。

州黨委員會書記正忙於分配安置那來自蘇聯中央地帶的一個巨大的坦克工廠。國防委員會所確立的繼續生產坦克的期限是非常嚴厲的，州委員書記要在這兒調整材料，半製品和工具的合作。從書記打的斷斷續續的電話中，杜賓珂開始明白，他的確到了一個懷有龐大資源的富饒的地域。使他這樣痛苦的『低落』這一個字在這兒變得淡薄起來了。大概，廠是到了真實的地方了。

杜賓珂把賴莫丹留在州黨委員會裏之後，出發到鄔格劉莫夫那兒去。有一個身穿灰色上好厚呢軍裝的身體堅實的人從桌子後起身迎接那走進辦公室的杜賓珂。

『我們已經等了您好幾天了，』鄔格劉莫夫一面說，一面握杜賓珂的手，『我已經沿鐵路綫派人去打聽。我以為也許在路上什麼地方病了。』

『一切都安好，鄔格劉莫夫同志。我是昨天晚上到的，今天想再往前行去。』

『我們立刻來把這一切決定，也許，我們一塊兒走。好像，您的人不怎麼努力，不過現在主人自己到了，』鄔格劉莫夫帶着一種試探的狡黠的神氣，用他那柔和的灰色的眼睛看看賓格唐。

杜賓珂也看着談話的對方。他歡喜了他的容貌。寬闊的英俊漂亮的臉，濃密暗黑而稍微有點波浪形的頭髮，短短地修過的小鬍子，寬闊的

肩。從後來的談話中明白，鄔格劉莫夫是老烏拉爾人，因此他很驕傲，他誕生在一個鑛工的家裏，自己也會經在鑛裏做過工，但是後來轉做黨的工作，畢業了工業大學，有一個時期，他在古班工作過。除了烏拉爾性格的特點之外，他獲有了南方人所獨有的特點：赤誠地體貼，哥薩克的狡黠，這如果用得得當是決計沒有妨礙的。企業的將來的命運要依賴這一個人的地方很多，所以杜賓珂縝密地考慮他公事上和私底下的質素。但是鄔格劉莫夫在這方面也不是不想知道這一個新人。和慣常的情形一樣，他們先談談那些和工廠沒有直接關係的話題。賓格唐關心剛才城裏公佈燈火管制的法令的原因。原來德國人曾經空襲過高爾基。當然，離開這裏還很遠，但是爲了顧慮到任何的偶然性，是要採取警戒的手段的。

『我決定設立您的廠的地方是任何轟炸機所飛不到的，』鄔格劉莫夫說，『請您完全安心地工作吧。』

『但是這裏也飛不到的呀。』

『當然。那些德國飛機場大概分佈在加里寧（Калинин）迤西八十到一百公里的地方，在這種情形之下，向烏拉爾施行空襲的威脅無疑地消失了。』他把那很大的手，鑛工的手放在那一份關於有一家伏洛聶士（Воронеж）區裏的火車上受難過的撤退工廠的狀況的報告上。在那報告的扉頁上放着一張紙頭，上面一看就知道是鄔格劉莫夫親自寫滿的。杜賓珂迅速地用眼睛把那些字和數字讀了一遍。由一個專家的手產生了補充在轟炸中受到的損失所必需的機械設備的計算。

『哦，怎麼樣，我們來談談直接有關的事吧，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說，『我知道了您的廠的情形。如果相信了早先的論據，您就能够差不多把一切東西都搬出了。』

『當然，除了不能移動的複式大機之外，一切都搬出了，』杜賓珂也想叫鄔格劉莫夫的名字和父名，但是他不知道怎麼叫，所以有點懊惱地在心中責備了自己一下。『我本來可以詳細細細地把我的復興廠的計劃告訴您，但是目前我還沒有到地點，沒有熟悉環境，所以這大概是多餘的。而且現在不是那種用話來誇張的時候。坦白地說，現在使我担心的有三個問題：裝配機器設備和建立鍛接工場，因爲據我所知道，我們

的新地方沒有可以鍛接飛機的房子，第三是確定另件的供應。在戰爭開始的時候，我飛到烏拉爾來，您那時不在，您在莫斯科……』

他說得很熱烈，這種熱烈顯然使鄔格劉莫夫歡喜了。鄔格劉莫夫觀察着談話的對方，對他提出了自己的個人的評價。『這小伙子會幹得好的，』鄔格劉莫夫想道，『會在烏拉爾的基礎上幹得好的。』

後來鄔格劉莫夫說話了。他答覆杜賓珂的問題，賓格唐驚異於他的見多識廣。鄔格劉莫夫知道那些從烏克蘭遷移出來的基本幹部的特性，甚至於知道工程師們和工匠們的一些身世詳情和辦事的質素。『當然，他已經和人民委員長詳細談過了，』杜賓珂心裏想。

賓格唐看見廠到了有把握的主人的手裏。這一個人有許多巨大的箱子。龐大的地域，從大森林到肥沃的平原，質地優良的金屬、壓軋工廠，化學，鹽，煤，石油，可以行船的河流和優良的木質纖維的地域，金子和寶石的地域。但是好像——這還不夠。鄔格劉莫夫貪婪地把一切新之又新的企業搜羅在他那從前做過鑛工的手裏。他把那受了戰爭的命運的支配而到他這兒來的工業吸收起來，他像一個很好的主人那樣貪婪地吸收，他鬍鬚在戰爭中發財了，但是這是好的貪婪和發的好財。他們把烏克蘭拔出來，裝上車子搬到這兒傾斜的烏拉爾羣山和巨大的森林的王國，亞洲的邊境來，他們對於烏克蘭開始悼惜了。鄔格劉莫夫顯然是明白他的談話對方的態度的，他試試想在他心裏產生他對這福地的愛忱。他講這些地方過去的情形，光榮的歷史，喜悅和痛苦，他突然說，他曾經保衛這些地方，抗拒過柯爾恰克^{①②}黨人。

鄔格劉莫夫把杜賓珂領到地圖旁邊去。桌子上的鑰匙響着，他以廣闊的手勢指出不久以前剛剛開發了來供應國家的各種富源的區域。

『他們是要救祖國的，』鄔格劉莫夫說，『我們要打開這土地的一切的積穀倉。』

『我要鋁，』杜賓珂當心地說。

『烏拉爾有鋁。烏拉爾的鐵礬土^③您是知道的。但是提煉鋁是需要非常多的動力。然而這是我們的弱點，我可以承認。我們沒有充分發

①② (Колчак) 內戰時代白軍指揮官。

③ (Bauxite) 是鋁的原礬，由法國地名Baux而來。

展我們的原動力根據地，甚至於就是說——不充分……。我們已經配合自己的需要把它開發過，——當然要有一點貯藏的預備，但是誰也沒有料到，我們在這樣短促的時間中更吸收了一百家以上的工廠。而且我們提高煤和石油的採量，許多動力要給我們的坦克，大砲和摩托製造工業所吞食……。總之，顯然我突然開始裝窮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他立在杜賓珂面前，探究地看看他的眼睛，「我目前在考慮代替品。要在各處地方和在各方面找代替品。要剷除陳舊的觀念。在進行戰爭——應該用一切資源來供給武器。我們不能因為忽然我們手頭沒有某種鋁而就此停止出飛機。」

「沒有辦法，」杜賓珂說，「全世界在飛機構造材料的質那一方面佔優勢的是輕合金製成的半製品。當然也還用鋼——但是這是當作結合零件和非常吃份量的零件，像飛機翼骨，馬達框架等等之用的材料的……。」

「對不起，我打斷您的話，」鄔格劉莫夫說，「您說輕合金。當然，它們有着不差的工業技術的質素，但是它們有一個缺點……」

「缺點？」杜賓珂微笑着問。

「缺點，」鄔格劉莫夫肯定地說，「第一，它們價錢很貴，特別是現在，第二，……它們數量很少。我說得對嗎？」

「當然。」

「現在說說代替品。我聽說，我們的驅逐機中有一架現在在前方活動得很出色，它的構造是用木頭的。」

「嗯。是有這樣的驅逐機的。」

「顯然驅逐機上的載重比了重飛機上的要輕一點。現在我很想聽聽您意見：木頭可以不可以用來作重飛機，特別是作戰鬥機，攻坦克飛機？實際的情形怎麼樣？」

「在美國，我在許多廠裏看見過一些精練的飛機，它們的構造中應用了木頭。譬如有一架四馬達的『亞爾巴特洛斯』（“Альбатрос”），重五噸多，是用木頭造的。不過要注意，木頭沒有所謂均質性的特質，就是說沒有能在各方面支持負重的機械質素的恆久性，甚至於沒有在確定的某一方面的均質性……」

「從這裏看起來的結論怎麼樣呢？」

「加強機械質素的同類性，」杜賓珂說。「改善木頭，把薄木板用特種膠水以壓力粘起來。不過這一切可惜都是非常的困難的。」

「關於構造方面呢？」

「非但如此，而且要挑選確定的森林區作航空木材的準備。」

「我們準備一千八百萬方公尺木材，這不過是我們富源的海洋中的一滴，」鄔格劉莫夫自稱自讚起來，「我們的木材從這兒向東綿延十萬公里，向北八百公里，向西大概六百公里。這不是你們的草原！」

「但是運輸木材，數量巨大的選擇！運輸！用河來浮送是不行的：我們會失掉質地。當然，我是草原裏的人，我想像不出你們的富源。」

「真是如此。」鄔格劉莫夫頓了一頓，考量着什麼事，然後有點遲疑不決地提議：「那末如果我們當地給你們準備半製品的話呢？我們當地把木頭支解成平板，用壓力粘起來，把現成的木材送給你們，甚而至於如果要的話——做成你們所需要的形狀？」

「不過好像這是非常困難的呀！」杜賓珂喊叫起來。

「請注意，你們從今以後和烏拉爾人工作了，而他們是很獨特的。他們答應得很少，可是做得很多。我們這兒的人民是鎖閉不出的，但是鎖的是很好的鎖。烏拉爾人對於新的人要觀察好久，並不馬上推心置腹的要好的，但是一要好呀，那就不用什麼力量也奪不掉了。外貌很陰鬱，歌唱得很少，也不大願意跳舞，他們跟你們烏克蘭人是不同的。」

鄔格劉莫夫揷了揷鈴，辦公室裏進來了一個穿茶褐色襯衫的人，必恭必敬地站在門口。

「安德萊·安德萊維奇（Андрей Андреевич），今天五點三十分的時候你命令把我那一節車廂接在第十號列車上。」

「好，」安德萊·安德萊維奇出去了，他輕輕地隨手把門關上。

「我們向木鋸，總之向森林走近些吧，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微笑地看看杜賓珂，「我們開始工作吧。真的，我們要採取些方法來快快把火車上的東西卸下來。把你們第一批火車上的東西卸下來，這已經佔去了許多時間。那末，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五點三十分的時候，我等在車廂旁邊。」

杜賓珂走了。路上他聽見鄰屋裏有人在打電話和石油產區交談。那邊要運油車：產額增加了，石油來不及運到巴雪基里亞（Башкирия）的石油分解工廠去。在樓梯上他看見有兩個人大家擁抱着互相拍拍對方的背。「金鑽石開採家，你好呀！」那頭戴帽子和手拿手杖的人叫着說。「別在石洞裏數金鑽石已！」另外一個穿毛皮長靴，皮衣和戴着皮耳罩的人聲音低沉地說：「嚇你，化學，化學，加倍的化學。」

執行委員會門口停着幾輛新的「ЗИС」，大多數是到這烏拉爾城市市街上來的撤退來的汽車。在那些汽車後面蓋滿雪的小花園裏放着一個用巨大的字母手寫着蘇聯情報局公報的欄窗。德國人的包圍圈在莫斯科四周緊縮起來。德國人在繼續攻擊首都。人們逗留在公報旁邊，他們閱讀之後走開去。偶而均勻地相隔一些時候射擊着重砲。顯然是在工廠的砲兵射擊場上射擊。城市建立俄羅斯軍隊砲隊有一世紀多了……

和賴莫丹的會面要在兩點鐘的時候在公共宿舍裏舉行。現在還不過一點鐘過一點點。杜賓珂到電報局裏去，打電報到庫班去這也不知道是第幾次了。在出走的時候和家裏開始的聯絡失掉了。這使賓格唐很不安。據謠傳，德國人已經在離開羅斯托夫不遠的什麼地方了。

第二十六章

花車接在尾上，所以它顛簸得很厲害。兩輛電氣機關車拖着一百多節空的五十噸「霍貝爾」^{⊕ ⊕}和美國式的無頂的貨車。杜賓珂和鄔格列莫夫並排站在窗口，目不轉睛地望着那在旁邊飛過的冬景。逐漸傾斜的沖洗了幾千幾萬年的烏拉爾的羣山，山嶺之間是峽谷，峽谷裏是結束了的小河，有些地方被起沫的冰洞所波動。樹林之中有像松樹一樣，但是甚至於在近根的地方也有比較茂密的洋松，有樺樹，有許多白樺樹。白樺樹又直又白地站着，它們現在赤裸了，但是祇要這山林一變成綠色的

⊕ ⊕（Hopper）一種能自動卸貨的車廂，前後小壁略略傾斜，艙口能自動開閉，以供裝卸貨物。

話，那多好呀！鄔格劉莫夫斜視了杜賓珂一眼。他捉住了那旅伴的臉上的欣喜。

「這就是爲什麼烏拉爾人的性格會使人驚異的緣故，」鄔格劉莫夫說，「他們很安靜，不會馬上就激怒，有點陰鬱，但是充滿着特有的尊嚴。這就是烏拉爾人的性格的謎的解答，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這樣的山！孩子們可以隨心所欲地踏着滑雪靴從這些山上滑下來，回頭有人問——爲什麼烏拉爾人這樣的大膽而富有忍耐心？堅強的人們是在這種大自然之中生長起來的，精神也變得果敢了。這兒我們腳底下有多少！珍貴的土地！」

火車奔過一些建立在離開鐵路不遠的山谷裏的一帶不大的松林和洋松林之後的新掘鑿機。旁邊有幾所新築的房子；歪斜地立在雪上的黑條子顯出了許多在大森林附近征服得來的菜園。

「是鑛穴，」杜賓珂說。

「這裏一發掘，就找到了煤。附近有鐵路，爲什麼不開鑛？那村落大概是移居的工人。也許是從你們那兒烏克蘭來的。孩子們在我們這兒的自然環境中，生長起來將來就無法餌誘他們到你們的草原去了。樹木多麼多呀！很多。您想，這兒樹木並不看重。在村子附近採伐。爲什麼不看重？因爲很多。在南方看見每一棵樹都高興。我記得，我曾經在撒赫地（Шахты）做黨的工作。赤裸裸的村子。我決定使它變成綠色。我們和專家們揀選了那種不怕良煤和煤氣的樹木，——銀白色的白楊樹，這在那些地方是長得很好的。我們種了四千棵樹。後來，我上那兒去的時候，鑛工們坐在白楊樹底下，他們大概已經不知道是誰教他們的了。可是當我在葉伊斯克工作的時候，我在葉伊斯克河口築了一個堤堰。當我們開始築的時候，哥薩克們揮揮手。『哦，蘇伏洛夫曾經想築過——沒有結果。』我回答他們：『哦，蘇伏洛夫，看來顧不到這事吧。要是蘇伏洛夫要想築的話，他一定會築成的。所以我們也來試試看。』我們試了試，築成了……現在大概那邊也不知道這堤堰是誰築的了。」

右面升起了一面鮮明的旗子和一卷一卷黑烟，有一條由許多懸崖絕壁擠壓成的河冒着熱氣。國營區發電廠和核炭化學廠的熱水流到河裏去

，右邊並且還看見那工廠的火光。

火車停在車站上。他想起了自己遺棄在遠方的親愛的城市。它在那最後一天也是這樣燃燒的。

有些人走進車廂裏來。鄔格劉莫夫和他們談話。國家需要煤——工業需要動力。鄔格劉莫夫做了一個新航空工廠所必需的動力的大概的估計。寶格唐聽見那國營區發電廠廠長在懇求，說什麼鍋爐底上長煤鏽，說什麼時常發生破壞。鄔格劉莫夫合理地向他指出，一切都必需要預先觀察到，首先要對損失負責的不是需要動力的工業，而是發電廠廠長自己。

當火車停着的時候，鄔格劉莫夫到國營區發電廠去了一趟，他從那裏回來的當兒滿身灰塵，眉毛上粘着灰燼。他們和國營區發電廠廠長與總工程師在花車裏坐了三個鐘頭。吉吉格格地打着算盤，劃着綫，做着紀錄。杜賓珂在他自己的那一間小庫貝中睡着了，各車廂前後的緩衝盤猛烈地響了一下和有人在車廂的頂上走過的時候，他才醒來。他們到了指定的地點了。杜賓珂分開簾子，看見了難看的車站建築，管理處和政治部的木頭建築。

鄔格劉莫夫還睡着。杜賓珂盥洗之後，走出車廂。車廂停在離開行李房不遠的盡頭的分軌上。車廂旁邊站着一個身穿補過的飛行裝的人，他從綫軸上拉解下白色的電話綫來。屋頂上也有人在工作，他從基本的電流幹綫上攢電綫。是一個少女在工作——藍色的貝萊帽，大胆地歪戴在一邊並且也穿着工裝，她背向運貨火車坐着，在唱什麼東西。電燈匠們把電綫和電話引到車廂那兒去：大概，鄔格劉莫夫決定耽擱在這一個車站上。

『您好呀，寶格唐·彼得洛維奇，』那一個在解着電綫的人說，『不認識了嗎？』

『特洛菲敏珂（Трофименко）！』杜賓珂搖振着他的手，『又在一塊兒了！你像是跟賴莫丹一起來的嗎？』

『嗯，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跟他一起來的……』

特洛菲敏珂是那二十五個人中的一個。他曾經在廠裏安置過爆炸綫。他那時會和杜賓珂一塊兒沿着秋天的櫟樹叢間的溼滑不堪的小路走過。特洛菲敏珂現在站在杜賓珂面前，袋裏塞滿了一小段一小段電綫，絕

緣帶，螺旋，手裏拿着鉗子。杜賓珂像對親屬似地和特洛菲敏珂說話。後來他們沉默了，一同看着那散置在高地上的城市，看着那難看的一列一列黑色的鑛工的小屋子。空中飛舞着負煤：爐子裏燒着貨色不好的本地的煤。負煤降落在雪上，屋頂上，人們的臉上。對河走過一隊換班的鑛工，在新鮮的雪上遺留下小松樹似的黑色的足跡。

『土爾迦葉夫在這兒嗎？』杜賓珂問。

『在廠裏。是他派我們到這兒來的。這兒車站上竟連電燈匠也沒有……』

『哦，這你就扯謊了，特洛菲敏珂。』

『我扯謊，』特洛菲敏珂微笑地同意了，『電燈匠們給派到鑛穴那兒去做開鑿的工作去了。鑛穴裏夜裏得到的電很惡劣，量不足，馬達有了什麼毛病。我們就同薇奇卡（Витька）^{●●}到這兒來了，』他叫了一聲：『薇奇卡，下來，你不是全做完了嗎？』

『下來了，』那少女說着，輕盈地一躍躍到了雪堆裏。

這時杜賓珂剛剛認出了那是薇克朵麗亞！她站在離他不遠的地方，點了點頭。

『您好呀，』杜賓珂一面有點羞澀地說，一面伸手過去。

『講得很，』她揮着手說，『要弄講的。』

『認識的嗎？』特洛菲敏珂問。

『從一個城市裏來的，』杜賓珂回答，甚至於是從一所屋子裏來的！』

『唔，』特洛菲敏珂說，『可是薇奇卡什麼也沒有說過。她好像是在亞爾查馬斯（Арзамас）加入我們的。是在亞爾查馬斯嗎，薇奇卡？』

『是在亞爾查馬斯，』薇克朵麗亞安靜地說，愉快地微微地笑了一笑。

特洛菲敏珂檢點電燈和電話去了。杜賓珂走近薇克朵麗亞面前。

『這時代有着多少奇異的意外變故呀，薇克朵麗亞。』

她注意地和善良地看看他。

●●薇克朵麗亞的愛稱。

「嗯……實在說起來，是我不好……你們的廠在亞爾查馬斯經過，而我們阻攔在那裏。我請求加入你們，土爾迦葉夫就收了我。」

「喔。」

「您和太太在一起嗎？」薇克朵麗亞問。

「嗯。」

「在這裏嗎？」她用眼睛指指車廂。

「她今天和第一列火車一同來。」

「我請求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什麼也全不要想了。譬如我沒有。有一個電燈匠薇奇卡就得了。特洛菲敏珂來了……」

「全弄好了——燈光和通信聯絡調整好了，賓格唐·彼得洛維奇，」特洛菲敏珂用滿意的聲音說，「要不然真的會在停車的時候把一切蓄電池化光的。哦，我們走吧，薇奇卡。」

在小丘上，薇克朵麗亞轉入那挖掘在那些矮房子之上的新鮮的塹壕裏去的時候，她回過身來，閃耀了一下她的牙齒。

杜賓珂心神有點恍恍惚惚地走進車廂。他同土爾迦葉夫接了一個電話。回答他的是土爾迦葉夫的高興的聲音。土爾迦葉夫答應立刻到車站上來。鄔格劉莫夫從庫貝裏走出來，看樣子他聽見了談話的結尾。

「讓他耽在原地方吧，」鄔格劉莫夫說，「最好您到他那兒去。柯爾恰諾夫（Колчанов）馬上就會叫一匹馬來的。」

鄔格劉莫夫的助手，柯爾恰諾夫，或者像鄔格劉莫夫玩笑地叫的那樣——「特務官」，是一個三十歲左右的莽撞的人。他進來的時候整整藍襯衫上的價錢便宜的領帶。短短的額髮翹起着，深陷的眼睛，肥滿的面頰。

「馬立刻就來了，」他說。

「不是立刻，而是過四十來分鐘，」鄔格劉莫夫糾正他，坐到桌子旁去，取下聽筒，接到路局裏去。那邊回答說有兩列火車經過這裏。他們請求確保立刻卸貨，不要把車站「縫住」，而把空車供作轉運煤，鐵和鋼板之用。

「我們就這樣開始行動吧，」鄔格劉莫夫在花車裏躑躅。「柯爾恰諾夫，你命令端茶來，然後我們來做事吧。這兒有一個幹練的市黨委員

會書記龔古爾采夫(Кунгурцев)，身材呢，是的，很矮小，也許不會使您歡喜，是薩波羅什亦人的後代，但是作爲一個領袖，那是個人才。您以爲怎麼樣，柯爾恰諾夫，龔古爾采夫能不能鼓動數千人來卸貨呢？」

「我不知道，伊凡·米哈伊洛維奇。」

「哦，你當然不知道，因爲龔古爾采夫你是第一次看見，可是我很熟悉他，無論怎麼樣總是同鄉。他是一個小娃娃的時候我就記得他……」

輕捷的雪橇沿着那蜿蜒地越過兩座小丘的爲煙煤所污的道路馳去。那一匹勻稱的長鬃小馬飛濺着汗泡，把杜賓珂送到煉炭工廠的橘黃色的廠房那兒，就是要容納他們廠的那工廠。這裏杜賓珂已經來過一次，那時他正奉莫斯科的命令選擇後備廠房的地方。他從來沒有料到動員的預測會得證實，他們當真要搬到這兒來。煉炭工廠是一所保存着的工廠，它是三所沒有屋頂門窗的沒有建築完成的大廠房。旁邊有一條鐵路支綫，把基本的鐵路幹綫和那設在繁殖着森林的山坡上的十個小鑛穴聯絡起來。

那小馬在院子裏停下來，院子裏攤着機器，桿狀的材料，暖氣裝置和許多裝着貴重的機械設備的箱子。一切東西上都蓋着一層柔毛似的雪。有一羣工人在用桿棒和繩索把堆積的機器四散拖開。杜賓珂在院子裏走了一周。一面沉默地回答工人們的親切的問安，一面走到土爾迦葉夫那兒去。他在一間促匆地釘在磚牆上的小房間裏碰見了他。這是工廠管理處。有一個女打字員圍着大圍巾和穿着氈長靴，在把煤加在那灼熱的火爐裏。土爾迦葉夫坐在一張廚房的桌子旁邊，桌子四周放着平面圖，鍛製品；他旁邊是達尼林，他們兩人都穿着棉製工裝，穿着氈鞋，戴着皮帽子，圍着圍巾，不管那爐子怎樣炙熱，他們也不脫去這些東西。

土爾迦葉夫和達尼林衝上去迎接杜賓珂。這使杜賓珂心裏的怒火變得軟弱了。本來他覺得他好像到了這些人那裏，他們在所有這些時候全在胡鬧，他們沒有能夠收納院子裏的機器，一個工場也沒有佈置好。可是不！這些疲乏消瘦而有點「衰頹」的人在談論工作。杜賓珂握握他們兩人的手。

「給我們看看，你們究竟經營了些什麼，」他解開皮衣說，「我覺得你們這兒好像沒有完全弄好。」

「是沒有，」土爾迦葉夫表示同意，「不過我們已經第二個星期沒

有寬衣解帶了。」

『哦，這還不是美德，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

『說得好兇，賈格唐·彼得洛維奇，說得好兇，』土爾迦葉夫並不動氣地說。他對達尼林閃閃眼睛：『我們看吧，過兩個星期他的氣色將怎麼樣。』

『一切都要看工作得怎麼樣。』

他們走進一所大概有八層樓高的大廈。鋼骨水泥的煤輪像奶壺似的從上面垂下來。腳底下是雪把它擦蓋住了破碎的磚頭，凍結的釘着鉤子和釘子的木頭，屋頂沒有，窗也沒有，遊移着穿堂風。牆上懸掛着像劇場的花樓似的頂蓋。這樣的花樓有七個，它們也是用鋼骨水泥結合成的。

『可以到上面去嗎？』杜賓珂問。

『不。要做梯子。』

『在做嗎？』

『還沒有。我們現在忙於恢復第一號廠房。』

『我們到那邊去吧。』

第一號廠房裏屋頂的填補工作將完成了。人們在上面工作，經這兒看起來他們像是甲蟲。他們在聯接木材——頂蓋。有幾個用繩索繫在大梁上的搖籃盪來盪去。沒有一種建設技術頂料到過這樣的工作，而是人們在造屋頂。也許是不漂亮的，佻儻的，但是却是屋頂。工場裏已經有機器放着在轉動，在旋削和截削零件了。造得像做賣買的人的櫃檯似的斜面辦事桌旁邊坐着傳遞器具的工人，揀選工人和工藝家。

那兒在鑄造台基，把機器移上去裝起來，大家對杜賓珂打招呼，也是那樣親熱地問好，詢問第三批火車開來的情形。賈格唐在木匠，機器零件製造工人和鋼骨水泥工人羣中認出了許多工程師，技師，設計局的女製圖員，女實驗員等，大家一律平等。穿着工裝的一致的集團在工作。家庭婦女們在去除機器上的鐵銹，衣袖捲到臂肘上的手冷得發紅，而且在污穢和火油中染污了。

土爾迦葉夫引杜賓珂到製成品的倉庫裏去。那些用凍結了的薄板的架子上攤滿了造好的半製品。所有這一切東西上都帶着煤的化學味兒：

燒着幾隻鐵爐子，這是在暫時是手工業式的自己鑄造場裏鑄造出來的。

杜賓珂對他的同事們仁慈了，但是不滿的感覺還是沒有放下他。一切都帶着混沌的性質。當然，最後幾列火車還沒有開到，是難以提出大的要求的。賓格唐明白了，爲了如期履行政府的命令需要展開廣大的工作戰綫。不用什麼次序，廠應該立刻全部裝配起來。土爾迦葉夫的根本的錯誤是在於他把許多注意力祇放在一個機械工場上，調整全部生產機構的課題離開履行還遠得很呢。

「你們用多少人？」杜賓珂問。

「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土爾迦葉夫回答，「其餘的簡直沒有事做，還沒有到時候。在我們沒有蓋好屋頂之前——是不能裝配機械設備的，在我們沒有裝配好機械設備之前——是不能想裝接電氣，暖氣管等等的。」

「那些沒有事做的人在什麼地方？」

「他們在村子裏，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等火車到的時候，把他們全體召集到車站那兒去，」杜賓珂以命令口吻說，「全體……甚至於婦女……沒有孩子的婦女。而且即使有孩子的也行。我今天和本地各機關去接洽：在我們沒有完成廠的裝配工作和建立各鍛接工場之前，孩子們必需要安頓在兒童園裏。」

「把全體都推動起來是很困難的。」達尼林說，「哦，把他們推到那兒去呀！我們不給他們調度好。他們是要盪來盪去沒有事做的……如果……」

「要給把他們調度好，」杜賓珂嚴厲地阻止他。

「這是建設鍛接工場的計劃。」

「拿來看。」

他們坐在小辦公室裏。土爾迦葉夫有點不快意地拿出建設的計劃圖樣。橫斷面是畫在一張亞麻布的透明紙上，其餘的都畫在上好的圖畫紙上。

杜賓珂看了看那用均度法繪的草圖，聳了聳肩。

「建築的面積是二萬五千九百二十方公尺嗎？」

「嚶。」

「容積呢？」

「二十一萬一千。」

「擴大了，阿列克賽·菲奧陀維奇。」

「您以為擴大了嗎？」

「我想是的。」

杜賓珂看看材料的估計，巨大的數量在他面前出現了。他約略計算搬運這一切像山一樣高的建築材料所需要的運輸工具。一千節火車碎石子，八百節火車沙，一千二百節火車礦渣，四萬節火車磚，七百五十節火車圓的和鋸好的木材。杜賓珂又向這個草圖看了一遍，舉目向土爾迦葉夫。

「用您的話說——說得太兇了，阿列克賽·菲奧陀維奇。」

「不。」

「你們想想看要四萬節火車的磚。要這末許多磚做什麼？」

「做爐子用。要生爐子使這樣龐大的傢伙暖熱起來。」

「我們把磚換掉，」杜賓珂說，「不生爐子也行，近春天了……」

「冬天還剛剛開始呢，」達尼林打斷他。

「既然已經開始，那末也快就完了。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就裝熱水汀。水汀裝置我們有的是，管子也有。」

「汽鍋房是難弄的，」土爾迦葉夫反駁起來。

「我們來重新計劃汽鍋的事，也許我們添加汽鍋。總之一句話，磚要換掉。玻璃也是弄不到的，而且要一萬七千方公尺。我們把玻璃燈換掉，雖然這是需要的，而且甚至於是好看的。我們可以用許多瓦特的大燈。木材我們可以在近段森林裏取到，關於礦渣，到火車頭庫裏去打聽一下，那邊煤堆裏大概有許許多多。碎石子要在當地找到。大概這裏石頭是有的，要裝幾架破碎機，那就一切都好了。事情並不詭秘。柱子和接結的地方要塗樹油。樹油我們可以在石炭化學工廠裏取到，剛好他們那裏是把它放到河裏去的。面積完全要縮小。您，阿列克賽·菲奧陀維奇，估計得太寬裕了。要縮小才是。那末頂蓋和柱子做起來就比較容易了……」

「您在進行之中就這樣迅速地毀了全部計劃，」達尼林非難起來。

」。

「安東·尼古拉葉維奇，現在一切都是在進行之中迅速地做成的。戰爭呀……嗯……我們不免要鋪設狹軌鐵道通到大森林裏去，而且這裏有路基，建設廠的人大概也留心到木材。要一個敏捷的運輸從業員。正像雪夫柯普里亞斯所說，要一個矯捷的漢子，以便取得路軌、小火車，即使兩輛小火車頭也好。真正沒有辦法的時候，我們就用鑛山電車，放一條不大的電氣鐵道到大森林裏去……」

「矮捷的漢子是有的，」土爾迦葉夫微笑着說。

「是誰？」

「貝朗。」

「您瘋了，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我怎麼也不會相信。貝朗在這兒嗎？嗯，他大概早已是市長了吧……」

「貝朗在這兒工作得也不壞呀，」達尼林做證。「瞧，您會看錯人。」

「多怪呀，當時我把他扔出飛機，後來他落後了。實在說來，那也做得太不漂亮了。賴莫丹知道嗎？」

「哦，怎麼不。」

「把貝朗叫到這兒來。」

「可惜他不在這兒。他在爲鍛接工場取釘子，鍛鑄品，燥油和油布。他到這兒大概要在四天之後。不會早。」

「有點怪，」杜賓珂難爲情地說着，焦急起來。「您同我去，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今天我們開始把機械設備卸下來。那些火車今天要到了。」

「六列火車全要到嗎？」

「大概是的。」

「那我們是卸不了的。」

「我們看吧。不過要是照您的方法——一節一節車地卸，那的確是卸不了的。誰頂替您，土爾迦葉夫？大概是您吧，安東·尼古拉葉維奇？」

「總是這樣的呀，」達尼林嘰哩咕嚕地說，「上司一到，就會這也

不對他的勁，那又不對勁。」

『別囉哩咕嚕了，』杜賓珂愛撫地說，『您工作過，我是敲敲鑿鑿而已，所以我看得比較清楚……』

雪橇從一個小山飛馳到另一個小山。杜賓珂數數共升高三次和下降四次。從火車站到廠有三公里路。所以要把車輛放到副綫上去。不過這樣就要妨礙大森林前的鑛穴的卸煤工作了……

鄔格劉莫夫懷着他平時所有的情緒迎接他。他旁邊坐着當地各機關的代表——市委員會書記，市執行委員會主席，鐵路分局局長，內務人民委員會代表。杜賓珂和大家見面介紹過，馬上敘述他的卸火車的計劃。鄔格劉莫夫注意地聽了他，提出了幾個問題，想了想。

『今天會有多少人？』他問龔古爾采夫，這是一個身材不大的人，穿着黑色軍服，有着一對聰明的眼睛。

『預計有一萬一千人。不過確數我不能答應……』

『一萬一千？』杜賓珂驚奇地重問一遍。『聽見嗎，土爾迦葉夫？』

『聽見，』土爾迦葉夫揚起眉毛來。

『我們的人大概有兩千五百吧？』杜賓珂問土爾迦葉夫。

『大概近這一個數目。』

『大家不會互相擠死嗎？』鄔格劉莫夫問。

『應該建立卸貨工作的戰綫，』杜賓珂提出自己的意見，『把人分散在各棧橋上，每一個棧橋上指定確切的人和給他們一個相當的期限去卸貨。』

『你們商量一下，儘可能好一點和順利一點，』鄔格劉莫夫供獻了意見，裹在大衣裏，回到自己地方去了。

『他身體不大舒服，』龔古爾采夫說。『大概是流行性感冒。有熱度……』

『到我那兒去做決定吧，』鐵路分局局長說，『我們到那邊去計劃一切。我把我自己的人叫來。』

『不過您別把您自己的人叫來，』杜賓珂說，『一請了專家來，一切事情就都要完了，我有經驗，讓我們用新鮮的眼光來看一切和不要怕吧。甚至於那些一看像是荒謬的決定也如此。我在上你們州裏來的路上

觀察過新的建設。很感到興趣。在承平時世是最荒謬的。可是現在却都做到了……』

『那末，我們努力承當荒謬的決定吧，』土爾迦葉夫惡毒地說。

『爲了對於事業有幫助，』杜賓珂加上一句。

第二十七章

到晚上五點鐘的時候，各鑛穴管理處派來的二百五十個木匠和學徒在兩個卸貨場上用木材砍成築了二十八個流動的棧橋。到六點鐘的時候，在廠裏來的工人們幫助之下，完成了束結木頭和木板的工作。這樣，火車的卸貨工作就要進行於廣大的戰綫上和兩個地點上：在車站的第五號副綫上和在廠的副綫上。車站是不適於進行巨大的裝載工作的，所以要快一些結束卸貨工作，以免阻礙那些從北方來的載着要及時轉運到中部地帶和伏爾加去的化學品，砲彈，地雷，含有鉀質的肥料等的火車的通行。

照車廂的長度造成的順次傾斜的棧橋蠟黃噴香地站在鐵路旁。木匠們把斧頭和鋸子放在自己身邊，一面抽起煙來，一面望着他們自己親手做成的勞作。從早上他們接受這件工作的時候起，他們還以爲這工作在這種的期限中是不能完成的，而現在却全部做好了，而且做得不壞。一種人力的檢閱開始了。這已經不是平常的超過標準，這是英雄的行爲開始了，但是木匠們是難以想到這種崇高事業的。馬霍爾卡^{●●}的輕煙向空中升上去，眼睛由於對自己驕傲而發着光彩。杜賓珂對他們說：『好本領，很快就做好了。』他們對他們還不熟悉的上司閃閃眼睛回答說：『這樣的事我們總是能如期做好的。』然而早上他們什麼也沒有答應，所以杜賓珂對這些安靜若素的不慌不忙的人暗下很生氣。他想起了鄔格劉莫夫的話：『烏拉爾人是答應得少而做得多的。』

市委員會書記今天沒有完全明明白白地答應有一萬一千人。他們還

●● (Махорка) 一種劣質煙草。

沒有到。杜賓珂來到鄔格劉莫夫那兒，他正坐在那分部守望的值班員的房間裏安靜地檢閱鐵路區的狀況。那值班員在打電話，鄔格劉莫夫不慌不忙地一面問他，一面發着命令。貨物在一條山路上作龐大的行動是需要清楚的事務的領導的。因為路『通行爲難』，所以鄔格劉莫夫在幫忙。鄔格劉莫夫病着喉嚨，大概流行性感冒之上還加了咽喉發炎，他輕輕地向杜賓珂問到準備卸貨的經過情形。杜賓珂對於棧橋的製造表示非常滿意，不過他怕答應派來幫助的人不會來。鄔格劉莫夫聽了他的話，搖搖頭，後來他抬起灰色的眼睛，輕輕地說：

『龔古爾采夫答應了——他就會做到。早上他還沒有十分把握，所以有點謹慎持重，不過剛才他打過電話給我。人過三十分鐘就來。准在火車到的時候。六列火車是分做兩列一來，兩列一來的。我們在這兒把他們分派一下：一半派到廠裏去，一半在這兒卸貨。』

五點四十五分的時候，車站上到了七千男女鑛工和二千廠裏的工人。鑛工們隨身拖來了製鍋用的鐵板，這已經裝製好了供作搬運機械設備用的貨車之用。鐵裏鑿了洞，裏面穿了鈎，鍊和索。有三百名左右鼻子又圓又短和像煞有介事的孩子跟了父母一同來了，他們隨身帶來了裝着滑木和滑雪板的雪橇。把人分配在各棧橋上，制定了次序。各鑛穴的黨的領袖和各鑛穴委員會的主席手裏拿着單子調度着。龔古爾采夫和鄔格劉莫夫並立月台上，也是輕輕地，並不作無謂的忙碌地發號施令。

下起粘性的雪來了，很快就把鐵路和在一天之中變成黑色的屋頂蓋上了柔軟如毛的一層雪。雪下個不停。像一條黑帶子似的在白色背景上浮雕般清晰地顯出來的人羣伸展開來等着火車。

『來了！』有人說。

『來了。』

人們蠕動起來，向前擁去。這兒曾經開過多少火車！但是那時人們對它們是無動於中的。鐵路工作，他們也工作。今天他們是在迎接一些客人，這些客人要好久，也許永遠要和他們肩駢肩地在一起。今天他們迎接一些不幸的人和機器。他們必需庇護那些人和幫助他們使那些機器開始工作。兩者都使凱旋的時刻，勝利的時刻接近起來，這就是生活的意味。

『來了！』

有兩輛電氣機關車在掩着雪的鐵軌上開來。偶然它們底下像燈光信號似地爆發出電光來。那電氣機關車像驅逐艦似的吼叫了一聲，不久它們的車身就在賓格唐的身邊轟轟地響過。

在那些露天的貨車上，離開那用薄板和雨布蓋了代替作親愛的家之用的木棚不遠的地方站着人。暖房車的門開着；看得見女人，燒得很熱的火爐。一條條火星的尾巴飛出來，在風裏吹散了。火車漸漸地煞住，車廂慢慢打開，鑛工們舉起了手歡迎客人們。這時火車上揮舞着帽子和手帕。

在開動的時候，賴莫丹從制動機車台上跳下來，走到他那兒去，抖去身上的雪。他喧嘩地和杜賓珂，鄔格劉莫夫問好。

『鐵路沒有耽誤，』他說，『六列車全開了。』

『這是我們的權威，』鄔格劉莫夫安靜地說，『我們要怎麼樣，就怎麼樣。我們決定做違規的事，讓某廠不挨次序通過，就讓它通過……』

火車停了。杜賓珂找到了華麗亞。她站在汽車旁邊，裹着一條帕巾，穿着薄大衣，戴藍手套，顯然是在等他。她看見了沿着階級爬上來的賓格唐，就向他跑近前去。他們互相接了吻。他又看見了她的美貌，冷得鮮豔的面頰，狡黠的含笑的眼睛。

『我又在你身邊了，賓格唐，』她說，『你決不會離開我的。』

『華留恩加，你又在我身邊了……』

『這兒我們將最終地住下去了嗎？』她突然問，目光盯住在那模糊的山嶺起伏的綫條和屋子的燈火上。

『大概是最終地。』

『我們到了，』她惆悵地說。

『我馬上把你安置到沙龍車裏去。』

『你開玩笑，』她看着他的眼睛說。

『一點也不。』

『那末去呀。不過把我的小黃皮箱帶走。』

在沙龍車裏她遲疑地停留下來。地毯，電燈光，舒適，慇懃的車務員和廚司使她困惑不安起來。華麗亞攙住賓格唐的手：

『真難於相信。』

『你不慣了，華留恩加。』

『不慣了，』她嘆了口氣說，『我覺得我好像到了土窩裏來了。』

『安置下來吧。這兒是我們的庫貝。當然這是暫時的，將來我們耽到別的地方去。』

她走進庫貝，脫了衣服，坐下來，呆望了幾秒鐘。後來，髻髻扔開了一種什麼不好的念頭，微微地笑了一笑，向丈夫身邊挨去。

『你現在跟我耽在一塊兒了嗎？』

『不。我要卸貨去了。』

『那末我也跟你一塊兒去。嗯……我也要參加卸貨。我答應了父親了……嗯，他在那兒呀？』

她又披上了大衣，迅速地扣上了鈎，束了帕巾。

『我去，我同你去。』

『哦，好，走吧，如果你要的話……』

『別生氣，寶格唐。』

火車分開了。一半車廂開到廠那兒去。土爾迦葉夫打電話來。他那邊卸貨的人有四千名鑛工和市民，還有一千五百名廠裏的工人。棧橋移近運貨火車。拖着運貨拖車的曳引車和卡車停着在等待。髻髻，那些撒滿了運貨火車和鐵路的人在愚昧地蠢動着。但是每一個人都在做自己的事。起重機沒有。一切都祇好用人的肌肉的力量來做。拆去了車廂的邊舷，劈去了結緊的地方。先卸下各種堆在機械用具之間的零零碎碎的東西：鎔鑄塊的金屬，一束束的鐵絲和繩索，地下電綫，裝着工具，零件和半製品的箱子。這裏孩子們的雪橇就有用了。把這些東西裝載起來，孩子們三三兩兩地駕起車子把這一切東西沿着一條路向廠那兒運去。鑛工們把機器放在鐵板上，在手掌裏唾吐着，拉起鏈條和繩索，把它們拖到山裏去。每一架機器由三四十個人拖。爲了方便起見，指定了道路的方向。搬來了許多桶重油，把亞麻絮和破布捲在棍子上，點起火炬來。黑裏帶紅的火一個一個地爆燃起來，直到全部距離上橫着一條火炬的雷綫。不久那連綿不斷的流水般的人，曳引車和卡車向廠那邊流去。這是好看動人的景緻。

『烏拉爾人在幫忙，』鄔格劉莫夫走近杜賓珂身邊去安靜地說。

『也有烏拉爾人，』杜賓珂向他糾正。

『也有烏拉爾人，』鄔格劉莫夫同意了。『這種人是把魔鬼的角也能够扭斷的。我愛人們和陸的時候……在一塊兒的時候……』

他站着，提高了大衣領，把帽子深深地推得壓在眉上，他體格強健，外貌沉着。他看看那在這些肅穆的烏拉爾的羣山裏在他的誕生地燃燒起來的火炬的路，他被選為這些地方的主人，現在他的意志鼓動起這樣的人的精力，並不呼喊，並不侵凌人格而沉靜地鼓動起來了。有些鑛工走到他跟前，去，交談幾句話，他們的態度中感覺到有一種對他的尊敬和對自己的勇敢的子弟的父親的高傲。他自己也愛力和美。大自然的任何那種卓絕的現象會使他高興，而不會引起羨慕。他愛力和手腕，他知道自己的地位，有時也不免要自誇，但是這他做得很好，帶着一種稚氣的率真。

『火炬真想得好，』他對賓格唐說，『我簡直要喝采叫好了。這或許也沒有多大的用處，祇是冒烟，可是真好看，而且好像比較莊嚴。這一定是烏拉爾人想出來的……』

這時他已經像一個鑛工了，他脫口而出的叫好的話是本地鑛工的話。鄔格劉莫夫翻開大衣的領，抬起和結住了帽子上的皮耳罩。

『真正的在幫忙了，』父親對賓格唐說，『孩子們也在幫忙。他們已經應該真正的睡覺了，可是不。瞧，這樣混亂。爲了什麼，你想？人人想搬，可是零零碎碎的東西已經沒有什麼可搬了。』

『這樣說來，不是史特洛加諾夫斯與那了，父親？』

『哦，瞎子說，「我們看着吧，」』老人開玩笑起來，『看一眼是永遠看不出人的。祇要說一點。要不是森林和山嶺，哦，簡直是我們的頓巴斯。這兒開過一個車站——真的像是克拉馬托爾卡(Краматорка)……不可思議……』

『我們在花車裏過夜吧，父親。和執行委員會主席一起。』

『我不去，我已經和自己的漢子們安頓在一起，就在那一所小屋子裏。看見嗎，在山上？那邊已經在燒水，要洗一洗才是。』

『哦，隨你便吧，父親。』

『當然隨我便，兒子。我們那邊什麼消息也沒有嗎？』

『什麼也沒有。』

『那末事情究竟怎麼樣呢？』

『沒有聽到什麼。』

『祇有希望在史大林同志的身上。』父親自信地說。『那兒火車裏到了他的報告，讀讀它也就會高興起來。這也就是目前可以高興的事了，寶格唐。他比我們知道得多，他看得清楚些……』

杜賓珂全夜在攪卸貨的事。當一切運貨火車出清的時候，他就騎了那匹矯捷的小馬到廠裏去。院子裏踐踏着腳印，塞着機械用具，箱子，攤着材料。土爾迦葉夫派了崗，他們手裏拿着榴霰彈獵槍，來往巡邏。燒着許多篝火。煮着馬鈴薯，沸滾着水，烘着取暖。鑛工們離開廠到城市那兒去。快要放汽笛了，要下降到地底下去了。勞動夜結束，勞動日開始了。土爾迦葉夫在用罐頭食物的聽子喝茶。他手裏有一塊骯髒的糖。並排坐着消瘦了許多的工廠委員會主席克魯興斯基——祇剩下褐色的大眼睛了。桌子上和兩張移在一起的長凳上攤着鋪——皮衣——套着發黑的枕套的平伏的枕頭。土爾迦葉夫和克魯興斯基慇懃地迎接杜賓珂，請他喝茶。碗盞沒有，土爾迦葉夫喝完了他的茶，把聽子洗一洗，倒給杜賓珂。他一面愉快地啜飲，一面咬着骯髒的糖。一切都顯得非常有味。疲乏得背心酸痛和腳底發癢。他們討論明天。火車在十點和十二點到。答應分一萬七千人來幫助廠。應該巧妙地利用這些人。機械用具，尤其是一些壓榨機，要直接搬運到裝置的地方。升降起重機和移動起重機都沒有，一切都祇好要用人的手來做了。

第二十八章

灰色的天和羣山溶在一起。雪在車廂的窗口飛過和在起卸糧食的倉庫那邊旋卷起來。工人們像職業的腳夫似的從車廂裏出來到倉庫裏去，慢悠悠地，但是有節奏地（爲了保全氣力）回去。背上放着粗布或者闊

皮帶，工人們微微地曲着身子，垂下了手，搬運一袋袋的東西。

鄔格劉莫夫今天喉嚨還病着。喝了放有蜜的熱牛奶，放下杯子，向窗下斜視了一下。除了還是那雪和在風雪之中徐徐滑飛的烏鴉之外，什麼也看不見。電話機旁邊坐着柯爾恰諾夫。

『還要打一個電話到安德萊葉夫廠（Андреевский завод）裏去，』鄔格劉莫夫一面看着那正在紀錄委任工作的助手的那隻手，一面輕聲地命令說：『廠長個人負責準為杜賓珂準備和起卸三十輛狹軌小火車……』

『車輛呢？』

『車輛可以從塔吉爾廠（Татильский завод）舊存的車輛中去取到。讓杜賓珂同志在那從頓巴斯撤退來和現在「卡比達里那亞」（“Капитальная”）礦穴主任管轄下的一些小火車頭中分四輛出來用一用。』

『路軌呢？』

『你變得聰明了，柯爾恰諾夫，』鄔格劉莫夫友愛地笑了笑，『像古班人所說，比老爹先進地獄了。記下來：第一百二十號冶金廠的路軌，數量按照我批准的計劃。好像一切都是運輸的計劃吧。』

『杜賓珂曾經請求您注意及時起卸航空馬達和軍械的事，』柯爾恰諾夫小心地說。

『他好像是當着我的面提起的吧？』

『嗯。』

『大概我還記得……再給我一杯蜜牛奶，看來我就能够出去看看卸貨工作今天進行得怎麼樣了。』

『牛奶我馬上就端上，不過看看還是讓別人去吧。』

『這別人是誰呀？』

『是我。』

『你以為還不能出去嗎？』

『不能。』

『好吧，就不出去……』

他走到窗口，撩起簾子。救護火車運來了傷兵。鄔格劉莫夫看見有

一節車廂裏面有幾張吊床，傷兵們的蠟黃的臉挨在玻璃窗上，有一個女看護手裏拿着注射器。鄔格劉莫夫離開榻走去坐在沙發上。他有一個兒子在前方；傷兵們的樣子產生了不好的念頭。柯爾恰諾夫拿來了牛奶，遞給鄔格劉莫夫。

『現在，伊凡·米哈伊洛維奇（Иван Михайлович），大概村子裏我們不去了吧？』他問。

『爲什麼你這樣決定？』

『金屬的情形很順當安好。有英國的鋁來到了……』

『林子裏我們是要去的，柯爾恰諾夫。再記下一件任務：今天夜裏接一節車廂到北方的列車上去。要弄好木鋁的事……』

『杜賓珂和我們在一起嗎？』

『杜賓珂我們留下。他這兒工作儘够了，柯爾恰諾夫。別打攪我，小伙子。工作去吧……』

柯爾恰諾夫坐在電話機旁邊。雪團擊着窗。電氣機關模糊地叫着，出現了全身撒着雪的杜賓珂。他在走廊裏抖了抖氈靴，他又在那裏脫下了棉衣，走進

『怎麼樣？』鄔格劉莫夫詢問地揚起眉毛問。

『要完了，伊凡·米哈洛維奇。』

『有多少人工作？』

『你們的人有一萬七千名……』

『那末你們的呢？』他有意把『你們的』幾個字說得重。

『裝置的人羣不算在內，有二萬零九百。』

『歡喜嗎？』

『如果能固定，那倒不壞，』杜賓珂擦擦手掌，微笑地看看鄔格劉莫夫，『剩時間就可以做了。』

『可是煤誰供給呢？飛機好，可是煤也不壞呀……總而言之，明天所有的星期六工人●●和星期日工人●●都要離開我們了。你們剩下的

●●（Субботник）一種不取酬報而自願在業餘時間做有益於社會的集體勞動的工人，第一次實行這種社會主義勞動的形式的是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莫斯科的莫斯科—喀山鐵路工人，因爲這一天是星期

就祇是自己的力量了。所以要調整一下才是……』

『那末我請求的事呢？』

『運輸，馬達，機械設備嗎？』

『大概是吧，伊凡·米哈伊洛維奇。』

『已經記下來進行了……您歡喜龔古爾采夫嗎？』

『我歡喜。』

『老烏拉爾人。得同他在一起工作——他總會幫忙的。不過不要爲他擔心，賓格唐·彼得洛維奇。嗯，你，柯爾恰諾夫，別聽我們說話，繼續執行命令……』

杜賓珂和鄔格劉莫夫並排坐在沙發上。

『有一次有一個人問我：「爲什麼你總是很安靜，你的頭髮梳得很好，睡得很正常，吃得很準時呢？而且甚至於平常總是每隔一天修臉呢？」可是爲什麼不這樣呢？——我用反問來答覆他的問題。「你的工作很多，到處要趕。」這就是爲什麼這樣的緣故：自己並不往每一個洞裏爬，也許，因爲相貌不容許，你看，我腰帶以下比較窄，而肩膀很寬，從薄鑽層裏出來的鑽工身體，因爲在這種時候要偷着鑿的。嗯，要會得配置人和常常看看他們，對下屬永遠不要用威勢來鎮壓，不要爲他們做工作。威勢是誰也不會來奪去的，當需要的時候，總是可以把它陳列在桌子上的。』

『最主要的是選擇人，使他們能相信自己的力量，使他們堅強起來。看他們採取什麼態度。很重要的是要使你的助手們採取正確的態度。要是既然採取好了，就不要使他改變態度，保持他們的主動和不要壓制他們個人的長處。如果把他壓制，他就會失去意志，就沒有辦法了，要下屬事情做得好：不是會變成優柔寡斷的人和諂媚奉承的人，就會開始胡亂地叫喧和衝動了。領導者的性格應該堅定而安靜。所謂喊喊罵罵是管理不了人民委員會的。你一開始喊叫，下屬們學會了喊叫，於是就要完全歇斯迪里起來。這時你就要焦頭爛額和頭昏腦脹了。親自包辦一切

六，所以『星期六工人』這一名字就延用下來。

⊕ ⊕ (Воскресник) 一種自願在休假日做集體的額外工作的工人，因爲第一次是在休假日星期日發生的，故名。

事情是做不到的，即使你有超人的智力……』

『照一切情形看來，這是和我有關係的，伊凡·米哈伊洛維奇？』
杜賓珂一面問，一面在記憶中探尋他在鄔格劉莫夫眼睛裏的行爲。

『有一點點兒，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您無疑地是一個年輕力壯而有精力的人，但是要應付一切事情您是不能的。喏，您有副廠長，工程師土爾迦葉夫，我以爲是一個很優越的同志……我沒有看錯吧？』

『沒有。』

『可以爲他作保嗎？』

『可以。』

『可是您開始在壓制他。據說，沒有您他是一個有決斷，有幹才，有意志的人，可是您一到——他就完了。』

『您看到了嗎？』

『我看到了。』

杜賓珂暗暗裏奇怪鄔格劉莫夫的目光的銳利。

『不過土爾迦葉夫沒有確當地展開裝置的工作，』他說。

『明白。給他方針，推動他，就讓他工作。如果他對設計工作比較感到興趣，——那末就給他設立一個實驗工場，國防委員會全權代表的我是准許的——就讓他建造新飛機。』

『最後的裝置工作完成以後，大概這也是應該做的。』

『不過暫且利用土爾迦葉夫做裝置工作，』鄔格劉莫夫勸道。『今天你對卸貨的事不安就是無謂的。龔古爾采夫他做這件事，就讓他去做。可是您却親自衝到運貨火車上去拖機器，而且還好像大罵過什麼人？』

『我罵我的一個工程師，』杜賓珂承認了。『爲了他，一架『СИП』——最精密的機器——幾幾乎翻下去。』

『顯然是由薩波羅什亦軍^{●●}而來的熱情，』鄔格劉莫夫微笑了一

●● (Запорожье 或 Запорожская сечь) 是十五——十七世紀時哥薩克軍的名稱，主要營地在德聶泊爾河(Днепр)中有湍瀨島嶼的地方附近。按『薩波羅什亦』一字俄文原意就是『在湍瀨之後的地方』。

下。『薩波羅什亦人的後裔。不過在我們的嚴寒之中熱情是沒有用的——還是要冷卻的。這一切全不要緊……我們友誼地談談……我們交換工作的經驗。還有一件事……貝朗是什麼人？』

『您知道了貝朗的事嗎？』杜賓珂詫異起來。

『知道他些什麼事呀？』鄔格劉莫夫抓抓後腦說。『您把他趕走，對他叫罵，後來道歉，後來又趕走和罵……』

『有一些不同……』

『全是些小事。當然，每一個人對自己總是比了對別人來得對。不過貝朗這樣艱難困苦地跋涉到這兒來，到自己的廠裏來，這已經說明他是好了。他不是可以自由自在的留在德國人那兒，——大概您是對的——他儘可以做一個市長來暫時地稱霸一下。總而言之，他在我的庫貝裏。他怕得您要命。我看，應該利用他，首先是在您的狹隘的位子——運輸工作上。委託他過兩個星期交出狹軌鐵道和一切建築物與車輛……』

『八公里鐵路？貝朗做不成的。』

『我做得成……』

杜賓珂和鄔格劉莫夫回過去。沙龍車的門裏站着貝朗，手裏緊握着有耳罩的帽子。他的黑色的捲髮四散着，眼睛燃燒着。

『我做得成，』他重復說了一下，跨前一步對杜賓珂說。

『第一件事，您好，貝朗同志，』杜賓珂一面說，一面伸手過去。貝朗猛烈地搖撼杜賓珂的手。『第二，向上司訴冤訴苦是不好的呀。』

『我沒有訴冤訴苦，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叫起來。『我來請求給我擅長方面的工作。』

『而我決定等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說，他以辦事認真的好奇心觀察着這一幕，『我怕您會要我對於引誘專家的事負責。』

貝朗微微的一笑，露出了白得眩人的牙齒。

『正是這件事……』

『您跟賴莫丹談過嗎？』杜賓珂問。

『賴莫丹不反對，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過兩個星期，狹軌鐵道交得出嗎？』

「您可以相信……這不是您什麼人，而就是貝朗同志本人……」

「好，貝朗同志。」

「請您相信，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可以把一切都弄好的。謝謝，鄔格劉莫夫同志。」

「哦，這與我什麼相干？」鄔格劉莫夫聳聳肩，對杜賓珂說：「他可以走了嗎？」

「嗯。」

「再見，貝朗同志。」

貝朗把帽子扔在捲髮上，用五指把額髮掠上去，像軍人那樣的支持在靴跟上轉過身去，消失了。

「我見過許多人，」鄔格劉莫夫沉思地說，「我對貝朗是有偏見的。不過他這個強盜我歡喜。」

柯爾恰諾夫老是在打電話，他報告執行命令的情形。對每一所房屋寫着供應物品的數量，供應的期限，確定的價格。鄔格劉莫夫拿了那張小紙頭，把它看了一遍。

「給我鋼筆，」他請求柯爾恰諾夫。

他把那小紙頭簽了字，交給杜賓珂。

「這兒就是使您不安的東西，賓格唐·彼得洛維奇。不過對主人們要逼才是，我們烏拉爾人是強盜。他們是不肯和家財分手的……我說的是路軌和火車頭。這些東西您差貝朗去幹吧！」

「雪夫柯普里亞斯把他叫做「矯捷的傢伙」，」杜賓珂說。

「在烏拉爾是不這樣說的。雪夫柯普里亞斯是什麼人？」

「我前任的上司，廠長。」

「怎麼，他處理不好？撤職了嗎？」

「他現在在前綫。他指揮一個團。」

「團？他的名字和父名是什麼？伊凡·伊凡諾維奇嗎？」

「猜中了。」

「猜中是不難的。您大概好久沒有看報了吧。您的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現在是蘇聯英雄了。我希望，懂得嗎？啊！哦，柯爾恰諾夫，把報紙拿來，在我的桌子上。那兒好像他的像也給登出來永

垂不朽了。德國人和羅馬尼亞人把他的團叫做「黑死」團。報上曾經把他描寫過。」

柯爾恰諾夫拿來了報紙，杜賓珂看着雪夫柯普里亞斯的那張親切的臉，變得年青的微笑着的眼睛，夏季海軍裝的一條雪白的領，胸上的「紅旗」勳章。「黑死」團團長。他在他們廠裏製造的一些戰鬥機上工作。所以，他們的飛機是「黑死」。雪夫柯普里亞斯！他以事實來打碎德國武器常勝不敗的神話。他對德國小子鬥爭。通訊記事裏也這樣記着他的話：「我們從前打擊過德國小子，現在在打擊他們，將來也還要打擊他們。」

「他在你們那兒是一個抱樂觀的人，」鄔格劉莫夫說，「大概他在上面，看得清楚些。這樣的漢子應該給他們飛機，杜賓珂！您以為怎麼樣？」

「應該這樣做，鄔格劉莫夫同志！」

「哦，怎麼，正當如此。十二月八號，我要來參加第一架「黑死」飛機誕生的祝典。」

「請來，伊凡·米哈伊洛維奇。」

「等貝朗完成了鐵路，按照我所提議，派他到林子裏去。利用利用樹木，別看輕烏拉爾的林子，它對於拯救俄羅斯的事業也能大大的幫忙的。」

第二十九章

「華留雪卡！為什麼在我們俄羅斯國家一切動亂的時代總是要出現這一些道具：小風爐，火絨和打火石，豌豆湯，罐頭食物的聽子代替杯子，油盞代替火油燈呢？」杜賓珂把煤鏟放進火爐，房間裏傳佈開焦煤的化學氣味。

「你忘記提到棉鞋，寶格唐，」華麗亞笑着說。「幫我脫下我身上的這件工裝。」

她扭動肩膀，掙脫上衣，然後把兩腳伸直，賈格唐給她脫下了長統軟皮靴，這是他從來沒有做過的。華麗亞站在房間中央，頭髮蓬散着，面頰給嚴寒凍得煊紅，穿着棉袴。

「你多臃腫呀，女孩子！」賈格唐笑起來。

「得了，別笑了，」華麗亞用手指做着恫嚇的姿勢，「把門鎖上和轉過身去。我要換衣服。我的天，這多難呀！可憐的男人，受難者！」

於是他們坐在一張鋪着一幅繡着幾隻雄雞的雪白的小台毯的木檯子旁邊，他們喝着一柄燻黑的茶壺裏的茶。糖含在口裏。廠裏還有從烏克蘭運來的存糖，但是決定含着糖喝茶。昨天翼古爾采夫運來了本地出產的糖食——本地食物工業的初度嘗試。糖食硬得像石頭，薄荷使嘴裏覺得很冷。華麗亞把糖食放在杯子裏浸軟，然後用力皺起眉頭咬着。

「你還是跟我在一起了，」華麗亞閒扯起來，「跟我在一起了。當你在烏克蘭的時候，你比較遠離我。我從來沒有見過你在家裏，可是現在我能够天天看見你和甚至於能够觀察工作了。要不然我就永遠看不見你從事工作。嚶……賈格唐……我有一次聽說……你罵人……我從來沒有想到你會這樣罵人……」

「這是好久以前了，」賈格唐難爲情地說，「後來我開始約制了。我永遠記着鄔格劉莫夫的話：「用喊罵是不能管理人民委員會的。」但是你怎麼會聽到的呢？我罵的時候，近旁沒有女人……不過，現在鬼還分得清你。我記得，我一看見薇克朵麗亞，一下子弄不清楚：是少男還是少女。瞧，祇看了額髮和貝萊帽。」

「薇克朵麗亞真可愛，」華麗亞說，「我和她在一起工作。我們爲鍛接工場把柱子塗漆樹油，後來辟石子。她相貌這樣的溫柔，但是氣力這樣的大，她舉起石頭來投進破碎機。這樣繼續不斷的有好幾小時。她是個電燈匠，但是不知爲什麼做我們這種粗工。」

「嘿，你，我的粗做大姐！」

「可是工人們倒很愛我呢，」華麗亞說，「我配他們的胃口。你知道他們叫我什麼？小樹華麗亞。但是誰也不獻媚，雖然無論如何，我總是廠長的太太。我倒也正高興他們不獻媚。不過這個薇克朵麗亞，她有一次對我講過一件很有趣的事……」

「薇克朵麗亞對你說過嗎？」杜賓珂有點不好意思起來，但是華麗亞不注意他的不好意思的樣子。」

「她問我：我做得要使你歡喜嗎？你看，她認為我對於你已並不怎麼漂亮，而且，好像，已並不怎麼聰明……」

「你怎麼回答她的呢？」

「沒有回答什麼。我能回答她什麼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爲了什麼愛我，寶格唐。」

「這不過是誤會吧了，華留雪卡。」

「大概是的吧。那末你說你遇到了你那個碧眼削肩的女人了嗎？」

「她在這兒的劇場裏工作。」

「我當時沒有問你，你怎麼會突然到劇場裏去的呀？最主要的是，沒有我。」

「哦，劇場現在不是劇場了，華留雪卡，」寶格唐以辯護的聲音說，「那邊我們安置了孩子。要看看怎麼樣，安置得怎麼樣。因此我就碰到了她。她顛額了，當然……」

「不過照舊很漂亮嗎？」

「哦，怎麼講呢……還好。」

「你介紹我去認識她，那我就可以自己確定，她對於我危險還是不危險。如果是的，那你不愛我得了。她大概身上穿得體面，頭上梳得漂亮，不是像你妻子這樣的醜東西。哦，什麼女人穿着棉衣棉靴！祇有誤會，當然有什麼話好說。」

「我就是愛你這樣，華留雪卡。」

「你還說什麼，完全明白，」她迅速地吻吻他的面頰。「噢，刺得多痛！修臉，修臉。我馬上預備水，刷子。多可惜，你丟了自己的化妝品箱，那邊有很好的修指甲的小銼刀。要不然要帶這樣的修指甲匠了，」她伸開手指，搖搖頭，「還叫廠長太太。」

他們暫時住在廠裏，供工程師技術人員住的房屋裏。當然這不大像房屋，而且用這樣的名稱，這種名稱通常對蘇維埃人引起的想像是幾層樓的精美的建築，有着許多很好的房間和一切設備。

沒有建築完成的可供五十輛汽車的汽車庫供給指揮裝置的人員做住

所。造了地板，窗，門，頂，隔成了許多小房間，裝小鐵火爐，彎彎曲曲的煙囪管通到窗外去，所以這一所蓋滿了雪的靠着地的房屋像一隻朝天翻身的蟑螂。這所公共宿舍也就要做『蟑螂』。

自從鄔格劉莫夫動身之後已經工作了一星期了。賴莫丹歡喜回憶他們在廠裏召集的那一次最短促的集會。當幫助他們的城裏的鑛工和市民走的時候，當那些最後的黑色的背消失於薰煙似的飛雪中的時候，杜賓珂在鑽孔機上站起來說：

『我們到了地點了。城裏的人幫助我們，但是他們有自己的工作。我們現在完全要用自己的手來做了……我們所有的建設者和裝配者，都沒有分別。德國人在進攻，前綫很吃緊，我們應該幫助前綫。國防委員會主席給了一個期限——一個月完全恢復廠。不論要怎樣非人地緊張，我們總要守住這一個期限——一切都要動員來恢復廠，每一個貪懶逃避的人都是逃兵和叛徒！』

集會繼續了十分鐘，整個宣傳也就在這兒結束了。大家都了解了杜賓珂而工作去了。八千四百個人——有男的，有女的——戴了粗魯的長袖手套，手裏拿起鶴嘴鋤，斧頭，鋸子，錘子，鑽子……

展開了工作戰綫！在實現杜賓珂的計劃，當挨次裝置的機器的基礎已經着手的時候，它的主人走到機器旁邊去，於是機器便開始旋轉了。那工人便離開走出裝置羣的名單而開始生產了。一個月——這是一個短促的期限。快要開始鍛接飛機，所以要造成口實。烏拉爾各工廠開始運來金屬，半製品。感覺到鄔格劉莫夫的譏懷的手。他每天要求工作狀況的報告，不過自己也在工作。

山上飛下來澈骨刺痛的風，捲着瘋子似的雪，風從龐大拙劣的廠房屋頂上的人拖下來，這些廠房本來是預定給完全別種目的的建設者的。但是國家需要飛機。國家需要坦克——所以在烏拉爾最巨大火車車廂製造廠中有一家撤去機械工具和裝置了能够造坦克的東西。烏拉爾來到了數百家工廠。山巖爆炸着，樹林倒下來。人們睡在營帳裏和鑿於寒冷的地裏的地穴裏。烏拉爾給無數的篝火的光照耀得光輝燦爛了。給煙燻得墨黑的人們安放了基礎和牆，鋪了木頭的頂。裝了電，於是機器轉動起來，轉動起來。在神話似的短促的期限中成長出許多新的工廠。人民

忍受着難以置信的緊張。後方的近衛隊●●非常英勇地以最少見的高貴的忘我精神勞動！生否則就是死！這就是那些光榮和高貴的日子口號。

……煤杓，龐大的七層樓高的吸管，阻礙着裝配工作。煤艙決定炸掉。爆炸手們——其中有許多人曾經炸過自己的廠——他們放了三硝基二甲苯的火藥。

『好了，』特洛菲敏珂擦清了開關報告說。

叫出了廠房裏的人。杜賓珂脫下帽子，擦擦那雙立刻給嚴寒所攔住的手。

『事情是熟悉的，』賴莫丹說。

『是熟悉的。』

人們等在院子裏，預備好了小車，鏟子，鶴嘴鋤。

杜賓珂接下了開關。房屋給爆炸震動得抖了一下。水泥的灰和小石子向上飛去，像飛進煙囪一樣。

『要慢慢兒地，挨着次序才好，』有人在旁邊說，『使房屋不要給摧了……』

煤艙倒塌下來。石頭和彎曲的機械像山一樣地堆在地上。杜賓珂到這座山上去，四周望了一下。他上面什麼地方冒着濃烈的雲霧。高高的牆，倒塌的內部和雲霧似的穹窿形的屋頂，髣髴是一所大寺院的穹窿形屋頂。

『很順利，』他對賴莫丹說。『老實說，我也擔心。這兒我們放流動起重機，蓋屋頂。這兒將是做造飛機翼，飛機身，機器的罩和羽翼裝置等的工場。土爾迦葉夫同志，開始掃除瓦礫吧。』

『期限呢？』土爾迦葉夫問。

『一晝夜。』

『好。』

土爾迦葉夫已經開始用烏拉爾的口音說『好』這一個字了。

-
- 『近衛』（гвардия）是蘇聯政府授予戰績卓著的軍隊的一種勳號。這裏意思就是在後方工作最優良的工作隊。

第三十章

『第八天了，』杜賓珂在他那本檢閱工作的記事冊裏記道，『大緊張的第八天了。不知道人民受得住受不住再來八天和再來八天……人們太疲乏了。有許多女人已經到了疲乏的限度。金屬都有它最後的分解點，而人……但是要工作，工作。我看了我的華麗亞就看出緊張的程度。她工作回來愈弄愈疲乏了。她倒在床上。有時和衣而睡了。祇好我親自給她寬衣。我請她休息一下，等一兩天，但是她說：「我外貌太難使人不非難我逃避。而且，如果我工作，我便幫助大家快一點兒把戰爭結束。那時我們就會跟你們的人結合起來了。』

『最近我們的軍隊愈來愈使我不安了。什麼也沒有聽到。任何電報都無濟於事。我以爲，和庫班的聯絡消失了。悄悄地流行着一種壞的傳說，說羅斯托夫緊急了。翼古爾采夫幫助興築狹軌鐵路。貝朗施展出了全部力量，我開始尊敬這一個精力旺盛的人了，不過……我給他的人太少了。也許這是意識地做的。但是有人向翼古爾采夫做了暗示，所以他派了三百人來做建築狹軌鐵路的工作。——這差不多全是些孩子，男孩和女孩子，但是他們工作着。我今天到大密林裏去，我答應他們在廠開始工作之後，把他們安插到機器那兒去。他們是有資格享受的，小小的英雄的勞動者。暫時我們沿着雪路拖搬林木。最後鍛接工場的建築在進行，但是很糟。林木需要的數量很大。現在在砍松樹，白樺和洋松，把它們修削好了，運送到鐵路路床那兒去……沿着冰天雪地的路。雪愈來愈深了。已經到腰部了。鬼知道，這兒的雪是怎麼的！到那兒已經展延了兩公里鐵路了，我們不等到最後全部開車，我們開了一段。我們趕快！我們趕快！我祇怕一樣——我們的努力不要太遲了。如果希特勒衝到伏爾加……不過這是永遠不會的，永遠……難道馬克西姆，尼古拉和季米雪。特盧諾夫把刀插入了鞘了嗎？難道雪夫柯普里亞斯和羅勃少校』

扔掉了韁繩』●●了嗎？難道英雄們消失了嗎？似乎，這本檢閱工作的小冊子成了日記了。有人說的，在社會的和家庭的悲劇的時候，人們是要垂顧到紙頭的……

『今天羅曼吉諾克闖進我們「舍間」來。他帶來了兩隻松鷄和一隻松鼠。我開始可憐這難看的小獸。我責備羅曼吉諾克，可是他却祇是回答說：「我不知道本地的野味，這是隨意打到的。」那松鼠被父親奪去了，他要把它皮的皮給華麗亞做一副連指手套，而那些松鷄我們把它們穿在串上烤了。當然，它們有焦燻的氣味，但還是很好吃和意外的。』

『羅曼吉諾克不知爲什麼本地人會把他和賴莫丹攪錯，大概因爲姓有些相似，他在組織開闢飛機場場地的的工作。實在說。他當時就想到這一點。山嶺和森林。沒有地方可以停飛機，沒有地方可以試飛。我們和羅曼吉諾克坐了雪橇四周馳去選擇地方。要拔掉和搬去大約二十公頃左右的森林。新的憂慮。怎麼拔法呢？和本地人商量。他們搖搖頭說：「要等到春天。」到鑛山去，談了一下。我提議砍去林子，然後用炸藥炸去殘根。他們答應幫忙。應該告訴葛吉爾采夫，又要叫他佈置星期六工人。飛機場也是城市所需要的。他們應該以此而自豪。這兒還沒有降落過一架飛機。』

『第十天了！祇要是可以使時間停止，那多好呀。不過要使時間這樣停止，要使敵人的大砲不響，他們的空軍麻痺，敵人的士兵放下武器。而讓我們工作！然而這種奇蹟是不會有的。戰事在進行，國家在等候我們的武器。我們頭頂上沒有希特勒的不祥的轟炸機，我們的眼睛裏沒有看見村鎮和城市焚燒，我的祖國的戰士和公民的死去。』

『一片沉默無言的大森林，括着風，我好像覺得這捲着雪的旋風從亞細亞洲（Азия）攀山越嶺地括到這兒來，它吹倒人們，凍傷手和面頰，掀去鐵片；把這種鐵蓋住在我們這些龐大的房屋上是不可能的。』

『今天人們祇得到一盆湯和一匙粥。糧食我們目前還有。不知道爲什麼竟沒有能煮好。和克魯奧斯基大吵了一場。他身上負着供給膳食的工作。城裏有一家通心麵製造廠將完成，有一家製粉廠已經開始工作，打穀機也整理好了。一切用的都是撤退來的機械用具。我們要急速建立

●●這『韁繩』當然不是繫馬的，這指的是飛機。

第二個廚房，要打鍋子。賴莫丹從城裏送來了十個表示願意預備膳食的家庭婦女，集體農民們送肉來。凍結的屠宰好的牛羊堆在屋簷下，罩着雨布。守望的斷定這裏來過狼。大概這是風雪。我們太鬧了，野獸是不大敢接近我們的。牠們大概要離開這兒了。鑛工們在地下工作，一點也不妨礙牠們，但是我一來，上面就開始大鬧起來……

『父親在裝壓榨機。他非但能完整地搬出，而且在一路上能保全了廠裏的整個壓榨機構。現在預備壓榨工廠的裝配工作和其他一切的工場同時在進行。土爾迦葉夫最後打開那些裝着大量順利搬出的用具的箱子。我們要在這裏繼續我們工業技術過程簡單化的工作。以模型刻壓印痕，以模型刻壓印痕！甚至於尺寸巨大的零件也要受到用模型刻壓印痕的過程。我不能和機械必需的十五萬種零件妥協。應該把它們緊縮，數目巨大的聯結物會增加構造的重量。工具工場還是一片冰地，我定了有到四米長的壓印模型。工具工場主任攤攤手。困難。和土爾迦葉夫坐了四十五分鐘。刻壓印痕的模型我們將用蘇拉明^{●●}來製造。困難比較少。即使有困難呢！實在說起來，現在一切都困難，同時也都容易。在承平時勢，爲了現在要做的這一切是免不了要受到同志們的恥辱的。但是期限決定一切。過一個月要有飛機。它們要飛行。而且它們要上前綫去。我們在摧毀一切舊觀念。我們要把我們違反了科學所做的一切保守祕密。我怕我們打開我們的地圖的時候，我們將受到大鬍子和白髮霜霜的偉人們的攻擊。隨它去吧！我們同意接受恥辱，不過要在勝利之後，當我們的武器戰勝敵人的時候。

『昨天從大森林裏載來了十個凍壞的人。他們在篝火旁邊的雪上睡着了，凍壞了自己的腳和手。把他們送到醫院裏去。

『「烏克蘭人不習慣我們的氣候。」龔古爾采夫對我說，「要和老居民談談。冬天在林子裏過夜，普通先要用篝火把雪融化，然後躺在暖熱的地上。在雪堆上過夜，那就要這種習慣和上好的衣服。」

『其中有四個人要鋸去腳和手。多苦呀！派了些烏拉爾人的共產黨員到大森林裏去。他們幫助我們。

『需要林木，而且數量增長不已。除了最後鍛接工場之外，要建築

●●（Суламин）大概是一種原料，出處待查。

一個實驗工場，幾處食堂，四十所營舍，因為城裏人口稠密，恐怕發生斑疹傷寒。要建築倉庫。大森林裏開了一所林木製造廠。另外一所設在廠裏的廣場上。許多圓形的鋸子嗤嗤地響着，薄板，一寸板爬動着，但是一切都很快地給建築者們取去了。

「在技術會議席上決定在最後鍛接工場同一所房屋裏計劃一個集合鍛接工場。零件和細小的結接的東西將在固定的廠屋裏製造和集合，這裏祇做鍛接的工作。

「我們將用流動的方法鍛接飛機主要的骨幹，機翼等的小骨，飛機翼等部份。總之要為流動傳遞式地鍛接複雜機器的各獨立部份和飛機的方法而鬥爭，以便在現在最反常的條件之下也可以觀察「幾何學」。製造品要在生產過程中一直行動，不做回返的行動。

「場地給壓成這種樣子，以致於水流中的任何混沌擾亂都能造成那種「漩渦」和「深淵」，把一切關於速度，犧牲，勞動艱綫等的動聽的愛國的話捲起來沉到底裏去的。一切都要看到將來——要建設得迅速，但是要計算到真正的不停的工作。我們進入了持久的戰爭，所以要腳踏實地地放下自己的背包和填滿彈藥盒。

「有人不相信生產文化的可能性，企圖永遠斷定「宇宙」的這種原始的混亂。但是遵照國防委員會給我們指定的課題——一批一批大量出產飛機——這是不能用手工業的方法來完成的。這裏也需要文化，雖然在這裏說這一個字有些怪。風括着，森林呼嘯着，如果你走出一公里，大概就再迷路了。手給凍得腫起來，又骯髒，指甲變得像鐵一樣。工裝會凍結成這樣，你把它脫下來的時候，它會像傀儡似地站上好多時候，直到早上它熱得渾身大汗，才倒在地上。

「我佈置我的辦公室，收拾傢具，掛了我們搬出來的鐘，在角上，在特製的旗架上放了我們的「深紅軍旗」——我們的廠在烏克蘭獲得的紅旗。繡在旗上的史大林論史達哈諾夫運動的句子是很感動人的；所以感動人，那是因為這些句子是用烏克蘭文寫的，它們發出的聲音對於我們像是誓言。

「昨天來了許多鑽工，他們是從頓巴斯撤退來的，現在在礦穴裏工作。他們全體在旗子旁邊走過，用手摸摸它，讀着那些寶貴的句子。他

們用他們的「煤污」的手捏它的邊緣。讓他們去捏吧！這是偉大的後方近衛隊的高貴的手跡。那旗子是要回到烏克蘭去的。我們將從烏拉爾出擊法西斯主義並戰勝它……有許許多多完全不適宜於廠長的腦子的天真的念頭爬到我的頭裏來，可是，鬼！我的烏克蘭多可貴，過去的事像是個非常甜蜜的夢。我現在加倍了解季米雪了：他比我早知道損失和別離的痛苦。我每天寫信給他，但是收不到他來的信。難道季米雪死了嗎？不信，不信……當我完成了我的義務和從這裏飛起我們飛機的時候，我要寫一封很長的信給季米雪，那時我們和他就情同手足了。我們祖先之中就是這樣的——「用血締固偉大的友誼……」

「工程師拉夫洛夫告訴我：「難道現在想到辦公室是得計的嗎？給廠長辦公室，這是最後的事。」不對。我決定設置司令部，指揮站。應該要進入常規了。土爾迦葉夫的廚房桌子——我在這桌子旁邊碰見了他，——薄板壁上的隙縫，中間放一隻洋鐵火爐——不好。我們決定在這兒建設一所長久永遠的廠。烏拉爾人是愛好勞動的，他們是高傲於永久的生產文化的，所以我們在他們面前不能把臉衝在……雪裏②②。我們要做到該當得起我們的好客的主人。好在賴莫丹和我意見相合，整個黨組織也同意，我的工程師們並且支持我，這些工程師現在活像拉繹的船夫，不過他們看見上升的星了。

「第十一天了！鄔格劉莫夫送來了三十節火車的玻璃，釘子，鍛冶製品，馬達，白粉，橄欖油，鋼軌，雪火石膏，煤氣管子。

「他打了個電話，要求不要太寒酸，廠應該造得像廠。鍋子，我們得不到的暖房裝置，壓榨機的機件和飛機的武裝等明天全要來了。現在已經無路可走。飛機要如期交貨了。

「鄔格劉莫夫廣大地開展了木質合金的生產。人民委員長今天打電話來，建議進行製造新的木質飛機的工作，「木鋁」還是由那個慷慨的烏拉爾供給。鄔格劉莫夫會滿意的。土爾迦葉夫主持設計局，我解除了他的建築工作。又有一個輪子轉動起來了。工廠照應有的形式開始動了

②②俄諺：「不要把臉衝在泥污裏。」是「不要丟臉」的意思。這兒杜賓珂是在冰天雪地的烏拉爾，所以說到：「……衝在……」的時候，頓了一頓，即景取了「雪裏」。

。仍舊很冷，但是我們快快地、快快地放熱水，我們的汽鍋房要出煙了，壓榨機要吼叫了。我們把窗裝上玻璃。各工場裏風比較小了。人們有時掀起帽子上的耳罩了……

『華麗亞身體愈來愈不好了。薇克朵麗亞來了，她責備我，說我不注意妻子。她對我說，要阻止華麗亞做粗工。應該愛惜愛惜她。薇克朵麗亞和麗莎——那個碧眼女子——是完全相反的。不管距離怎樣大，麗莎竟能夠找到時間來看我，雖然是一剎時的。她向我伸出她的觸角。她不把華麗亞放在眼裏，華麗亞雖然有點疑心，但是我沒有什麼錯。自然有一點是可以承認的——麗莎在誘人，你不住地在向她挨上去，髣髴挨向一朵有毒的，但是美麗的花。

『我們大家都很難，給工作累透了，很粗暴。大家都如此。甚而至於我們的婦女，從前是工程師和技士們的優雅的妻子的女子也如此。灰色的一羣，穿着棉製的工裝，小牛皮靴和狗皮靴。

『我以我自己的整個心折服於這些人，我竟至於把我們的英雄的婦女偶像化了，但是現在心臟裏打開一個瓣膜來吸收這一種香氣襲人的，但是大概是沒有用的女人了。難道沒有什麼東西——不論戰爭和苦難都不能消滅一個健全的男子的這種情感嗎？也許世界是這樣生活的，人的心裏的一切情感是不變地平行的吧？……』

第三十一章

『寶格唐，她又到這兒來了，』華麗亞痛苦地曲着嘴唇說，『寶格唐，看看她穿了她的斗篷，和風會把它括去的小帽子，真覺得有些可恥。到那時候，我們也會穿得這樣，這才是漂亮而合法的，而且甚至於這才顯然是必需的。不過現在我不能妥協……』

華麗亞坐在一張粗糙的凳子上，懶洋洋地拉下自己身上的上衣。上衣落在地上。它保存着人身的綫條——背，胸，攤開的手。華麗亞解開帶子，她的頭髮落在肩上，它在最近一個月中長了許多了。她搖動了一

下頰，咬住嘴唇，向火爐的小眼望了好久。那邊躍動着白色的火燄，火爐的小門也燒得熱了，華麗亞的面頰，起初很蒼白，現在紅潤起來了。

賓格唐用嘴唇接觸她的面頰，感覺到柔軟的毫毛和嬌嫩的皮膚。華麗亞一動也不動。當他想吻她的嘴唇的時候，她轉過身去，搖搖頭。

『不要這樣。我馬上吃一些湯，如果你准許我的話，我就要躺了。好嗎？』

『華留雪卡，我馬上給你預備床鋪，』賓格唐說。

『我說謝謝你，』華麗亞微微地笑了笑。

杜賓珂放下了被頭，用拳頭把枕頭拍得胖了起來，先吹去了枕套上的一小粒煤灰，整了整墊褥。他要討好妻子，對她做得更好，幫助她。但是同時他又感覺到她有點疑心他，所以心裏升起不該當的委曲的感覺。

『你真爲我吃醋嗎？』賓格唐問。

『不。』

『那末你爲什麼說她？』

『也許是警戒的方法，也許是一種潛意識的感覺。我簡直也沒有辦法向你解釋，但是我覺得好像她在追求你。原諒我，賓格唐，我不應該對你說這種話，全都是憑空而沒有根據的，而且大概是很天真率直的，但是我說了……』

她萎頓地吃着湯。沒有吃完一盆，就把它推開，在麵包上塗了油，咬了一小口，放下了說：

『你准許我躺嗎？』

『哦，當然，華麗亞。』

她躺躺在床上，望着自己面前，捉住了丈夫的目光，叫了他一聲，讓他坐在旁邊，撫摸他那毛茸茸的手。

『你還到那兒去嗎？』

『去的。熱學爐電鑰的裝配有些不妥的地方。』

『我有時候想不叫自己華蓮丁娜，而叫……電鑰。』她微笑了一下，握握他的手。『電鑰多幸運呀，它祇能做女人。哦，去吧，親愛的。吻吻我告辭吧。我要睡了，明天準時起身。我用金鑽石切玻璃已經是第

二天了。一塊也沒有破碎。所以我又得到了一種職業——玻璃工人。剛才我拿一些小事情麻煩你。麗——莎……不過她也不知道她還有一個敵手——電鑰。嗯，實在這倒又是一個新的女人的名字……我要睡着了……吻我吧……」

賓格唐走出『蟑螂』，嚴寒馬上攫住了他。賓格唐把衣服裹住了身子，扣上了所有的鈕扣，把腰帶解開來束在外衣的上面。暖熱起來了。

雪在腳底下吱吱喳喳地響。嚴寒更甚了。睫毛，眉毛立時三刻凍結了。他試試瞬眼——睫毛粘住在一起。他用手指把它們擦擦。但是手一抽出長袖手套也就凍了。所以要有這末多的篝火。而且火也是白色的，烟直冒而稀疏。甚至於火星也飛得不高，在沒有多高的地方就熄滅了。『好冷呀，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有一個人在旁邊走過說。賓格唐認不出這一個人，嚴寒改變了聲音，說話很困難。

建設鍛接工場的附近的地方軋軋地響着曳引車的齒輪和噠噠地像開槍似的響着鎮音器。鍛接部閃耀起青裏帶白的寒冷的火燄，可以看到那些電氣鍛接工人——手裏拿着小盾牌的黑色的人體的輪廓。杜賓珂走近那些廠棚，它們均勻地吼叫着。杜賓珂站住了傾聽這種有節奏的機器聲。有那一種別的音樂能這樣的盪惑他的心？拋在威風凜凜的大森林之後的那所選炭工廠的死去的廠屋骨骼活起來了。窗亮了，差不多到處都裝上了玻璃，屋頂也蓋好了。那些屋頂顯得很特出——它們是用木頭造的。深色的牆上戴着白色的帽子。

像農民大門的門，裝着自己的鍛冶工場鍛製的暗藍色的環。門是白色的，但是已經給手指抓過。所以也在開始活躍了。技術部裏在工作——有的在一些桌子上，有的在一張一張三夾板上和有的簡直就拿着平面圖跪着。電燈掛在暫時的電綫上。用沒有漆過的木板造的地板還在腳底下談話。技術部主任工程師拉夫洛夫走到杜賓珂身邊來，首先請他抽煙，雖然他也知道廠長是不抽煙的。

『煙不行嗎？』杜賓珂問。

『不大行，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自己從家裏帶來的已經完了，這兒有的祇是松樹毬果。』

『電燈匠特洛菲敏珂到這裏第一天大概也是這樣迎接我的。地裏東

西很多，而上面祇有松樹繸果。什麼東西也不生，西瓜也不長……」

「違反事實是行不通的，」拉夫洛夫說，他對於廠長所說的話有點不好意思起來，「沒有抽抽的東西，工作能力完全要降低了。而且，在體力勞動的時候，那不打緊，可是一轉到智力勞動的時候，頭就遲鈍起來了。」

「煙我們是要運來的，」杜賓珂答應下來，「工程師們是不能在肩膀上抬一個遲鈍的頭的。祇好又要向鄔格劉莫夫請求煙了……」

在板形和棒形材料以及管子的倉庫裏——井然有序。從烏克蘭運出來的材料又放在架子裏了。「富足，富足，」杜賓珂想道，「具體的營養品。」在那條用碎石子填的主要的通路上鋪着給載材料的小手車作比較便利的移動的鐵軌。這裏很冷，令人想到有點像鑛穴。

從這兒可以到預備壓榨工場，到父親那兒去。以模型壓刻尺寸巨大的零件的水力壓榨機在工作。有一個長近四米的壓刻印痕的模型是遵照杜賓珂的建議用蘇拉明製成的，它得到了父親的讚許，他從那架主要的壓榨機上下來到兒子那兒去，他那邊的裝配工作已經要完成了。

「哦，怎麼樣，父親，我們能如期出產飛鳥●●嗎？」賓格唐問。

「事情不在我們身上，」老人回答說，「放下來的一切我們都打。催催那些鍛接的部份，賓格唐。那邊有些聯合機上安下了一些拖鼻涕的女孩子：做做，停停——將來攪一百年也攪不好。」

「現在女孩子也祇好利用了，父親。那兒去募集男人呀？」

「願上帝幫助你吧。不過很難……」

「怎麼很難？」

「女人還是女人。要是把她們平均分派工作，那還不要緊，可是謠傳聽說要給我們派四千來，——這是真的嗎？」

「差不多是真的。數目稍微少些。」

「哦，喊救命吧……他們是不懂什麼的。老是要說明和解釋怎麼樣和爲什麼。給我們派來了十個，哦——就到處要走向了，每一個小洞裏一個釘子。他們要求完成百分之三百的計劃呢。」

「不壞呀，父親。」

●●指飛機。

「百分之四百也行。祇要做呀。」

「你做多少？」

「難道做二百五十不成。我們立了我們的「首領」，那就要遵守了。不過要供給材料……怎麼樣，材料不會落空嗎？送到這兒世界的盡頭來。有希望嗎？」

「我們能處理好的。」

「哦，願上帝幫助……」父親捏住兒子的袖。「我們的軍隊沒有什麼嗎？」

「沒有什麼。」

「也許，白白把他們塞到庫班去的……不過打好了架以後也不用揮拳了●●……華留雪卡也在担心，寶格唐。她到我這兒來，談了約摸十五分鐘。好像臉上比從前瘦了些了。」

「好像而已。」

「嗯，也許是好像而已。我又要說我的「首領」了。我們同貝朗爭論。他明天交給我們鐵路，而我交出「首領」。貝朗交得出嗎？」

「大概是交得出的。」

「哦，那末就別妨礙我吧。」

巨大的經濟機構在調整起來。一切都取着當然應有的形式。不大想到騷擾和懷疑的日子了。大家都明白幾千隻手結合的努力的現實。老遠老遠的某地黑黝黝地曝露着親愛的廠的炸毀的牆頭，而這裏却在創造一所新的。它並不按照那一所廠的形狀和模樣，但是這兒放入了緊張的勞動，這好像不會使人們和別人家的牆頭親熱起來。人們在勞動中對於新的漸漸習慣，他們在創造中感覺到自己的父屬的血親關係。

在故鄉炸掉的一些熱力爐子在這裏恢復了，確當些說，——重建了，在十天之內。電鎗完全運到，這很有用處，現在在把它裝配起來。杜賓珂和塔拉索夫一同從事檢閱裝配工作近兩個鐘頭，他在煤灰和機器油裏弄得非常骯髒，於是滿足地走了。黑色金屬和輕合金的熱力工場也在調整起來。又有一個工場活躍起來了。

「現在我能够安心回到我的華麗亞那兒去了，」寶格唐如釋重負地

●●意思就是中國人所云：「不用放馬後砲了。」

一面想，一面走出來到院子裏，「電鑰沒有像華麗亞担心的那樣蠱惑我的心……」

差不多在「螻螂」的門口，杜賓珂給賴莫丹追上了。

「對不起，賓格唐。有事。」

「賴莫丹，已經四點鐘了。我可以睡一會兒嗎？」

「朋友，別鬧了……我們兩人要上安置在戲院子裏的那些孩子那兒去。剛才有人從那兒來。嚇得要死……」

「孩子們怎麼樣啦？」

「有斑疹傷寒的可疑。」

「糟糕，賴莫丹！」

「關我什麼事，或許也不是傷寒。來的是在那邊照顧他們的那一個神經過敏的少婦。那女演員。不過，祇要給她杜賓珂就好了。」

「她在什麼地方？」

「在你的辦公室裏。」

「應該去。醫生通知了嗎？」

「就要來了……把孩子們搬出了這種地獄，所有的母親也都拖到這兒廠裏來了。他們不看見自己的孩子們已經十一天了，忽然這樣的傳染病……當真是傷寒嗎？羞恥那是免不了的了。」

「報告龔古爾采夫了嗎？」

「爲什麼去打攪他？應該弄明白了，然後再去驚擾。」

杜賓珂加速脚步。賴莫丹好容易跟住他。賓格唐跑到二層樓他自己的辦公室裏去，在安樂椅裏看見了她，麗莎。當賴莫丹說起那神經過敏的少婦的女演員的時候，杜賓珂怎麼也沒有想到這就是他的老朋友。

麗莎起身迎接杜賓珂，她把雙手伸過去，現着裝出的懇求樣子說：

「我懇求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如果證實是……」

她站在他面前，形容消瘦，香氣襲人，身穿一件鑲飾着顯然很貴的花邊的黑衣。衣服使她的肩膀，白皙的皮膚襯顯得更明晰，平服地筆直分開往後梳的頭髮給她添上了一種自然的可愛的質樸。

賓格唐把皮衣給她，他在自己身上捉住了她平常那種比應當有的更長久的目光。這好像馬上就使她和他隔離開了。但是她發覺了自己的疏

忽，一路上她沒有做出過能引起責難她的什麼因由。杜賓珂把麗莎騎來的那匹馬打發到馬廄裏去，他們坐了汽車出發。她坐在後面角落裏，讓賴莫丹坐在自己身邊。當車子衝進山谷的時候，她叫了一聲，抓住賓格唐的手。他剎時感覺到了她那伸在皮手套裏的手指。但是後來她迅速地把手縮回去，把領抬起來。

正像可以料到的那樣，沒有什麼傷寒。醫生斷定是普通的麻疹。麗莎道歉着向賴莫丹解釋，使他相信她決定與其容受不可改正的錯誤而不採取手段，還是弄錯的好。她騎了馬到廠裏去，又凍又不安。

『很好，』賴莫丹調解地說。『沒有真正出現斑疹傷寒是好的。您不安也是白白的。』

結果，杜賓珂祇好要送她到家裏去。在那所位在懸崖之下的小木屋的門口，她阻住了他，後來請他到她家裏去。杜賓珂進去。她迅速地煮了咖啡，桌上端上了半瓶白蘭地，糖果，甚至於一包已經開始動用的餅乾。一切都是想不到的，照戰前的樣子。酒精燈的藍色的小火，中國式的小碗，繡着她的名字的第一個字母的挺硬的拭嘴巾和白蘭地。杜賓珂在她那兒坐了一個鐘頭，他覺得忽然處在她的世界裏很舒服。她並不煩瑣噲蘇，小心地回憶着南方，懸崖旁車站上的怪物。但是這裏也是懸崖，她的小屋子也像那一個火車站。她說了這，但後來又馬上把談話轉到別的題目上去，所以賓格唐也沒有明白這究竟說得是有意還是無意的。

告別的時候，他握她那窄小的手，觸到幾個戒指，他在門口做了一個不由自主的姿勢，鬚鬚頂備接吻。她避開了，輕輕地說：『不要。』

他回家的時候，鑛工們已經在上工了。賓格唐斜視着汽車夫，責罵自己。汽車夫是新的，本地人，愚蠢的歉意迫得賓格唐對他說了幾句恭維駕駛技術高妙的話，雖然車子他駕駛得很糟，轉變速度也不精。車夫對於這些讚語大概是當作一種嘲笑來接受的，因為他並不回答，而且神色陰鬱起來了。

賓格唐點着脚尖走進房間。在麗莎的舒適的住所之後，這房間他覺得多醜陋。他燈也不點地鑽到床裏去。華麗亞張開眼睛躺着。原來她看着他。

『我到過廠裏去，』他說。

『在電鑰那兒嗎？』

『在電鑰那兒，』他重複說一邊，歎仄地微笑了一下。

『她灌你喝飽了白蘭地。還有這種香水。你知道現在沒有地方可以摸到香水，除了在……電鑰那兒。』

『華麗亞……你別瞎想……』

『噲……賓格唐……爲什麼這樣辯呀？不過是非常非常的不像樣子。好像已經是去工作的時候了吧？』

『你可以不用去的。我和醫生說好了。他要到你這兒來，立一個報告書。』

『不用……』

她嗽洗了，仔仔細細地拭了牙齒，喝了一杯冷牛奶和一塊黑麵包而走了。賓格唐還躺了一會兒——不能入睡。他穿了衣服到自己那兒去。路上她碰見了貝朗。他容光煥發。烏黑的額髮垂在帽子外，由於冰霜而顯得銀光泛泛起來。貝朗在夜裏完成了狹軌鐵道。工作比限期早兩天完成了。疲乏困頓的杜賓珂坐到那寒冷的小車廂裏去，沿着鐵路綫向大森林裏馳去。

第三十二章

他沿着城裏那些荒涼的街道，沿着那些經過許多黑色的默默無語的小屋子、在雪裏穿過的『塹壕』獨個兒步行着從醫院裏回去。惆悵和深深的孤獨之感。到現在他剛剛明白，這一個女人——他的妻子，一個敏感的人和一生中高貴的同志——她對於他有着怎樣的意義。她在醫院裏，幾乎失去知覺了……

手裏是她的小外衣，而小外衣上是那一個紀念的小飾物——『幸福的符咒』——一朵有兩個呢花瓣的花，從墨西哥帶來的小飾物。腳底下吱吱渣渣地響着雪，他看着這兩片小葉子……但是它們是死的。應該把心握在手裏——戰士季米雪曾經這樣勸過；但是不，想把臂肘撐在柵欄

上，獷野地，像野獸似地號叫出心中的痛苦和孤獨之感。當真他失掉了華麗亞了嗎？失掉在這樣需要親密的人時候……

……當時他從林子裏接受鐵路回去，又凍又累，但是很高傲於新的勝利。他率領着幾百名完成了空前的勞作的人回去。他回去時，對於他的同志們的威力的信念使他勇氣百倍起來，他準備做將來的鬥爭。但走進房間的時候，他覺得他找不到諒解。她老是這樣的敏感，不想和他分担他的情感。她翻身向牆躺着，也許是無動於中。『怎麼了，華麗亞？』——他用銷沉的聲音問。她沉默了五分鐘之後回答他：『昨天你上她那兒去過。』——『華麗亞，請你了解我……』——『不用辯護，實格唐。女人們知道了傷寒，都扔下了建設工作，跑到自己孩子們那兒去，他們已經十多天沒有見他們了。他們對我說起你。難道說等到建設完成也不成嗎？……以這樣的犧牲的熱情，而你……』她的話這樣的刺激他，以致他不再對她說什麼話而走了。

現在他明白，愚蠢的男性的自尊心沒有使他能夠找到接近她的心的路。他對於他自己的情感是自私的，他要求她在他高興的時候快樂，在他憂愁的時候驕傲他所驕傲的。

夜裏他睡在幾張椅子上。她看見他，但是又是男子的自尊心作祟，他翻過身去睡着了。夜裏他做夢——他洗她的身體。醒轉來又看見了她那憂鬱的眼睛的緊張的目光。

『實格唐，』她說，『別生我的氣吧。我覺得不舒服。』

『得了，』他粗暴地說。

『我覺得不舒服，』她說，『來吻我吧。』

他站起來，冷冷地接觸她的額角。

『你生我的氣嗎，實格唐？』

『不，我不生你的氣，不過要……』

『原諒我。我大概很壞……躺下，……』

他一離開她，就睡得沒有什麼夢和噩夢了。白天她那兒來了醫生。晚上來了薇克朵麗亞和羅曼吉諾克暨一些已經來取材料的飛行員。飛行員們是列寧格勒來的優秀青年。其中有一個曾經飛到過柏林和克尼斯堡，另外一個曾經在諾夫戈洛德(Новгород)，斯大拉亞-羅薩(Старая

Русса)和金吉賽普(Кингиссеп)等城下作戰過。羅曼吉諾克看見了他那些老朋友，覺得很滿意，所以帶來了一瓶酒，很快就把它分喝完，大家有點醉了。華麗亞躺在牀上，看着丈夫，她很滿意，他竟也興高采烈地快活起來，唱她愛好的一支歌曲：『噢，太陽還沒有落山』。但是她開始覺得不舒服起來。也許，因為火爐燒得太厲害了，也許，因為人衆雜沓，死一樣的蒼白色在她的臉上湧開來，嘴唇也發青了。

寶格唐跑到她那兒去，跪在她的牀邊，捏住她的手。他願意做隨便什麼事，以便回復她臉上的紅潤。

羅曼吉諾克急忙走出去，飛行員們明白該走了，所以把夏季海軍裝穿起來，告辭而去了。薇克朵麗亞留着沒有走。不久出現了羅曼吉諾克，土爾迦葉夫和克魯興斯基。

『馬上就來急救，寶格唐·彼得洛維奇，』克魯興斯基安慰着說。

『不用急救，』華麗亞拒絕地搖搖頭。

過半個鐘頭，屋子旁邊有汽車叫了一聲，房間裏進來了兩個穿白長衫的女人和工廠病院的一個醫生。他們在薇克朵麗亞幫助之下給華麗亞穿衣。

『担架！』

寶格唐看見染着一點一點血的雨布的担架，——金屬的管子立刻在房間裏出起汗來。担架低低地擱在地板上，要把她放在這担架上。

『不，我不能！』他推開担架，粗暴地說。

他把她抱在手裏，她感激地雙手圍住他的頸。

『你送我走嗎，寶格唐？』

『嗯。』

『謝謝。』

他把她抱在手裏帶出去，不覺得重；他曲着身子，走進汽車，席地而坐，還是那樣把她抱在手裏，在顛簸的時候保持着平衡，一直到醫院為止。他把幸福抱在手裏，至於當時他對她暴躁和沒有完全了解她等等的事甚至於現在增加了他的力量。汽車停時，他以那隻癱瘓了的手把她抱出去，他循着階級上去，走進醫院裏的寒冷的應接室。來了一個又疲倦又好的女醫生。

「還是要把她放在担架上，」她同情地看着杜賓珂說。

「好了，」他同意了，「不過快一點。」

華麗亞換穿了紫羅蘭色的舊長衫，給放在担架上。四個冷靜的昏昏欲睡的少女把她抬起來。杜賓珂挨向妻的嘴唇的時候，他的肩膀戰慄了一下，少女們咬住了嘴唇，轉過身去。

「你來走走，寶格唐。」

「我來，我來，華留雪卡。一切都會好的……不要激動。」

一切真實的話都失蹤了。應接室裏的水門汀地上站着一個碩大而笨拙的男人。他坐在白凳子上，脫下了帽子和大衣，他不知道他自己昏昏沉沉地坐了多少時候。他肩上給那女醫生碰了一下。

「回家去吧，杜賓珂同志。」

「她怎麼樣？」

「明天再說。她要讓教授看一看。」

「要施手術嗎？」

「也許。」

有一個面頰上有一粒痣的女看護一面同情地望望杜賓珂，一面抄寫病婦的物件，她給他一張粉紅色的收據。他看見她那在捲包裹的那雙靈巧的手；「符咒」的那些綠葉閃耀了一下。

「我要拿那件外衣，」他帶着疑信參半的聲音請求，「可以嗎？」

「拿好了。不過那末我要把它在收據上劃去。」

於是他還是穿過他們送她到這兒來時走過的那扇大門，走出醫院。醫院的低低的建築，圓柱，給霜染得雪白的花崗石獅子。他沿着那石頭垣牆走去。

孤獨地手裏拿着那外衣……從熱烈的墨西哥帶來的那些綠葉。這些小葉子令人想起那在城裏的最後一天。和家惆悵的別離。

「我要和她在一起，」他切切私語地說，「我還是要和她在一起……非如此不可，非如此不可……」

第三十三章

「今天我們加強建造鍛接工場和開始築飛機場，」賴莫丹對杜賓珂說。「龔古爾采夫領着鑛工帶了爆炸管和炸藥來了。他們將把一切殘留的樹根炸掉。」

「好，」杜賓珂以漠不相關的聲音表示同意，「好。」

賴莫丹坐到桌子旁邊去，挨近賓格唐。

「你怎麼了，賓格唐，你使自己這樣悲傷，好像你已經葬了你的華麗卡了嗎？不可以這樣的呀……」

「可以的，賴莫丹。」

「不可以的，賓格唐。你以為怎麼，別人輕鬆嗎？你把我們每一個人看看……有的家沒有了，有的兒子給打死了，有的給打傷了，有的有親屬音訊全無地失蹤了。現在是不會沒有損失的，戰爭呀。」

「我懂得，賴莫丹。」

「和我一同到飛機場去嗎？」

「去。」

在未來的飛機場的地方。伐林工作將完成。伐木工人的有經驗的手裏的弓形鋸嗤嗤地響着，松樹嘩啦啦地倒下來，撥起了雪塵。後來那些極枝搖幌了一些時候，然後不動了。走來一批拿着斧子的人，他們把樹枝削去。這些木材從這裏用曳引車運到眼看它長起來的鍛接工場去。約摸二千左右的人黑黝黝地在他旁邊，他們以兩圈篝火圍住了淡黃色的大廠房。

龔古爾采夫差不多齊腰站在雪裏抽捲煙。他穿着毛皮的背心，頸上圍着圍巾。旁邊筆直插着又闊又長的滑雪靴板。

「我在雪裏取暖，」他對那走近前來的杜賓珂和賴莫丹說，「穿了滑雪靴板便利些，但是冷些。腿好冷。」

「莫明其妙的機構，」賴莫丹說，「你們真是些不可思議的人。」

「現在這些不可思議的人要開始表現些什麼東西了。」

龔古爾采夫帶領來的鑛工們在一堆一堆劈下來的綠色的樹枝和遺留的新鮮的樹根之間散去。雪愉快地、五光十色地閃耀着。太陽低低地垂掛着。鑛工們安放了爆炸管，不久火藥綫的白煙在各處昇起來。領頭的叫了一聲什麼話，那些爆炸手們坐下來。短促而不大的爆炸聲傳到他們

那兒。圓錐形的泥土，雪和煙昇起來又落下來。黃色的切口的地方黑黝黝地露出許多窟窿，遠遠裏看起來像是榴霰彈炸出的彈穴。羅曼吉諾克和他那些穿着狗皮靴，上好的羊皮耳罩和粗絨絨衫的飛行朋友們一個一個沿着伐木工人所鋪下的滑雪道駛去。飛行員中有一個曾經參加過轟炸柏林，他跌倒了，在雪裏掙扎了好久，他放肆地向那些離他遠去的朋友們喊叫着。

「我們就將這樣地給你們預備場地，」龔古爾采夫拋去了吸完的捲煙說。「那些窟窿要填沒和搗固。」

「雪我們用碾壓機來壓平，」賴莫丹添上一句。

「這那是你們的事了，」龔古爾采夫把滑雪靴板放在雪上，靈巧地跳上去，咕咕格格地結起來，「回頭再見。嗯，杜賓珂同志，鄔格劉莫夫同志大概就要來了。他答應來的……他現在在催促冶金和煤的事。」

「要輪到我們了，」杜賓珂說。

「嗯，日子是算好了的，」龔古爾采夫緩慢下來，有點遲疑不決地說：「您，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還沒有上醫院去看過太太嗎？」

「沒有，」賓格唐戰慄了一下，「有什麼事嗎？」

「別着急。沒有什麼事。不過關心而已……」

「噢，這樣……沒有，今天還沒有去過。」

「我們委託我們一個有名的外科醫生鄔索里采夫（Усольцев）診視您的太太。這是一個很好的外科醫生。要是在莫斯科——那就好了……可是這兒……總之一句話，再見。」

龔古爾采夫靈巧地走動，微俯着身子，離開他們而馳去了。

「瞧，青共團員出身的人，」賴莫丹稱許地讚賞，「滑雪滑得多好。我就怎麼也弄不好這種聰明事。好像事情也很簡單，可是練是要從小時候練起的。不過你可別悲傷了，賓格唐。你怎麼竟會克制不住你自己的情感的……」

「老是在想，賴莫丹。怎麼也放不開這些念頭。」杜賓珂決定和賴莫丹談談了。「爲什麼這樣：在一塊兒的時候，不覺得可貴，一分開，就這樣苦。我做夢，賴莫丹，夢見我給她洗身子，這一個夢無論怎麼樣也不離開我的頭腦。」

「夢我也相信，」賴莫丹附在杜賓珂的耳朵上，「我也相信……你知道爲什麼？夢見妻子跟柯里加和夢見兒子彼奇加那多好。所以我才相信夢。不過在黨委員會裏可別瞎說，賓格唐……他們不要嘮叨了！」

又昇起了黑色的柱子，轟隆隆的聲音在山頭上和大森林上滾過……杜賓珂回到家裏去了。

父親給兒子帶來了一枚朱古力糖。這朱古力糖他還是在撤退之前買了藏給孫子的，但是現在他給媳婦了。他在門口坐了一回，看看那些四散放着的東西，沒有收拾好的床鋪，他脫下了毛皮外套，一面嘰哩咕嚕地自言自語，一面收拾好了房間。賓格唐準備交給妻子的東西：除了朱古力糖之外，還有兩個白麵包——這在這裏成爲罕見的東西了，——一塊乾酪和一個蛋。

羅曼吉諾克來以他的朋友們的名義送來二匣維他命葡萄糖和一匣「可拉糖」。薇克朵麗亞也來了，她洗濯了碗盞，把一對拋在屋角裏的內衣拿來洗了，用她那纖細的筆跡寫了一個字條給華麗亞。走的時候，她目光仁慈地看看賓格唐，伸出她那變得粗繃的手，輕輕地說：

「我真心希望華麗亞復原。」

醫院。賓格唐把大衣扔在衣帽室之後，不管那值班的女人怎樣喊叫，急速地循着扶梯奔上去。華麗亞躺着，蓋着一條不大好的小被窩，很苦。賓格唐倒在她旁邊，悲傷又控住了他的心。他吻她，她輕輕地說：

「你來了多好呀。」

她也是那樣的孤獨，也許比他更孤獨。

他看着這一個閃耀着數年來的同甘共苦之情的可愛的臉。她很蒼白，當她用力回想的時候，額上起了皺紋，她說：「也許我那時在火車裏的時候，就受了寒了？也許，不能舉石頭。後來我幫助裝置壓榨機……別這樣看，你什麼也不知道。告訴我，工作進行得怎麼樣？你要上那兒去的，你脫身而來的嗎？」

「你覺得不舒服嗎，華麗亞？」

「很難過，很難過。我早上叫過。我覺得很冷……」

她躺的地方，旁邊有一扇窗，窗外括進風來，腿赤裸着，頭從那薄得像葉子一樣的枕頭上掉下來。

『我們把一切都交給傷兵醫院了，』有一個看護說，『所以有許多東西不夠。』

一種什麼手術要開始進行了，他們請寶格唐出去。杜賓珂走出來走，到走廊裏。桌子旁邊有一個口帶口罩的女人在寫字。她在填病狀表。『華蓮丁娜·杜賓珂』——寶格唐讀着。

『您能准許我看一看嗎？』他問。

那女人仔細地看了看寶格唐。

『不能。』

『請您讓我到病房裏去。』

『大概，已經可以了。』

寶格唐在床旁邊蹲下去。他跪着；女人們抬起身來，懷着纏綿床第的人的好奇心看着他。

他又吻她那冰冷的嘴唇。夢！可惡的夢迫害他。他握住她的手。拳頭裏握着一塊手帕。她很不舒服，但是她忍耐着，爲了使他安心。

來了一個看護，臉上帶着不高興而乏味的的神氣。她手裏拿着注射器。

『到時候了，』她說，『您使病人累了。』

『走吧，寶格唐。給我帶襪子和鞋子來。我那隻小黃皮箱還在嗎？』

『還在。』

『我們那兒沒有什麼消息嗎？』

『噢。』

『到春天我上他們那兒去。好嗎？』

『好。』

『謝謝。』

『拿着消毒過的注射器等這末久是不行的，』那看護無情地咕噥起來。

夜裏，父親來了。他帶來了一鍋冷的玉蜀黍湯和二個肉餅子。他生了爐子，熱了一下。他們吃了晚飯。父親把自己的床鋪鋪在地板上，睡了許多時候不能入睡。他們差不多不說話。他們不說話也能互相了解。窗外又開始了風雪，煙囪裏括進風來，爐子冒着煙。寶格唐又苦又不安

地入睡了。他在夢裏叫起來，不知爲什麼還罵着貝朗。父親撐着臂肘子抬起身來，把毛皮外套的邊蓋住了自己的骯髒的襯衫，他搖着頭傾聽兒子的夢囈。

早上，賓格唐打了個電話到醫院裏去。看護回答說：「病人笑了。」

「好呀！」杜賓珂叫起來。

十一點鐘的時候，他召集了一切在工作中的工場的主任。由於沒有能均勻地利用機器，所以有幾個地方顯得還不够。應該把任務重新分配。杜賓珂叫來了食堂主任，命令他給那些到這兒來的工場主任在他的辦公室裏預備早餐。

食堂裏送來了以一碗湯和一條黃瓜做一客的早餐。工程師們來了以後，杜賓珂請他們坐到桌子旁邊去。他們迅速地用匙敲着鐵碗，拿起黃瓜——當水菓，聽了廠長的命令，點了點頭，走了。會議和早餐一起祇化了十九分鐘。

「我有一個喜訊，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杜賓珂說，「大喜訊。」

「這您說的是關於砧台鍛接的事嗎？進行得好極了……」

「您怎麼的，阿列克賽·菲奧陀洛維奇……另外一個喜訊……華留雪卡笑了！」

「噢，這末回事，」土爾迦葉夫揚起眉毛說，「很好呀。」

「那當然……昨天我完全垂頭喪氣了。這樣冷的嘴唇，藍顏色的，拳頭裏握着手帕，藍顏色的指甲。而忽然……笑了。我要到林子裏去。您知道我想出了一件什麼事？在我們狹軌鐵道的盡頭造一個白舍村。」

「幻想。」

「真的。」杜賓珂在房間裏徘徊來去，高高的個子，寬闊的肩膀，眼睛裏露出一種年少氣盛的光彩。「正就是白色的屋子。一定要把小屋子漆成白色。我看見過從烏克蘭和古班遷移來的勞動者的村子。這些人也就這樣的帶着自己的故鄉的氣息而來到這裏。他們那些小屋子裏裏外外都用生石灰刷成了白色。在烏拉爾大森林的背景上，這像音樂似地奏着。真的！我站在冰河的岸上，看見蓋着雪的岩石，白樺樹，像橋一樣勻淨英挺的洋松。如果在那裏蓋起白舍村來，那多好！您想，我們將來

離開這兒的時候——就讓我們的勞作做紀念碑吧。」

「我要打樣桌，三十隻，但是弄不到，」土爾迦葉夫忽然說，「可是您還在「白舍村」！」

「桌子我們要做，但是白舍村我們也要做，如果我們開始如期出我們的飛機，我就要籌信用放款來蓋村子。」杜賓珂把各工場巡視了一周，走了到建設鍛接工場的地方，和貝朗一同到大森林裏去了。在那冒着鞭子似的黑煙的小火車頭後面有幾節小車廂跟着馳去，車廂裏有許多腰裏束着皮帶的女人，遷木女工。

杜賓珂從小車廂的窗裏探出身去，他解開了襟，把頭顯露在那刺人的寒流之中。貝朗脫下帽子，他那塗着油的額髮迎風飄着，那額髮立刻給霜染成銀白色了。

「您的手怎麼了？」杜賓珂突然發問，他發現貝朗的左手有點不自然。

「沒有什麼，」貝朗扭捏起來，他在橋上坐下來。

「怎麼沒有什麼，您殘廢了！」

「小事情，」貝朗更扭捏地說，「給您發見了，您就別告訴別人。」

「但是爲什麼要隱瞞呢？」

「爲了不要引起憐憫心，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說，「我經過這條手就可以免除軍役了。不過我一向憧憬着軍營生活，我賭咒。我愛穿軍裝。」

貝朗說話說得興緻勃勃了。他坐在杜賓珂面前，他去除了他平時所有的那種執拗氣息，成爲一個質樸而可以理喻的人了。他的手的臂肘部份在克列明朱格（Кременчуг）給爬進他們屋子裏來的賊折了；他的妻子本來是一個家務女工，他酷愛兒童，在杜賓珂從「陶格拉斯」裏扔出來的那些箱子中有兩隻塞滿的完全是玩具，洋娃娃和兒童讀物。

「我還曾經立誓要打您的巴掌，您記得嗎？」杜賓珂問。

「如果您真的打了，我也打不過您！您多麼強健。我這可惡的手……我可以以生命起誓！」貝朗富有傳染性地大笑起來。

「不過您話說得太多了，貝朗。您的舌頭很長。」

「說對就對，我可以起誓！」

他們沿着那用粗木頭匆促築成而題着這樣響亮的名字『大站』的小屋子旁邊的迂迴的路上走下來。無邊無際地堆積的木材沿路展延下去。杜賓珂看了一周貝朗用外面蓋着雪和澆着水的各式各樣的樹木和樹枝蓋成的那些馬廄。這成了些冰馬廄——既暖熱而且又能在隨便那種風吹括之下屹立不動。

『您在烏克蘭的時候是一個多麼慌張的人，到了烏拉爾您又變成了這樣多麼能幹的人。』

『這兒大概比較安定，賓格唐·彼得洛維奇。自然環境高貴……我要不是這樣，那多可惡呀。』

他們齊腰埋在雪裏在林子裏穿來穿去，測量和計算着新的『白舍村』。杜賓珂這樣色彩強烈地描繪這山溪岸旁的將來，這樣有味地描寫狩獵松雞，狼獾，狗熊和甚至於麋鹿的情形，以致於使貝朗立刻同意開始建設村子的準備工作了，這村子他們決定以工人霍敏珂來命名。

第三十四章

杜賓珂和貝朗爲了取暖起見，去幫助把木頭裝到火車上去，來到工廠裏的時候，笑嘻嘻的，好像是剛要好的朋友。在辦公室裏，賓格唐被熱氣所襲，他脫出潮濕的皮襪，拿氈靴去交給人烘乾，穿上格吱格吱地響的薄皮所做的新靴子，在地板上走來走去。他的思想回到他太太身上，他心裏覺得很好。他想給華麗亞預備些什麼禮物，但是選擇是這樣有限，除了烏拉爾的寶石所做的重製品之外，城裏簡直沒法弄到什麼。

電話鈴響，他迅速把耳機摘下來。是有旋律的和稍微有些懶惰的響音。『是誰？』麗莎。

『我聽說你太太有病，是嗎？』她問道

『是的。』

『你想怎麼樣？』

『指什麼？』

「她在醫院裏嗎？」

「是的。」

「太寡言了……可是現在你可以比較自由了。」

「怎麼說？」

「隨便到我這裏來一趟。假使你願意的話，現在就來。我們來喝完那瓶啤酒……」

他心裏升起了一種極大的憎惡感覺。難道她失去了任何女子所有的普通節拍了嗎？

「你沉默了？」她任性地唱了起來。

「是的。再見。」

「你不開心嗎？」

「我很忙……」

杜賓珂把聽筒拋開。情緒被破壞了。父親來看他，於是他們一同走向「蟑螂」屋去。

早晨有一個不認識的女人從醫院裏打電話給杜賓珂。她就躺在華麗亞的旁邊。那女人請賓格唐立刻到醫院裏去。賓格唐好不容易忍住了激動，問道：「發生什麼事情了？」那女人想了一想，回答道：「她很寂寞。」

她寂寞！賓格唐的手發冷了。他是知道她的。她從來沒有僅僅爲了寂寞請他拋棄了工作上她那裏去。他迅速地收拾了一些吃的東西，抓了一杯普通汽水，叫來一輛汽車。

他的樣子是這樣惶急，甚至女人們不敢勾留他，順從地接住他所扔過來的衣服。他往上便跑。從樓梯台階一直進去就是病房。沒有醫生。她這樣躺着，簡直從這裏可以看到她的手。她把手舉起來，疊着手指，然後又揮動一下。她在痛苦着。賓格唐想撲到她身上去，安慰她，問問她。但是她旁邊有兩個穿白衣服的人，他們向她俯着身子周旋着。這使賓格唐克制住了，他坐到沙發裏。他隨身帶來的一個個小包裏落在地板上。玻璃的響聲。放汽水的玻璃杯打破了。保姆走來，把包裹拾起來，安慰他。

「碗盞跌破了是有運氣的……噫，……什麼都壞了。病人不能

• 201 •

「你拿去吧，」賓格唐用手一揮。

「謝謝。」

保姆，可憐的老婦，是幸運的。

醫生走出來，是一個乾燥的，冷淡的，舉止像男人的女子。

「可以去看病人杜賓珂嗎？」

「只會弄糟糕，」她用對於別人的苦痛看慣了的那種人的漠然的聲調說，「你自己激動，使她激動。」

「我可以不激動，」杜賓珂忍住了顫抖地說。

「你已經激動了，」醫生說，用無聊好奇的目光看着請求者的動章，「等一會，也許，可以判明。」

杜賓珂順從地坐到沙發裏。有一個教授拾級而上。一個身材並不很大的堅實的人，廣闊善良的臉上長着紅紅的髭鬚，一束束的頭髮也是紅紅的，夾雜着一些花白色的，覆在有些光禿的頭蓋上。他問候地提起杜賓珂的手，抬起聰明的眼睛，隨便地說：「我聽人家說起過你，上我那兒去坐一會吧。」在辦公室裏他讓杜賓珂坐在深深的皮安樂椅裏；周圍都是用火酒浸着人的五臟指頭趾腳之類的東西。在一個瓶子裏，賓格唐覺得，浮着一顆人頭。教授坐在對面，把腿架在腿上，撫着髭鬚。

「她很痛苦嗎，教授？」

「我今天還沒有看過她。」

「教授，你能不能現在就看看她？」

「我現在就去看，你在這裏坐一會。」

他走了。白色的高門關起來。一個戴看護婦帽子的好奇的保姆看了一眼，隱沒了。杜賓珂沉沒在安樂椅裏，坐着。環抱着他的冰冷的皮加強顫抖。目光又無意地接觸到瓶子裏的「頭」。什麼精怪！瓶子裏放頭。然而腦袋裏空虛得很。他不願意想那裏是什麼東西，所以他以各種各樣別的東西安慰自己。但是突然發出了一個可怕的聲音。這是她的聲音。叫聲傳遍整個醫院，在耳朵裏敲響着。杜賓珂用手掌抓住了頭：「不，不是她叫的。不是她。」但是難道他會聽錯嗎？他怕，現在會不許他去看她，他把紙放在安樂椅的皮上，寫一張字條。字母是硬劃上去的，

不清楚，而且鉛筆又不好，鋼筆裏的墨水則乾了。

『華留恩卡！親愛的！我吻你，吻……你多麼痛苦，可是你要勇敢呀。一切都將很好。全世界充滿苦難，我們必須渡過我們的……假使甚至……』

教授走進來，賓格唐笨拙地把那張沒有寫完的紙條塞在口袋裏。

『我們將施手術，』教授說，脫下眼鏡。『你對於你的工廠太着忙了……你看……』

『我們所以着忙，是爲了……』杜賓珂試圖辯護，雖然他的思想遠離辯護，思想正在忙於完全別的事情。

『我們知道，知道，』教授打斷他的話。

『是她叫了嗎？』

『是她。在麻醉狀態之下，她覺得她掉到深淵裏去了，』教授微笑着，同情地握握賓格唐肘子以上的臂膀。『你可以去看她。不過不能久，並且要裝出快樂的面孔。你微笑呀……唔，這算什麼微笑！去吧……吧你怎麼辦呢。』

杜賓珂坐在她的旁邊，吻她。她發出藥物的氣息。後來她嘔出黑色的口涎。痛楚折磨着她。她全身彎曲起來，抓住床的上層，牙齒格格地響着。

『我疼呀，疼呀，』她呻吟道。

『你別怕，華留雪卡……』

『我不怕施手術，』她帶着呻吟地從心裏擠出這句話，『立刻倒下……睡着，不覺得痛楚。我叫了一聲。你聽見沒有？我覺得我落到深淵裏去了。我以後永久，永久看不見我們的阿廖沙，我們的城市，那些阿廖沙在上面滑着的欄桿……欄桿……』

看護婦給她在左手打了一針。賓格唐把一塊柔軟的棉花壓在打針的地方。新的一陣疼痛又開始了。她呻吟得愈來愈高。賓格唐跳到走廊裏。教授站在桌子旁邊，揀着信函，用低低的，不容反駁的聲音發着命令。

『應該趕快施行手術，教授！』杜賓珂叫了一聲。

『我們正在準備。你去散步一小時。然後再來……過一小時……』

『請你告訴我，請你回答問題！結果會怎樣？』

『我不是魔術家，也不是變妖法的，』教授把手一攤，『非常遺憾。我勸你到新鮮空氣裏去散散步，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回到病房裏，吻一吻華麗亞。

『馬上就要施行了……』

『最好快些……就讓我或是死，或是健康起來吧……』

他又吻了她一次。她沒有向他微笑。如果即使有一秒鐘的光明，她也會微笑的。杜賓珂順着樓梯走下，路上遇見的保姆們也同情地看看他的臉。搬來高的担架，車子。車輪的咿呀之聲。大概是去抬她的。杜賓珂頭也不回地下降到鬥子裏去。正如教授所勸告的那樣，走到新鮮空氣裏去，……不，他在這裏停下了。賓格唐在圓桌子旁邊坐下，把雙肘擱在桌子上。他等候這可怕的，不知爲什麼他又感覺是憎惡得不公平的事情的結局。那時是一點缺一刻。現在是一點零五分。

那裏上面在決定他的命運。他覺得，她，華麗亞是他生命的幸福，他的孤獨又更加冷酷了。上面在開刀，在執行判決。大鐘的分針爬着，爬着。

醫院裏走出一羣受傷的紅軍戰士——試驗目力。他們大家都受了傷，或是在頭上，或是額上。可怕的，歪斜的臉，聽不懂的言語。但是他們互相開着玩笑，笑着。有一個人的額破開了，他只能夠透過牙齒說話，不翕動嘴。手上有三個出膿的傷痕，腫脹着。杜賓珂問道：『是彈片傷嗎？』『不是，是子彈傷，』一個紅軍戰士回答說，懷着好奇心地翻過拳頭來，好似他是第一次才看見這一切。

一個年輕小夥子的眼睛，額和口蓋受了傷。彈片直到現在還嵌在口蓋上。他笑道：『我要再上戰綫去，假使再彈來一片，那末整形外科醫生就會開始看見了。』他是在列寧格勒附近，姆加（Mra）城下受的傷。他是初級指揮員，不願意退出軍隊。他樂於在等候着輪次的時候和杜賓珂談話。他穿上長袍，問道：『你大概是醫生吧？』『我是工程師，飛行家。』『原來如此！』——受傷的人驚奇起來。『那就是說，也是我們的一夥。可是你在這裏做什麼呀？』『我的太太在上面施手術』『別着急，就會好的。』

似乎，有人答應來報告手術告成的，但是誰也不來。現在是兩點缺一刻。爲什麼不報告？賓格唐覺得膝頭開始冷起來。難道現在只剩他一人了嗎？一人……他這樣愚蠢和可恥地沒有能保留住這個美好的人……而阿廖沙……

他無力再等候了，他便走到上面去。一位女醫生走過去，就是第一夜接見他的那一個。

「怎麼？」

「一切都很好，」她說，微笑着。

杜賓珂坐到沙發上。他覺得，他游過了湍激的河流，終於跳到淺灘上了。他被拋擲在石頭上，離開河岸，被撞在樹根上；他泳游着，攀抓着，但是游了上去，又無力地躺在沙灘上。

教授從自己的辦公室裏招招手。賓格唐走到他跟前。教授把細軟的膠皮手套脫下來。它像一張皮似的剝下來。

「像在話劇「普拉多娜·克列赤達」(“Платоне Кречете”)●●裏一樣……她的生命得救了。」

「謝謝，」杜賓珂喃喃地說，「謝謝，教授。」

「回家去，去休息吧。」

「我不能去看看她嗎？」

他不相信，一切都很好，危險已經過去。

「唉，不行……」

「爲什麼？」驚惶在他的心裏爆發。

「她還睡着：在手術間裏。常言說，對於別人的行業是難通曉的……對不住？對不住……」

「謝謝，教授，」杜賓珂又喃喃地說一次。

「用不着謝什麼。習慣了……」

杜賓珂坐到汽車裏去，對汽車夫說：

「得救了。」

「那就是說，有得活了，」車夫說。

第一個迎接他的是薇克朵麗亞。她放下了工作跑來，激動而美麗。

●●柯爾納楚克 (А. Корнейчук) 的劇本。

「怎麼了？」

「一切都很好。」

薇克朵麗亞坐到椅子上，啜泣起來。

「你怎麼啦，薇克朵麗亞？」杜賓珂問。

「我多麼激動呀。我多麼苦惱呀。我覺得，一切都是我的錯。假使華留雪卡有個三長兩短的話，我便受不了了……」她站起來，破涕爲笑了：

「我多麼蠢呀！請原諒我，賽格唐·彼得洛維奇。」

杜賓珂打電話到醫院裏去。

「病人醒了，要酒和菓汁吃。」

心鬆了一些。杜賓珂坐到椅子裏，覺得，細微的神經顫抖走遍他的身體……

第三十五章

冰點三十度，並且有風。晚上無線電報告飛機場在預備接收飛機。飛機場幾乎完全預備好了。被伸出着的和燻焦的樹樁所圍繞着的飛機場開始服務了。產生了黃色的倉庫建築，出現了試飛者的屋子，觀象台。叢林裏不斷運出圓心木，這是用圓鋸子很快地鋸下來的。

早晨，在飛括於羣山和叢林之上的雪塵之中，出現飛機的影子。飛機一羣一羣地，一小隊一小隊地，好似互相摩着肩地飛行着。風把着陸標記吹倒了，跑來幫助着陸的羅曼吉諾克和他的飛行員同伴用自己的身子把它們壓住。飛機在頭上軋軋作響，飛第二個圈子，一個接着一個地好似鑽進雪的香花叢裏去。黑色臃腫的人們的身子跑往飛機——重運輸機ТБ跟前。曾經乘了這種勤健和任重致遠的飛機征服過北極，隊長伏陀比羊諾夫（Водопьянов）的英勇飛行隊員曾經乘這種飛機飛到北極圈去，在這種飛機上曾經載運過炸彈，空軍陸戰隊，坦克車和大砲。現在它們有些衰老了，但是還繼續勞動着。是空軍和五年計劃的頭髮已

經灰白了的老殘兵卒啊！

這些飛到新工廠來的最初的幾架飛機是一切工人的歡欣。人們停了一會工作舉起手來，向在工廠上空飛行着的TB致敬。也許，在飛行人員中，有着曾經到過遙遠烏克蘭的人吧？假使不是這樣的話，反正一樣——是從遼遠的地方，是從前綫飛來的，他們是到這裏，到烏拉爾峻巖的山嶺來的人，他們所以很歡欣……

戴着盔斗，穿着毛皮長靴和連褲衣的人們從第一架飛機裏鑽出來的時候，結了冰的推進機還沒有停下來。

『雖然離開黑海艦隊很遠，但是人們似乎是接近的，是嗎？』有一個穿皮衣的人一面說，一面把眼鏡和鹿皮面罩脫下來。

『雪夫柯普里亞斯！』杜賓珂撲到他身跟前去。『伊凡·伊凡諾維奇！』

『雪夫柯普里亞斯，伊凡·伊凡諾維奇！』雪夫柯普里亞斯擁抱着杜賓珂說，『猜着了，賓格唐，你這傢伙……』

『爲什麼不預先通知一聲呢？』

『意外呀，』雪夫柯普里亞斯笑道。『我們現在是加倍的軍人了，我們工作得很謹慎。而且無論如何總要當英雄。』

『我祝賀你，伊凡·伊凡諾維奇。』

『我不是那個，』雪夫柯普里亞斯把手一揮，『不是說空話。我們大家都是英雄，假使看一下的話。你現在就顯示，你在這裏不用自己的爸爸也能管事。你以爲，對於這一切，我的心不癢嗎？』

『不信，不信，伊凡·伊凡諾維奇。似乎，我們永久是互相脫離的，被遺棄的。』

『噯，那裏是被遺棄的！現在就要有熱鬧的鐵路通到這裏來了……』雪夫柯普里亞斯擦擦鼻子和嘴唇。『你們這裏真冷。討厭的風，簡直牙齒都凍涼了……你，賓格唐，去見見別的人，也許會遇到認識的人。我在這裏幫兄弟的忙，怎麼樣？我們到什麼小棚子裏談談去。』

賴莫丹，鄔格劉莫夫，羅曼吉諾夫和羅勃少校。舵手和射手無線電員，連同和他們同來的一些人在給飛機罩起套子。鄔格劉莫夫熱烈地向杜賓珂問好，把他推到正在微笑中蕩漾着的少校身前。

「只要你不拿你的鬍子來戳我，廠長同志，」羅勃沙聲地說，「把它長起來，像葉爾馬克·季莫菲亦維奇（Ермак Тимофеевич）所有的那樣。」

「我把你們的朋友領給你們了，」鄔格劉莫夫說，「大概，滿意這意外吧？」

「可不是嗎！真的，是意外。」

「假使你知道他們爲什麼來，那你還要更加高興呢。」

「難道他不知道嗎？」羅勃問。

「不知道。得告訴他了，別叫他摸不着頭腦。」鄔格劉莫夫狡猾地看看杜賓珂：「是來要新飛機的，老闆。」

「還有這一套……」

「期限就要滿了。怎麼，難道取不到嗎？」

「取得到的，」羅曼吉諾克插口。

「我們的工廠究竟是什麼時候開始造的，」杜賓珂說，「也等候過第一批飛機，着急過。怎麼不是，我們現在也在着急啊。鄔格劉莫夫，你提攜一把嗎？……也許，這是需要的，我們烏克蘭人是懶惰的。」

「大概祇好把您恢復職位了，寶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去看看怎麼辦……這裏的風簡直把我這樣習慣的人也會完全括去的。」

馳來了兩輛卡車。人們爬上車子，汽車搖搖幌幌地沿着雪路馳去了。鄔格劉莫夫要立刻認識鍛接部的希望實現了。羅勃少校要求「着陸」和飲一杯白蘭地解解「非常的疲乏」，但是鄔格劉莫夫把他推進工場的門，羅勃自言自語地咕噥着，從事視察了。雪夫柯普里亞斯脫下鋼盔和鄔格劉莫夫與杜賓珂並排走去，問安地向那些和他招呼的人們點頭。「我們的上校來了，」——工場裏亂哄哄地鬧起來。上校走着，他那飽經風霜的臉上的笑容漸漸展開了。他以主人的感覺覺得了這事業，雖然第一眼看到的好像是一幅混亂的鍛接景象。那些火盆上，那些鐵桶和用鍋鐵換成的圓錐形的東西裏燃燒着松樹和洋松的柴片。煙向上升起，穿過沒有裝玻璃的燈。那些在鍛接飛機的人們，那些矮小的人，他們吹吹手，肩膀按照着電力旋轉機和氣體力的「壓印機」的速度抖動着，他們坐在飛機翼的砧台上，巨大的雪茄煙形狀的飛機軀幹上，——他們到處在

蠢動。螞蟻！難道在散亂的螞蟻窠裏能確定秩序嗎？斧頭還在第三層的頂上敲擊，建設者的小錘子還在框架的壁板上敲擊，風和雪還吹到工場裏和還把那侵蝕眼睛的煙逐到上面去，但是戰鬥的飛機的羽翼在長成起來和護得應有的形式了。

杜賓珂率領像洪流似的新到的人們，爲了組織這洪流，他曾很費力地鬥爭過。他是依照自己的「幾何學」來率領，爲了這幾何學，照他的說法，會咬過工人和工程師技術人員的背脊。他注視着他同行者的面孔的表情。他遲鈍了的眼睛時常不能辨別出什麼是好的，什麼是不好的，於是他把一切都在那些剛剛得到新鮮印象的別人身上來試驗。對於他最重要的是鄔格劉莫夫的意見，因爲他喜歡秩序，堅持要求『把工廠做得像個工廠』。觀察過幾百工廠開工的鄔格劉莫夫非但能夠依照工作的本質做出結論，並且能夠做一比較。當然，有許多事情是不依照規律的，——雖然這些『燒犧牲者的鎔爐』或者僅僅是用木頭所做成的極長的支柱，或是還飛着刨花，釘着鐵鏈和散放着火爐的沒有造成的屋子裏的裝配……還有，見過被杜賓珂不得不親手炸掉的那個華麗工廠的雪夫柯普里亞斯將說些什麼呢？

總體的，飛機台的，最終的裝配，就像一條洪流，新的飛機在這洪流上漂浮出來。看，飛機台上停放着最初的幾架飛機，掀起着手背，抬起着鼻子。

它們附近是槍械工人，用具技師，工程師。每一個推進機，每一個平方生的米突都經過人手撫摸過幾千次。飛機就從這些溫暖的人的手指和手掌中製造出來。不，今天是從凍僵的手裏製造出來的，因爲每一件金屬品都會粘貼在手上，好像吸鐵石那樣。但是沒有關係……衝擊機停放在出口處，把鼻子伸出新造的門口，正準備出發到新機場的雪原上去，敵人已經把這種衝擊機喚做『黑色的死神』。

杜賓珂停下來，被思想和等候判決所迫害了的他，統共只說出一個字：『好了。』

雪夫柯普里亞斯走到杜賓珂面前去吻他，並且低低地說：『謝謝，寶格唐。』

鄔格劉莫夫斜眼注視着這兩個人，當他們走到出口處的時候，握了

握杜賓珂的手。這默默的握手很感動寶格唐。在外表上他絲毫沒有顯露他的感情，但是這些人的瞭解和支持是勞動的最大獎賞，他沒有發現這些勞動，因為像生活在夢幻中一樣。也許，妻子的不幸，最近幾天的驚恐，也許，從烏克蘭到烏拉爾的一切緊張，現在都表現出來了，但是杜賓珂明白，他再也忍不住了。他拋下自己的同盟，迅速地走到前面去。他怕哭泣起來了。蠢呀！沒有男子氣！他想敲自己的額，準備迸出眼淚來的眼睛。他抓了一把雪，迅速地擦了擦自己的臉。心已經輕鬆些了，他等了他們一會，他已經稍為鎮靜些了。

「我們現在上工場裏去，」他說，「現在已經有兩千架機器在做工。」

「今天够了，」鄔格劉莫夫說，看了看杜賓珂，「我們要稍為休息一下。老實說，我不慣於空中的移動，我稍為有些頭昏。」

「對，」高興起來的羅勃擁護道，「應該着陸，敲破一瓶啤酒；我瞞着長官的耳目，偷偷地隨身帶着這瓶酒已經有一個多月了。」

「羅勃中校帶一瓶啤酒帶了一個多月，」雪夫柯普里亞斯擠了擠眼睛，「可以相信，是嗎？」

「但是這倒並不是白白給我晉級。大概，我改好了。」

「就算是這樣吧，」雪夫柯普里亞斯握住寶格唐的手，在風的擊撲之下，稍為曲着些背，走往在他們面前像廟宇似的聳起着的基本工場去。

「我聽說，華蓮丁娜不好？」雪夫柯普里亞斯問。

「是的。施過手術了。」

「安全嗎？」

「安全的。」

「你看，寶格唐，土爾迦葉夫和賴莫丹被我們纏繞着，你被妻子纏繞着……她現在需要援助。飛機是飛機，工廠是工廠，太太是太太。我們爲了人而戰鬥，造工廠，出飛機。明白嗎？真的——忘記了：這是從古班你親屬寄來給你的信，是一個紅髮的飛行士在庫壁希夫（Куйбышев）塞給我的……」

第三十六章

杜賓珂拆開兩封信：這是從母親和妹妹那裏寄來的。他迅速地把信掃閱一遍。是親屬的遠遠的聲音……似乎，不可克服的空間把他們分開了。離愁和會面的盼望，擊潰敵人的熱烈願望。這便是這幾封信裏話。便是這樣整個國家像一個人似的等候着擊潰敵人。

汽車在山下飛逝過去，藉着它有力的身軀衝破雪的旋風，在醫院旁邊停下。停車處旁邊的獅子已經被雪淹沒了一半。但是杜賓珂覺得。牠們是在吼叫。

教授和杜賓珂從辦公室裏走出來。教授站在樓梯上說：『你寫個條子給妻子，我們來轉交。』杜賓珂當下就把紙貼在牆上寫條子。條子裏有很多很多的，但又好像沒有聯繫的字句。他報告，收到家裏的信，羅勃，鄔格劉莫夫，雪夫柯普里亞斯都來了。『對於她不太多嗎？』他想知道。教授看着他：『不過悲哀的事情一些也不要寫，快樂的話，要寫多少就寫多少。』

過了十分鐘保姆把她那裏來的回信遞給他。杜賓珂準備喊一聲『烏拉』。他能寫字！雖然手還不自由，字母是跳動的……

『親愛的實格唐！我覺得好些了。謝謝一切。還稍微有些痛，但是看護得很好，教授也很仔細。很難寫字。一般地說都很好，我吻你。我為我們的人高興。現在我要知道季米雪的情形。塔紐莎寫信提到他嗎？請你做工吧，你可以三天不必上我這裏來。不是命令的限期快了嗎……我一切都記得，並且擔心着——你的小鳥兒是否要造好了。愛惜你自己……你受難的華留恩卡。』

他走出醫院，私語道：『小鳥兒要造好了，要造好了。』這幾個字一路上都排在他的面前。為什麼是『小鳥兒呢』？大概她所以不寫飛機或是機，是因為不怕洩漏消息吧。但是既然在平靜的城市上空咕咕地叫響着他們工廠的飛機，而現在還從射擊場上傳來射擊聲，怎樣又能藏匿他們生產的祕密呢？

杜賓珂乘車乘到他的『蟑螂』屋，走進房間，發現他的父親在那裏和羅勃喝着白蘭地酒。他一出現，父親便有些慌亂，揩着鬍子。

『我馬上就走，實格唐。』

『沒有關係，爸爸，』實格唐快樂地叫道，『我也要為華留恩卡的

哇，真乾一杯死。」

「她怎麼樣啦？」父親和羅勃同時問。

「甚至寫了一封信呢，」杜賓珂誇讚說，他在桌子跟前坐下。

羅勃講述在南路活動的空軍團的戰鬥。羅勃在德聶泊爾河，在畢列柯普（Перекоп）上空活動，衝擊敵人的坦克縱隊。他講到雪夫柯普里亞斯怎樣消滅了幾十輛坦克之後，遭遇射擊，被擊下，十天中大家都以為他殉難了。可是雪夫柯普里亞斯活着，他帶着他的飛行人員越過整個克里米亞。雪夫柯普里亞斯一面和敵人交戰，一面趕回家。巴赫契沙拉伊（Бахчисарай）！那裏有德國人。杜賓珂稍稍想起不久以前的往事。是去年秋天。他乘着『林肯』（“Линкольн”）式汽車穿過滿覆着垂死的黑葉樹的奇異的克里米亞羣山。金色的，紅銅色的樹木。火樹之谷！還有那他們會在那裏喝晶瑩之水的銀溪。巴赫契沙拉伊平原上無邊無涯的花園。載重車裏的，在地上堆積如山的，在牛肉上的，在採摘者的筐子裏的，在樹上的蘋果。山谷似乎被漂浮在蘋果浪潮裏了。華麗亞坐在他的旁邊。他們在其烈（Гирей）的宮殿裏腳踏過，流覽那被年代所灰暗了的征服者蒙古汗的偉大。看過那吸引過偉大普希金的並不好的瀆泉之淚。誰想到，過了一年，德國坦克會闖進其烈的宮殿，先把幾百座勤勞的韃靼人，蘋果谷主人的房屋壓成灰燼。黃金的克里米亞！太陽，葡萄園的寶島！

羅勃講述克里米亞上空的戰鬥，杜賓珂想着自己的事情。他能坐在這裏嗎，當那裏，工廠裏，他的人在做工，爲了把金色輝煌的克里米亞，烏克蘭，白俄羅斯歸還祖國的時候？杜賓珂站起來，走到工廠裏去。重見被煙燻黑的集會和總的裝配工場。台架旁邊，機器旁邊，器具台旁邊都是人。他們圍住他，提出問題，他回答，他爬上機器，查驗工作，走進實驗室，土爾迦葉夫跟鄔格劉莫夫坐在那裏試驗銅鋅鐵合金木質纖維。他今天弄來銅鋅鐵合金木質纖維，這甚至於用尖刀都是不可以拿起的。木頭比鋼都堅實。試驗結果，成績很好。鄔格劉莫夫從椅子上站起來，用他的闊手掌摸一下頭髮，向賓格唐和煦地微笑。

「這樣，土爾迦葉夫，俯衝轟炸機和水雷飛行機也要在叢林裏產生出來了，」他說。

杜賓珂拿起一張合金木纖維的試驗卡片，把它研究了約摸一小時。後來有人給他拿來樣子，他親自試驗他們的爆炸，粉碎，堅固性。鄔格劉莫夫回來，經過杜賓珂的看，看一眼他的記錄。滿意的微笑照亮他的臉。

「能嗎？」他問。「能照我們的意思實現嗎？」

「能照我們的意思實現的，」杜賓珂回答說。

「太太怎樣了？」

「相當好。」

「爲什麼你不說「很好」？」

「我怕試驗命運。」

「啊，你們烏克蘭人，多麼迷信啊。可是，把烏拉爾也稍爲愛上些了吧？」

「愛上了，鄔格劉莫夫同志。」

「生產者是理解的，也能迅速些愛上烏拉爾。你是生產者。烏拉爾人和烏拉爾是不能分離的。幾百年對石塊金屬的鬥爭把它的外表粗野了，但是假使把它敲開來，裏面是有着黃金的鑛脈……現在你把其餘的工場指給我看看吧。」

機器平衡的響聲對於杜賓珂有着安定的影響。他在這有節奏的響聲中走着，看着從每一架機器的帽蓋下面落下的黃色光亮的點子，在被自動機咀嚼着的木棒的顫動，載着另件的車子，載着大另件的自動車……工廠活了。還沒有造完，但是活了！

壓榨機在咬嚼着，熱力爐在燃燒着，壓榨機管子裏的空氣在哼叫着，曾經屬於霍敏珂的機器在量着金屬的溫度。主人早就沒有了。他躺在離開被破壞工廠的不遠之處，被石頭壓着。可是機器都運來了，裝上了，執行着準確的工作。

自動旋盤一架挨着一架地密密地分佈着。它們並不是依照規則按放的。在從前的工廠裏，它們所佔據的地位要大四倍多，但是這裏却要利用每一生的米突。工場裏有三百七十名青年男女工作着，他們都是被當礦工的父親派來的。

他們穿着油漬累累的襯衣和長衫站在機器旁邊，咬緊着牙齒。他們

專心注意，並且以自己的勞動爲驕矜，無怪乎他們現在以爲，他們現在已經是美麗的和火焰似的傳說中的人物。

『你叫什麼名字？』鄔格劉莫夫問一個頭髮蓬鬆得像烏拉爾旋風似的少年道：

『尤里（Юрий），』那少年回答說，眼睛並不看一下問話的人。他忙着自己的工作。

『你已經工作幾天了？』

『十五天。』

尤爾卡（Юрка^①）並不看着鄔格劉莫夫，也不難爲情。

『像這樣的民族，誰都摧毀不了，』鄔格劉莫夫低低地說，在自動機的行列之間跨着步子，『無論誰。』

杜賓珂在家裏坐在桌子跟前，長久而頑強地看着華麗亞的照片。又是關於她的思想。她的健康怎樣？『受難的華留恩卡』。她把自己這樣稱呼。

現在工廠裏有幾百個女子做工。她們都是爲自己勞動。她們是爲了救國，爲了孩子，爲了親人而勞動，不是爲了錢，不是爲了名譽。

家裏積下了許多襯衣襯褲。沒有一條乾淨手巾。請工廠裏的婦女們洗洗嗎？但是她們沒有功夫。送到城裏去又不便利。杜賓珂把門闔上，掛上鉤，着手洗手巾，洗手絹，一身襯衣襯褲。他急急忙忙地洗，別讓什麼人撞見了他。手被熱水和肥皂漂白了，周圍都是泡脹起來。煤爐燒得很暖熱。

敲門聲。杜賓珂連忙把洗的東西放在床底下，用抹布把地板揩了一揩，拋開工作衣，在敲門聲再起時才把門打開。

『貝朗！』

『請原諒，寶格唐·彼得洛維奇，』貝朗說，『要耽擱你我們敵人所謂 eine minute^②。我給華蓮丁娜·謝爾蓋葉芙娜弄到了白麵包，一杯蜜糖，還有蘋果。』

他從麂皮短衣的口袋裏把蘋果拿出來放在桌子上。蘋果像彈子那樣

① 即尤里的愛稱。

② 德文：一分鐘。

的閣閣有聲。

『凍僵了嗎？』杜賓珂問。

『阿那巴(Анапа)●●蘋菓。羅勃拿來的。當然，凍僵了，但是蘋菓是好極了，我可以用生命打賭！』

『謝謝，貝朗同志。』

貝朗坐下，脫下護耳帽，把他那黑色的捲髮抖動一下。

『和永久性比起來一切都是小事。以霍敏珂命名的村子開工了…』

『好能幹，貝朗。』

『我決在春天之前把它趕完，這我可以用生命打賭。假使我向鄔格劉莫夫要釘子和玻璃，那得計嗎？他不會說：貝朗，舊的你要嗎？』

『我想不會，』杜賓珂看着床下，看看手。

『我大概妨礙你，』貝朗說，並且站起身來。

『不，』杜賓珂臉紅了，『一點也不。』

『我去了，晚安。雪夫柯普里亞斯現在在裝配部。他親自試驗一切。我們的上校成熟了……』

貝朗走了。杜賓珂從床下把桶拖出來，把洗的東西洗完，絞乾襯衣。掛在爐子附近的椅背上，躺下睡覺。

第三十七章

無線電送來久已等候的消息。蘇軍的攻勢打擊開始了。頓河上的羅斯托夫(Ростов-на-Дону)佔領了。克萊斯特(Клейст)●●的裝甲部隊被擊潰了。鴉雀無聲的人羣站在揚聲機旁邊，抓取着每一個字。在千萬個被一球球的熱氣所遮蓋着的人們頭上發着從莫斯科傳來的報告員的鎮靜的聲音。前綫和後方軍人的空前勞動開始送來菓實了。

●●在高加索。

●●德國將軍。

賴莫丹把蘇聯情報局的戰報和史大林致南路各英雄的電報印了出來。傳單在全廠散佈。把它們讀了之後，藏在短皮衣和棉衣的衣袋裏，然後又重新拿出來閱讀，用胼胝的手指把紙撫平。

休息之後，夜班上工了。最近幾天的疲勞似乎消逝了。笑聲爆發了。人們進入對敵人鬥爭的第二個階段了，——發起建立前綫工作隊的工人運動。

除了一般的歡欣之外，杜賓珂還加上自己的高興：德軍不能衝到他的家屬居住的庫班去了。

得快些去報告華麗亞！但是工廠呢！第一架飛機明天必須送到飛機場。

軍事代表已跟雪夫柯普里亞斯來了，——他們急於要把飛機出廠。杜賓珂走到裝配工場去。消瘦和屈了背的達尼林伴隨着他。

『要從你的神話身上摘下羽毛了，』杜賓珂開玩笑地說，『我們就來摘吧。』

『你是壞記性的人，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達尼林不好意思地指出。

『一點也不壞，安東·尼古拉葉維奇。不過是由於快樂罷了。』

在裝配部的辦事室裏，杜賓珂換上工服，爲了『嗅』起飛機來可以便利一些。軍事接收委員會的委員跟雪夫柯普里亞斯和鄔格劉莫夫一同走進工場。隨着第一架飛機開到飛行試驗站飛機場的還有最初十架飛機，然後便開始大批的出貨——他們巨大勞動和苦難的結果。

『激動嗎？』杜賓珂問裝配工場主任說。

『自然，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那工程師像刺蝟似的縮了一下，擦擦手。

『我們去吧，』杜賓珂把辦事室的門打開，浸潤在裝配工場習慣的喧鬧聲中。裝配工場中鎚子的敲擊聲，迴轉鑽的鑽聲和其他喧鬧聲使他想起收割穀物的喧嘩聲。好似聯合機在芒刺悉索有聲的小麥的金黃田野裏發出軋軋之聲。割麥機的刀子抽動着，割下的麥莖抖動着，在運轉器上爬過，麥粒在容穀器裏喧嘩着，這裏也像那裏一樣，人已走近自己努力的終極結果了……開始收割穀物了……

飛機打扮起來了：把那在卡馬（Kama）河岸上所造的馬達從箱子裏拿出來，捲揚機吱吱叫響，翅翼用車子運到，把飛機裝緊量準，使它能夠作戰順利。

起初使人起一種毛誠摘去、翅脚被折斷的烏雀之感的飛機，現在長出了羽毛，展開了翅膀，長出了大砲和機關槍的鐵喙。它們旁邊聽不到人的語言，只有鋤子和鑽子敲響和鳴叫着，牽聚燈泡的光綫搖曳着，自動車和手推車滾動着，燒得火紅的鋸鋼爐的煙霧向上升起，像香案上的烟，經過角燈而飄去。

杜賓珂細看飛機，發出指示。一種滿意的感覺總不離開他。

裝配工場的技師向廠長報告工作情形，焦灼着；他要責罵裝配工作隊長，但是他是一個有經驗的人，他知道，不值得和他們弄壞關係，雖然他覺得，裝配進行得很緩慢。

『限期趕得及嗎？』杜賓珂問工場主任，從技師抑壓的聲調中瞭解到有着某些懷疑的地方。

『新的限期嗎？』

『今天羣衆大會所決定的。』

『一定要趕得及，賓格唐·彼得洛維奇。』

『我們看着吧，不要到了明天要爲你丟臉啊。』

『安東·尼古拉葉維奇在查驗，』工場主任指指旁邊的達尼林。後者正和監督員用一盞小燈照着什麼紙條在看。他那喋喋不休的聲音傳到這裏來：『最主要的是機身的當風面……當風面。絕對重要，要緊。現在我們來試一下支持力……在七字下面，看你那裏是多少？』

『現在要拿着顯微鏡去了，』技師觀察着達尼林，走開了，『顯然他是守得了限期的……』

『有時候也不妨做顯微鏡，』杜賓珂說，把帽子的耳罩結起來。

『廠長自己爬上去了』聽到一個人的聲音。

『要是有什麼不對的話，就叫喊……』

裝配工人剎那間停止工作，注視着。杜賓珂命令把飛機用捲揚機舉起來，把輪子的收放機械試驗一下。後來又看關閉器怎樣張開，仔細地查驗槍砲的汽體收放。飛機的全部行政必須靈活運動。只要一撤槓桿和

鈕扣，飛機要漸漸地活起來了。他在艙房裏察看用具。

後來又放射大砲和機槍的空槍。一個武裝的人站在杜賓珂旁邊。他稍爲有些像達尼林，是一個遲緩的人，但是很有能力。杜賓珂注意地聽他的話，簡短地命令準備試驗投彈。

那武裝的人很滿意：

『你命令一百五十公斤的炸彈和四匣嗎？』

『我們來從一百五十公斤的開始。』

用專爲舉揚輕便材料的手搖捲揚機把兩頭「豬」——各重二百五十公斤的炸彈一顆接着一顆地舉了起來。技師把繩子搭在安定裝置上，把繩頭遞給兩個工人。炸彈在落下時可能碰着輪子的支柱，因此在飛機下面的炸彈艙一綫上放着草墊。

『走開！』技師喊道。

杜賓珂先用手投下炸彈，然後又試驗一下電氣投擲器的工作。軍事代表走上前來。飛機還在『訴告提起之前』的階段，所以軍事代表暫時什麼也不說。他要在訴告的過程中認識一下可能的缺點。飛機是第一架，他懷着極大的忍耐等待着。軍事代表在飛機周圍繞行一周，最後說：『這裏摺彎了，我不能接收……看，這裏……』

『你最後的結論怎樣？』杜賓珂問，搓搓凍僵的手。

『明天在提起訴告的時候再說。』

『今天緘默嗎？』

『應該使你們苦惱一下，廠長同志，』軍事代表開玩笑說。

『好吧，我們受得了。去看第三和第四號飛機吧。看有多少人圍着它們啊。』

『一切都弄好了吧，賈格唐·彼得洛維奇？』走近前來的達尼林問。

『可不是。小小的修正我已經向工作隊長指示過了。已經可以說「飛機現成了」。』

『好，』達尼林脫下帽子，用格子手絹揩揩禿頭。手指上閃亮着「月長石」，這曾經引起賈格唐注意的寶石。

『怎樣，我們去打工業的德國，安東·尼古拉葉維奇？他們在歐洲奪到多少企業？』

「又來了，賈格唐·彼得洛維奇，」達尼林難爲情了。

「我不說了……看看你著名的寶石戒指，立刻便想起我們那段談話了。真的，這樣的寶石，烏拉爾也可以採得到……」

「我現在考慮你指出的意見。你的話是對的，因爲我們一個月中在這裏所做的事情，簡直是霍夫曼的童話●●。只有像你這樣的人才能決定這樣的事情。這裏所需要的是另外一種質地的火藥，賈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向你保證。國外有地方直到現在還不能清楚地想像出，蘇維埃怎樣會做到這一切。現在我明白：應該一下子就從事事情，而不是來攪心理學。」

「難道心理學對於工程師，對於實際的智慧是和最高的數學背道而馳的嗎？」

達尼林笑了起來，並且沉默了一會。

一個年老的油漆匠手拿模型板和顏料桶走到飛機跟前。老人脫下連指的手套，向雙手呵呵熱氣，從事給飛機畫上星形。飛機活起來了，變得好看些了，快樂些了，像一個剛脫下平民服而在帽子上釘上小星形的人了。老人向杜賓珂點點頭，走到其次一架飛機那裏去。

「那老頭子，他是在列車裏受了凍，」技師說，「老是要鬧着回去的嗎，現在却復活了……這樣還要再活二十年！」

「明天九點三十分。別丟臉丟在……雪裏！別在鄔格劉莫夫和雪夫柯普里亞斯的面前丟臉。」

「我在家。有什麼事情，隨時打電話來。」

鄔格劉莫夫等候杜賓珂，坐在沙發上，兩腳伸在氈套裏，兩手交叉在胸口。他聽着那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的雪夫柯普里亞斯說話。雪夫柯普里亞斯看見杜賓珂，走到他跟前，搖動他的肩膀。

「談什麼話，伊凡·伊凡諾維奇？」杜賓珂一面脫衣服，一面問道。

「都是談這個談那個。我們在談戰略……真不錯，伊凡·米哈伊洛

●● Эрнест-Теодор-Амадей，（1776—1822）。德國作家，寫過許多空想的羅曼的短篇小說。「霍夫曼的故事」（“Сказка Гофмана”）也是他的作品，會編成歌劇。

維奇會聽我們講。否則他老是默默地不響。北方人是沉默的民族，不像我們愛說話的前留海●●，是嗎？」

「不同意，」鄔格劉莫夫微笑說，「我不能負辱烏克蘭人……尤其是，假使他們不僅在前綫，並且在後方開始打法西斯蒂的話。」

「我們開始打！」雪夫柯普里亞斯熱烈地喊了一聲。「賓格唐·你記得我們早先的談話嗎？讀過我們的鷹寫那樣的信回家嗎？就拿黑海艦隊上我的鷹來說吧！待着一天不飛出去，就像有了病似的。愈是多做工，便愈加快樂和有勇氣。實在說。有這樣的人，我們將又打法西斯蒂的尾巴，又打鬚毛。啊，够了，」雪夫柯普里亞斯拿起水瓶，把水嘩…地倒進玻璃杯。「我給你宣傳什麼呢……」

「坐一會，伊凡·伊凡諾維奇，休息一會，」賓格唐請雪夫柯普里亞斯坐在安樂椅裏。

「我們弟兄休息得萎頓了，明白嗎？」

「在這裏是萎頓不了的。寒冷不容許。」

「我有些考慮，賓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說，「是看了你的裝配工場散發出來的考慮。很喜歡那房子。又快，又好，又便宜。」

「他遠遠地繞圈子想說些什麼，」雪夫柯普里亞斯打斷他的話，「別上當，賓格唐，我覺得，他想給你上什麼圈套。」

「也許，我真要圈套，」鄔格劉莫夫開玩笑地說。

「說下去，伊凡·米海洛維奇，」杜賓珂說。

「你知道不，賓格唐·彼得洛維奇。我們要裝配新牌子的飛機，驅逐機。假使我們責成你造一座裝配工場，怎麼樣？」

杜賓珂把眼睛稍稍閉上。鄔格劉莫夫等候回答，注視着他飽經風霜的，粗獷了的臉上的肌肉的活動。

「期限呢？」杜賓珂抬起了眼皮，問道。

「大約也這樣的……」

「但是我的全體人員現在都從事生產了，伊凡·米哈伊洛維奇。人力怎麼樣呢？」

「我們派來。主要是在你的領導之下。我們就在這裏裝配，從

●●指烏克蘭人，因從前烏克蘭人頭上總留着留海。

這裏開到新綫去……夏季要發生大規模空戰，應該對於這戰爭預備好。」

「我同意。」

又是極大的勞動。在一點鐘以前，假使有人對他說，需要造這樣一座工場，他準隨便地揮揮手。到那裏去弄人力啊！……

雪霰打着玻璃窗，在風雪的白醞醞的烟霧中顯着黑黑的一條遠處森林起伏的綫條。

「你同意了嗎？」鄔格劉莫夫發現飛逝的陰影落在杜賓珂的臉上，重問一聲。

「我同意，」杜賓珂堅定地重複一句，「執行你的任務。」

「祖國的任務，」鄔格劉莫夫謹慎地校正說。

「執行祖國的任務……」

第三十八章

雪夫柯普里亞斯從工作棚裏走出來，擦擦鼻子和面頰，狐疑地抬起眼睛來看看像鬍子似的芒刺累然的雪塊所遮蓋着的寒暑表。

「多少？三十九度？要是沒有風，可咒詛的寒氣便要刺肉了，是嗎？」

「可不是嗎，」羅勃同意，把皮領子豎起。

「我們走吧，走吧，」羅曼吉諾克拉住羅勃的手肘說。「噯，你這胖子，吃公家的飯吃胖了？」

「胖子，胖子，」羅勃沙聲地說，「這地方的人的本質是被羊，狗和鹿的皮遮蓋着的。但是一般地說，羅勃少校很齊整，像……薇克朵麗亞一樣。」

「關於薇克朵麗亞，說話可要小心些。」羅曼吉諾克說。

「在一切戰爭中，女人對於軍人的命運，總起着很大的作用，不是這樣嗎，雪夫柯普里亞上校？」

「我現在發生興趣的不是女人，而是軍事接收處的代表。九點三十

分，羅曼吉諾克必須雙腳離開地面，不知爲什麼軍事接收委員却遲遲不來。」

「大概他們已經來得及把整個飛機都嗅遍了，」羅曼吉諾克跟上一歩，「來，我們來加油！」

他們走往裝配工場去，開着玩笑，在一條在深雪上踏成的狹窄小道上互相追逐着，爲了取暖，用肩頭擠軋着，但是只想着一件事情：關於第一架飛機。

也就是杜賓珂賴莫丹，鄔格劉莫夫所想的事情。今天一早，杜賓珂翻身到另一個側面去，張開眼睛，再也睡不着，雖然「在鬼還沒有撐着拳頭起來的時候」平常就起身去做工的父親還在打着鼾。杜賓珂睡不着，想着第一架飛機。

賴莫丹也擔心着它，他整夜興奮，在工場裏走來走去，驅趕着那應該緊接在「第一架」之後迸發出來的裝配之流。在走出工場的時候，他碰到達尼林和土爾迦葉夫。那兩個人爭論着「尾巴問題」。達尼林不滿意木纖維的質，叫醒土爾迦葉夫，他把他拖到工場裏去。

鄔格劉莫夫走進花車，喝了一杯波爾淑姆（боржом）^{①②}，打電話給龔古爾采夫，請他來看他。八分鐘後龔古爾采夫就到。當他們的MK從車站出來沿着街飛逝過去的時候，鄔格劉莫夫對龔古爾采夫說：「是學生在考試之前的激動嗎？」龔古爾采夫抬起他的黑眼睛：「鑛工們請我在兩次換班之間在村子和鑛穴之上起飛第一架飛機。因爲也是他們的產兒。」

……飛機創過了彈性的平面層之後，停着。夜裏從飛機中掃出了在裝配之後平常所留下的鋼屑和垃圾，漆了顏色。飛機的側面和翅翼的橫面，磨光地閃亮着。飛機的巨大身軀掩蓋着鋼甲，看得見裝在上面的大砲和機關槍的暗藍色的黏子。武裝的人把飛機預備好去作戰。

昇降口和瞭望窗都是開着的。軍事接收委員在飛機旁邊活動着。醋的氣息流散在空氣中。手拿顏料桶和字型的身穿厚羅紗大衣的那老頭子在綫條上走着。老人給其次的新徵者刻「星」。

羅曼吉諾夫離開雪夫柯普里亞斯和羅勃。他必須澈底地去摸索出軍

①② 出產在波爾淑姆的一種鑛泉水。

事接收代表們的意見。因為他得第一個飛行……

雪夫柯普里亞斯和他還是『從那裏』就認識的技師談話。

「要飛了，馬特維·卡爾泊維奇（Матвей Карлович）？」

「一定，伊凡·伊凡諾維奇。」

「似乎還沒有從烏克蘭挪動一步吧？」

「哦，」技師深深地嘆了一口氣，「似乎還沒有從烏克蘭挪動一步，伊凡·伊凡諾維奇。」

「我們看着吧。」

「其餘的飛機要像雛鳥似的跟着這一架飛機飛去，伊凡·伊凡諾維奇。」

「大概是這樣。這樣的飛機需要得要命，馬特維·卡爾泊維奇。讀過史大林的命令沒有？爲了使德國人在坦克方面的優勢壓低到零，應該增加坦克飛機的生產，明白嗎？約瑟夫·維薩里翁諾維奇把你的飛機放在第一位，明白嗎？」

「明白，伊凡·伊凡諾維奇。」

「假使摩托及時送來，我們就一羣羣地飛到那裏去。」

你把一切都瞭解得很對，老弟。正就是需要一羣一羣的。我們的工人階級在肩上背着金酒瓶……」

軍事代表把訴告簽了字。裝配工場主任揮揮手。站在格納庫式門口的飛行隊，飛奔到雙扇門跟前，費力地把它們打開。透出一股子冷氣。前面展開壓平的田地。從試飛機的小屋子那裏走來鄔格劉莫夫，杜賓珂，賴莫丹，士爾迦葉夫和龔古爾采夫。等了一會羅勃也走了出來。他雙手插在閃電袋^{●●}裏，站着，一面搖幌和吐沫。他大概來得及「吃餅上鉤」了。

「推吧，」杜賓珂命令道，看了看表。

工人扶住飛機的翼，從工場裏推出來。羅曼吉諾克一面叫喊着，一面幫助「拉直」尾巴。在電綫裝配隊裏工作的薇克朵麗亞叫他。羅曼吉諾克離開飛機，走近薇克朵麗亞，把手伸給她。

「從事這一切，並不是我的事情，薇克朵麗亞。」

●●指工裝上做在外面的口袋，手隨時可以像閃電似的插進。

「可是你却從事着。」

「發昏……瞎忙……」

「你第一個人飛，我害怕。」

「沒有關係，」他感激地看了她一眼。

汽油輸送車開到飛機跟前。橡皮管伸展開來。油槽裏充滿了汽油。喧嘩着噴霧器的聲音和散發着煙與氣的水油輸送車近來了。飛機移轉到機師，一個眉毛緊蹙的很結實的人的支配之下。機師查驗一下水油機構是否密封好，把蓋皮關好。機師對於飛機造好，是否可以出貨，要負責任，所以他很挑剔。他追上推進機摩托工作隊隊長，叫他做「小兔子」^{①②}，爬進艙房。一會推進機旋轉起來，空中充滿了摩托的吼聲。機師在各方面把它們試了一下，耳朵裏被飛機場上的咕咕之聲叫得直發響。後來機師跳到雪地上，重新揭開摩托蓋，試驗一下，在震動之後，汽油和油是否漏出來。

「噯，怎樣？」羅曼吉諾克已經開始忍不住，問道。

「一切都很好，隊長同志。」

「請再處理下去。」

齒輪拖重車留下明晰的痕跡，開近前來。把鐵索掛在飛機的腳柱上，拖重車把飛機靜靜地拉到「赤色綫條」上去。人們繼續扶着飛機的翅翼，似乎是剛剛教它學路。

「行了嗎，隊長同志？」羅曼吉諾克問杜賓珂。

「行。」

羅曼吉諾克背上降落傘，爬進艙房。過了幾秒鐘，機師揮一下手指連在一起的皮手套，人們跳着離開飛機。羅曼吉諾克讓摩托運轉起來，推進機旋轉着，遠看好像是發亮的透明圓圈。飛機滑動了，滑動着，終於離開了雪地。

「加油！」羅勃沙啞地叫道。

「去了，」杜賓珂安靜地說，目送着飛機的白身軀。

「去了，」機師說，咬着嘴唇。

「你看一切，多麼簡單，可是費多少心啊，」鄔格劉莫夫指出。

①② 意即胆小的人。

「心可費得很多，」賴莫丹說。

「生命的活動就是從這個產生的，」機師突然說。

羅曼吉諾克轉了幾個身，竭力支持在離飛機場不遠的地方，但是他又陡直地轉了一個身，使飛機轉了一個大角度，便向叢林方面飛去了。摩托的聲音漸漸軟弱了。鄔格劉莫夫跨前一步，他注意地注視着飛行。

「上貝朗那裏去了，」賴莫丹說，「大概，是他請求的。」

又是摩托的咕咕之聲。羅曼吉諾克在他們頭上飛過，把輪子一會收起，一會放下。人們從工場的窗戶裏，從院子裏，從站上都揮着帽子。他們絲毫不在乎這兇猛的烏拉爾的嚴寒，他們爲自己的勝利高興着。

「羅曼吉諾克！」

「去了！」

「來，有力些！」

「飛機成了！」

羅曼吉諾克準確地降落在飛機場的壓平地帶。汽球着地了，飛起被陽光耀出的虹光的雪柱，推進機靜止了，飛機停下了。羅曼吉諾克跳出來，跑到杜賓珂跟前，穿着飛行員的衣服很是笨拙，在雪地上留下皮長靴子的痕跡。在路上他就把皮手套脫下來，舉起一個手指。

「一切都很好，同志們！」

「不管怎樣害病，死總是好好地死的，是嗎？」雪夫柯普里亞斯鬆了一口氣地開玩笑說，「我希望，很快地就給某飛機隊裝上一團？是嗎，賈格唐？」

「請就這樣辦吧，伊凡·伊凡諾維奇。」

「那就很好。否則不論你們的怎樣好，黑海艦隊上的總要更好一些……」

羅曼吉諾克走近，把皮手套和風兜夾在腋下。他的頭髮汗濕了，並且從頭髮上冒出熱氣來。

「現在我得來照顧你了」杜賓珂把風兜套在他的頭上，「你要着涼的。」

「沒有關係，第一架飛機飛起了……」

「謝謝你，羅曼吉諾克。」

羅曼吉諾克握握杜賓珂的手，然後挨次拉土爾迦葉夫的，賴莫丹的，鄔格劉莫夫的，達尼林的，技師的，工人的手。幾十隻胼胝的手都伸給他。他很高興地握他們。這是他鬥爭的同伴，他瞭解並且分擔他們的感情。薇克朵麗亞也從笨拙的皮手套裏拉出手來，低低地說：

「我恭賀你。」

「謝謝，薇克朵麗亞。」

「別這樣緊，」她叫了一聲，朝手吹了一口氣，「你把我的手要擠下來了。」

「請你原諒，我沒有顧到，薇克朵麗亞。」

她離開他們。工人們包圍她。鄔格劉莫夫走到杜賓珂跟前，親暱地看了他一眼，然後隨便地說：

「我祝賀你。」

「謝謝。」

「我也祝賀你，」龔古爾采夫詢問地看看杜賓珂：「鑛工怎麼樣？你會答應派飛機在鑛上和鑛洞上空飛行。」

「我是答應在兩班工人調班之間做這件事的嗎？」

「是的。」

「要辦到……你得再飛一趟了，羅曼吉諾克。」

「好。好久不在空氣裏走，怪寂寞的。」對機師說：「左腿稍爲有些擦傷了。也許，滑油凝結了，也許，應該減去一些。」

「一切都會弄好，隊長同志。」機師向飛機走去，隨身把羅曼吉諾克的降落傘帶去。

飛機旁邊攢動着黑壓壓的人羣，他們襯在飛機的白顏色上特別顯朗。稍微有些看得出的水流似的雲片在飛機上面浮沉着——飛機凝停了。尾部已經撒上霜。

「明天我們出八架，」杜賓珂說，「之後，……我們要逐漸每晝夜出飛機十五架。」

「那時就要開始平常的緊密的生活了，實格唐·彼得洛維奇，」鄔格劉莫夫。

「平常的，緊密的生活，」杜賓珂重複一句說，「不願意說刻板的

話，但是這些勞動的平日總會送來勝利的節日……」

第三十九章

他面前是季米雪的來信。信是從北頓聶次寄來的。根據所描寫的賓格唐這樣熟悉的地方，就可以猜得出。親愛的季米雪！他在戰鬥着，烏克蘭勇敢之子，他哀傷着失去的，但他已經知道，照亮未來的火把已經點起了。

就讓那在艱難的日子咆哮的火災場顯得黑漆漆，就讓地上滿是絞刑架的影子吧，但是解放的星在前面燃燒着。它終於在莫斯科城下爆發了。親愛的莫斯科！有多少驚惶和它的命運聯繫着啊，但是現在永久沾污了自己兵士良心榮譽的武裝異族正從那裏逃走。是弗里茨！除了弗里茨還有誰！誰都不用「兵士」的榮譽稱呼去稱呼他們。想奴役全世界各國人民之心和肌肉的這些傭兵的無敵與英勇的神話已經完結了。

終於給民衆展開自己名字的我們軍隊和我們將軍去進攻了。他們中間有騎兵將軍特盧諾夫——他的近衛兵團馳去迎接勝利。他獲得公認和光榮，新近衛兵的指揮員尼古拉·特魯諾夫，是一個冷靜的帶兵官，是從內戰銳利偵察騎兵所長成的。季米雪·特盧諾夫是千百萬戰士中的一個。他的信走了很久，在不熟識的路綫上躑躅着，終於，到達這裏了，到達隱庇着整千整萬勝利之鑄造者的烏拉爾嶺。

杜賓珂這樣開始他的信：「一年前，你是一個和平人，季米雪。你是從事藝術的。你從鄉村裏來到位在陡削之山上的古城基輔，你認識了科學和創作的歡欣。也許，戈果里(Гоголь)的奧斯達普(Остап)●●，薩波羅什亦(Запрожье)上校布里巴(Бульба)的兒子，在這裏認識了戈拉妻(Гораций)和對於這些上面所說過的嶮惡地方和蒼白的德聶泊爾河。

「你記得，你怎樣到我們這裏來，你怎樣追求我們的塔紐莎，像向

●●戈果里小說「達拉斯·布里巴」(“Тарас Бульба”)中的人物。

日葵趨求太陽一樣，每逢黃昏，當烏克蘭話從基輔飛來的時候，你的面孔便發出欣喜的光，你便用清純的聲音給我們的心低唱故鄉烏克蘭的歌曲。你唱起悲哀和煩惱的歌『我就要拿起班都拉琴』或是暢快和輕鬆的歌『啊，太陽沒有下山』。那時我們想像出無邊無涯的小麥田和蕎麥田，農舍的茅草房蓋，櫻桃園，池畔的楊柳和籬旁的向日葵。

『你總是很動人地稱呼『我的爺爺』。你記得嗎，我們站在符拉其米爾斯卡亞（Владимирская）小山上，我們覺得，有名的歌唱爺爺就坐在河流之上，唱着古代的歌，你的和我的祖先們的獨木舟在廣闊的德聶泊爾河上浮動着。爲那爲祖國所作的光榮偉蹟而浮動着。於是我們聽到那些待救的上籙栲人們的優美的，雖然是難於瞭解的歌聲。強大的黑海呈現在我們眼前，鎖着薩波羅什亦農奴的囚犯的槽船的卡法（Каффа）●●，孔斯坦柴（Констанца）●●的奴隸市場。我們那時那裏知道，這種苦難和痛楚的月份又會迫近烏克蘭？

『我們想起霍爾基蔡（Хортица）絕望的脫逃的農奴，看見過守衛祖國威武光榮的猛晉和幸運騎者的草原。這些軍人遺言要對於祖國土地負責，要不破壞同伴的友誼。

『他們的腰裏掛着東方最優秀武器師所做的鐵楔，用六條鋼絲所聯結起來的，用特種方法所鑄煉的鋼劍上顯出黑黑的阿刺伯字。我們認識這些劍。它們是一代一代地傳下來的。在多砂的希娃（Хива）弄來的波斯地毯和花色馬衣已經腐朽了，這些鋼劍曾在這種毯子和馬衣上絢爛過，但鋼是永久不會朽爛的。祖先們的刀劍散佈在我們整個廣大無垠的祖國。它們在赤爾尼戈夫斯契那（Черниговщина）●●住下，蟲綴陳列館，落下古班河，那把被污辱過的薩波羅什亦的脫逃農奴藏在自己黑泥平原裏的河道。等到要爲祖國而戰的時機來到的時候，把寶貴的鋼劍從牆上摘下來。這是曾祖隆重地傳給祖父，祖父傳給父親，父親傳給兒子的武器——是忠於祖國土地的象徵，是任何可惡敵人必滅的象徵。我們是從我們父親那領到這些鋼劍，『戰爭』這字對於我們中間的每一個

●●菲奧杜茜亞（Феодосия，在克里米亞島）的古稱。

●●在君士坦士湖上的城市。

●●阿拉爾海汗國。

人都很接近。

『試煉第一年開始的時候，便把祖先們的刀劍從刀鞘裏抽出來，我們默默地向他們祝禱，我們便都成爲義兄弟了。在我們薩波羅什亦光榮的軍隊中就叫做血與精神的兄弟。你是我的親人，正像你的哥哥尼古拉是我內戰的親同志和義兄弟一樣，正像你的父親——那鬚鏢的老人馬克西姆·特盧諾夫，他的名字現在在全烏克蘭漫步，那又把自己的光榮重演一次的不朽的馬克西姆·特盧諾夫，熱烈傳奇的騎士也是我的親人一樣。我又第二度地認識了我新的義兄弟——勞動的人們，我的同胞——烏克蘭人和烏拉爾人。他們的偉蹟雖然並不掩映着戰鬥的烽烟，但也是同樣偉大和可感激的。……』

『偉大的列寧號召我們去生活。沒有他那給予我們生命的學說，我們將是怎樣？我和你那時唱着舊的歌，却想着新的事情。我們的同胞有戴淡藍色的空軍領章，也有穿海軍的黑短衣，也有戴坦克車手的頭盔，也有穿普通的民服，都是和平的居民，但是瞭解自由土地所受的威脅，並且準備回擊。列寧這樣教訓過，史大林也這樣教訓着。有人企圖向我保證說，我們並沒有準備好回擊。胡說：不能侮辱我們一向總是用去保衛我們祖國的勞動。拋開對於我們沒有準備的責備——對於黨，對於史大林的誹謗吧，我知道，季米雪，我們領袖爲了使我們獲得勝利怎樣頑強和自我犧牲地勞動……』

『我們千百萬和平的人走上戰爭之路的時候來到了。我們的朋友們得到了敵人的估價。有些被稱爲『飛行的死神』，有些得到光榮的稱呼『黑色的死神』。文化蹂躪者在屈膝的歐洲作勝利的行進之後，第一次開始害怕。他們是征服者，跑到我們這裏來就放火和消滅我們的心所寶貴的一切。他們在我們的國家裏放起大火的烽烟，踐踏稼禾。是的。大地變黑了，連天空也變黑了。但是『黑色的死神』也出現了。這是報復的開始。』

『城市和村莊的縱火者，外來的強盜，看見了那些從祖先們所傳下的刀鞘裏拔出刀子來的人。不但是刀！他們是拿着新武器工人所鑄造的武器迎敵。偉大列寧的繼承者指揮這武裝的人民。他把亞力山大·聶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Невский），彼得（Петер）的重祖，庫杜淑夫（

庫圖佐夫)，德米特里·頓斯柯伊（Дмитрий Донской）和波薩爾斯基（Пожарский）的責任放到自己的肩上。他肩負起蘇伏洛夫（Суворов）的關心，米寧（Минин）的公民偉業，巴格拉基翁（Багратион）的英勇和列寧的偉大事業。

「敵人起初被勝利所陶醉，後來看到了反抗着的，憤恨的強大人民。殉難者的血號召人民去報復，祖先的血號召去做光榮的事蹟。聯合在列寧太陽之下的各民族都團結起來，奮起反對異族人了。

「『黑色的死神』，被威武的武器所打敗的敵人懼懦地說，我們却感激地稱呼我們的鷹做『光明的生命』。戰鬥的武器在各處各地建造着，親愛的季米雪。『黑色死神』的隊伍從各處各地開到前綫去。它們是依照統帥的吩咐，祖國和心的吩咐而飛行的。它們是烏拉爾，韃靼（Татария），西比利亞和我們烏克蘭工人的胼胝的手所建造的。我們在不怕佔領者空襲的工廠裏造武器。我們到這裏來的道路是艱難和多荆棘的，季米雪。已經造成的要重新恢復是很難的。但是一切放在後面。工業工作着，兵工廠無形的轉移有利於我們地完成了。

「這裏工作着我們可以勇敢地稱為後方近衛兵的人們。他們在合金爐旁，機器旁和熔鐵爐旁的偉蹟，也和戰場上的偉蹟一樣光榮，這裏也很艱難，但是人們嚴峻地豎起了眉毛，咬緊着顎。一切爲了勝利！我們，在後方兵工廠做工的人們的口號是這樣。武器會有的——你告訴你那些冒着迫擊砲和自動槍的火爬去衝擊敵人的同伴們說吧。

「被草原之風所吹凍了的，穿着燻黑了的外套的你已經跨過了悲哀的境界。你靴子的印子最後一次遺留在烏克蘭。看你的幾句話：『我的哀痛沒有止境，整天痛哭，——和烏克蘭告別。被辱的，被扯碎的，被踐踏的它被遺下了。這要很長久嗎？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哀痛沒有窮盡……』

「正就是在這可怕的一天，你，少共團員，加入了黨。這一天你宣誓做偉大的事業。烏克蘭被德國人奪去了，要爲解放它而鬥爭。軍隊團結得愈來愈堅了。在殊死戰中昇起了軍隊戰鬥的士氣，在戰火中誕生了近衛軍。你沒有功夫跑到自己的家鄉去一趟，即使一秒鐘地把自己的孩子抱在發出火藥氣息的懷裏。戰爭拋棄了家庭，熄滅了天倫之火……但

是你沒有被懊喪所屈服。憎恨可咒詛的敵人，信任列寧的遺囑和史大林的天才會在最可怕的時候，支持你們的力量。

「你高興地寫信給我說：『再三重新誦讀史大林同志的報告——這是我們行動的偉大綱領。你讀着它的時候，就會看見勝利的時期，我們是否能活到那勝利呢？我幻想能看到理智和我們力量的偉大勝利』。

「你是會活到勝利的時候的，我們親愛的季米雪！我們大家都能活到理智和正義勝利的日子。

「我們生身之地的烏克蘭就將解放。金色的向日葵將重行在田間和籬旁開花，蕎麥將再像白色的芬芳的毯子似的展開，人們將再回到自己的家鄉。將建造新的房屋，把黃黃的小麥稈鋪到遺下村屋和小舍的赤裸的樑木上。烏克蘭將活下去！這事的保證是勝利的列寧旗幟。是授給你們的，我們祖國軍人的旗幟……

「敵人沒法使歌唱的烏克蘭靈魂變啞。祖國——母親會饒恕自己兒子的未老先白頭，就是你在信中所認心的頭髮變白。

「寫信給我們，親愛的季米雪，敵人在退却着，但是他還有力量和危險，你——軍人愛國者的道路是艱難的，寫呀，季米雪，我們等候着你從奧萊爾（Орел），哈科夫（Харьков），卡霍夫卡（Каховка），薩波羅什亦（Запорожье），基輔（Киев）寫來的信……」

並不是最後一章

杜賓珂站在高高的懸崖上。站在他旁邊的，是緊偎着他肩膀的——變安靜了的，變瘦削了的華麗亞。腳下的雪並不散開。他爬下山去，回轉身來，在下面，靠近地面的地方，有一種活的水氣在磅徨着。暗藍色的叢林之圈鑲着多山的地平綫，在叢林之上，在西方，升起羽狀的雲霧之光芒，被太陽所耀着。也許，這是不遠的北極傳來的遠處血戰的反照！

在勤勞的，被世世代代的洪流所浸潤的烏拉爾山嶺的全部，傾斜面

，散佈着黑色的房屋，鑛洞的村鎮。房屋似乎是燻焦的，——經常被煤烟所燻染的痕跡；現在城市上空掛着霧，烟囪吐着烟。但是在這裏，在小山上，却是雪光閃閃的，空氣是清新的，可以用全部胸膛呼吸。

在被鑛工所踏出的小道上，小學生們揮着書包，奔跑着。他們穿得不好，但是紅面頰和高鼻子是快樂的。他們是幸福的，這些烏拉爾的孩子，他們沒有切近地看見過戰爭……但是今天『真理報』上的一張照片在賈格唐的眼前顯現，照片上有一個西瑪·馬爾京娜(Сима Малкина)，——被現代拐子所畸形化了的小姑娘用一種無言的責難看着他。你，認識了戰爭的悲劇實質和外來武裝者的強橫殘酷，將要報復！

杜賓珂看看自己的手。他第一次在手上發現一根爆發出來的白毛。他的拳頭開始蒼老了。難道這就是推進前來的老邁的徵象嗎？就讓這無言的女孩子不要責備他和他戰鬥的同伴吧。爲了驅散黑暗他們做着一切。他的每一滴血都是屬於這些土地和山的，這些繡着金色光芒的藍天，爲了給予正義的戰爭以煤炭而鑽進地洞裏去的人們；爲了繼續在這裏拯救自己祖國的事業而離開南方陽光充滿的草原的人們的。烏克蘭的灰燼在他們心中敲擊着！

工廠的磚牆，由於冰雪的照耀和遊戲而顯得橙色的了，在它們前面的，在低地那一面的是用烏拉爾的松樹，樺樹，杉木所搭成的工場，房子，麥稭色的裝配工場。再往前一些，幾乎和叢林混在一起的是長長的，靠着地的木房。一株稀有的松樹，被砍伐掉的森林中的殘餘，從雪層裏叉起着。夜裏有兔子在松樹上跑過。牠胆怯地作8字形的跳躍，然後消失在荒地的雪堆裏。

摩托的吼聲和雪的飛塵，杜賓珂脫下帽子，揮動一下，雖然誰都不能從上面看見他。一架翅膀張開的飛機飄飄地從飛機場上向上升起——是一架裝甲的沉重的衝擊機。『黑色的死神』，驚惶的敵人這樣咒罵它。飛機飛過去了，遺下使用過的瓦斯的痕跡和被推進機所劃破的空氣的一小團旋風。

「是羅曼吉諾克嗎？」華麗亞問。

「是羅曼吉諾克！他烏拉爾的第五百架飛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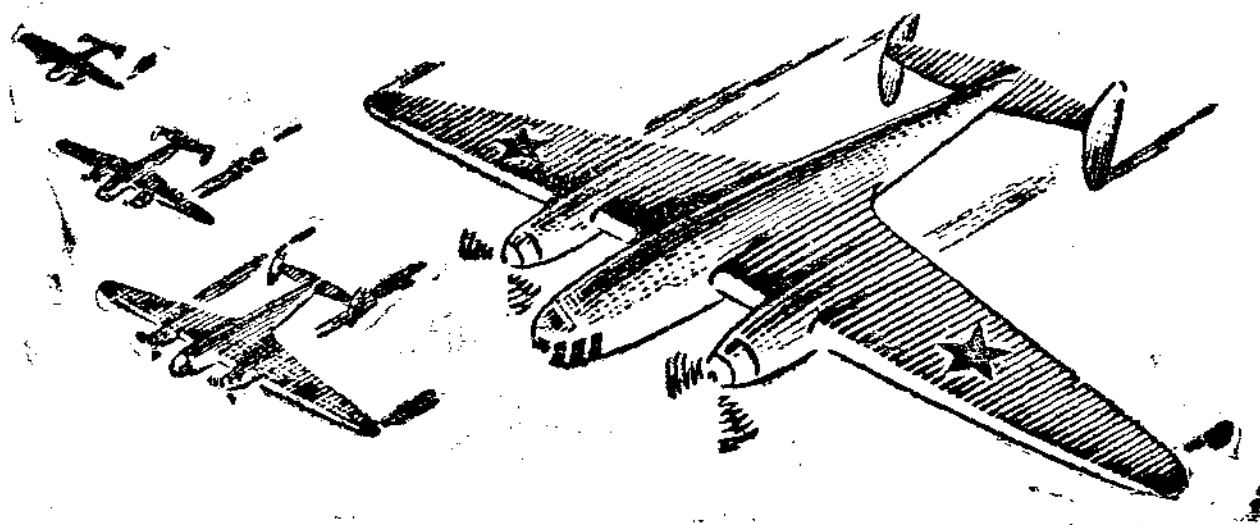
羅曼吉諾克曾經擊下第一架「魯克」式飛機，爲了報復襲擊沒有保

護的白色小別莊。從那時起，還沒有經過很多時間。航空軍官羅曼吉諾克繼續從這裏，從偉大烏拉爾嶺的石膏上向敵人報復着。戰事進行着，在銀色的飛機翼上發亮着的星星，從這裏，從東方閃耀着……

烏克蘭的子民，我的義兄弟，這裏也是蘇維埃俄羅斯，這裏也是我們的祖國，同志們！

一九四二年在烏拉爾。

(白 寒譯)



詩歌

米哈爾柯夫
(С. Михалков)

愛里·列其斯坦
(Эль-Регистан)



蘇聯新國歌

(НОВ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ИМ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堅不可毀自由共和國的聯邦，
俄羅斯團結一致千秋永垂。
人民自願建立的蘇維埃聯邦，
強大統一的聯邦萬歲，萬歲！

榮耀啊，我們的祖國自由獨立，
各民族的友誼如漆如膠，
蘇維埃的旗幟是人民的旗幟，
它會從勝利向勝利領導。

自由d太陽透過烏雲照耀我們，
偉大d列寧給我們照亮路程，
史大林培養我們相信人民，
感應我們勞動，把偉業完成！

榮耀啊，我們的祖國自由獨立，
各民族的友誼如漆如膠，
蘇維埃的旗幟是人民的旗幟，
它會從勝利向勝利領導。

我們在戰鬥中長成我們的大軍，
把路上卑鄙的敵人掃蕩盡淨！
我們在戰鬥中決定後代的命運，
我們要引領祖國走向光明！

榮耀啊，我們的祖國自由獨立，
各民族的友誼如漆如膠，
蘇維埃的旗幟是人民的旗幟，
它會從勝利向勝利領導。

(靈 譯)

-
- 十二月二十一日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公佈決議：因為現在的蘇聯國歌「國際歌」，照內容說，並不反映我國在蘇維埃制度勝利之後所發生的根本變化，也不表現蘇維埃國家社會主義的實質，因此，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決定用符合蘇維埃制度的內容，精神和實質的新歌詞代替現在國歌的歌詞。批准詩人米哈爾柯夫和愛里·列其斯坦所寫的新國歌歌詞。新國歌的歌曲則採用作曲家亞力山大洛夫（А.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祖國進行曲」作者）的譜子。歌譜將另行公佈。

自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五日起各地開始演奏新國歌。

列別夫傑·庫馬赤
(В. И.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

金色頭髮翹聳聳

(ЗОЛОТИСТЫЙ ХОХОЛОК)

我們的海軍中隊裏
來了一個新弟兄，
他的臉上滿是雀斑，
金色頭髮翹聳聳。

這傢伙說話不宏亮，
個子不高肩不寬，
應該說一句老實話，
樣子實在很難看。

上過火綫的水手們，
大家看了嘆口氣：
「新兵，怎麼這樣糟糕，
不是丘八，是小雞。」

他沒有喝過鹹海水，
也沒有見過砲火！……
他見了子彈和砲彈，
一定會跪下叩頭！……

過了一天海軍步兵
去作激烈的戰鬥，——
奉令把一條很重要
公路上d德軍打走。

你真想不到，那小雞，
金色頭髮翹聳聳，
在進攻中竟顯示出
是一個水手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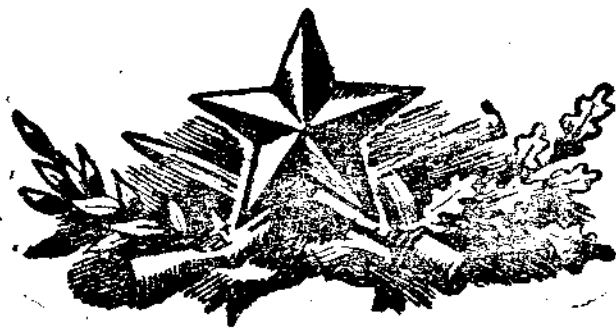
他栽倒十來個德兵，
第一個跳進戰壕，
我們看，——這傢伙很行！
明明是我們同道！

戰鬥之後，我們一夥
馬上就紛紛談論：
「不是小雞，他是小鷹！
不是小鷹，是大鷹！」

· 我們一看，這位伙伴
金色頭髮翹聳聳，
好似立刻長高一尺，
看來已十分英勇。

雀斑已經看不出了，
舉止也好看得很……
你得知道，這就叫做
真正的戰鬥精神。

(岑 譯)



西蒙諾夫
(К. СИМОНОВ)



返回故城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ГОРОД)

你走進故城的時光
婦女們把孩子高高地
舉在蒼白了的頭上
紛紛爭着出來歡迎你。

即使你已成為英雄，
在返回的日子，你別驕傲，
你不配受她們歡頌，
只該向她們請求恕饒。

你只是還了一筆債，——
是當年你退却的軍隊
竟把她們遺留下來
給異族奴役時所欠的債。

(凌 譯)

勃羅天卡
(Петрусь Бровка)

白俄羅斯

(БЕЛОРУСЬ)

白俄羅斯！

苔地上遍開芳芬的石南花，吐脂的松林。
大片的石南花像太陽的光芒刺着眼睛。
白俄羅斯，誰能測量對你的愛心，
海洋也沒有這樣深。

白俄羅斯！

生身之地！你活着！母親重逢到兒子！
他忙着要走。他走了許多路，在戰地。
紅紅的紅紅的山梨花開遍了
林中的道路，你碧綠如茵的田裏。

白俄羅斯！

碧綠的湖！秋天的落葉，飛舞，飛舞。
我們這樣愛護你，生命中永沒有什麼更可愛護。
白俄羅斯，讓我們從清澄的井裏喝口水吧，

因為我們今天要且戰且進，去克復我們的國土。

白俄羅斯！

我們用歡欣的眼淚洒遍你的皇宮，

你從奴隸中站起；看，子民們在向前衝……

松樹，杉樹也在喧嘩，把他們呼喊，

布格河，驕矜的聶曼河和廣寬的德維那河，波浪都在高聲
吶喊。

(零 譯)

布格河（Буг）在白俄羅斯和波蘭邊境，聶曼河（Неман）和德維那河（Двина）都在白俄羅斯境內。

賈慶那
(П. Тычина)



波爾達伐

(ПОЛТАВА)

向紅軍擁戴，榮耀和讚美啊！
它有鋼鐵樣的堅強的手！
我們泛濫有如春天的河……
接着Харь-ков●又甦生了Пол-та-ва●，——
敵人轉過身去，狼狽逃走！

從洛淑伐亞●，Пав-ло-град●可眺望
Днепр●河，我們所愛的Днепр河。
基輔！卡尼夫山！法斯托夫●！
喂，紅軍向你們發出的願望
是要解放，要自由！要幸福，……

烏克蘭變成太陽似的紅色！
是莫斯科d光射上它的身……
向全地一切勞動者致敬！
現在誰都不能把我們吞吃●
敵人，你對一切要負責任●

今天已經把你打得很利害。
還要把你怎樣痛打？——你聽：
「不管你是否悔改，吃人d人，
假使有天你被我們捉了來，
該咒詛的，你就要命歸陰！」

我們向前進攻，愈攻愈向前——
一直進攻到我們的國門。
真可怕，地上有多少德兵！
我們對他們要比鋼鐵都尖：
全人類都拿刀對付他們。

蘇維埃祖國，榮耀啊！榮耀啊！
太陽在天上也發出呼聲：
要沒有一個地方有德兵！
接着哈科夫，光復波爾達伐。
因為有史大林領導我們！

(伶 譯)

-
- 中譯「哈科夫」，● 中譯「波爾達伐」，因此句在俄文中只有十一個音節，哈科夫寫成 Харьков 可省去一個音節，波爾達伐寫成 Полтава 也可省去一個音節。
 - 此字寫成俄文 Лозовая 也同樣是四個音節，所以用中文。
 - 中譯「巴夫洛格勒」，也是爲了省去一個音節。
 - 中譯德森泊爾，共有四字，在俄文中都只作爲一個音節，因爲只有一個母音字。
 - 這些譯名沒有用俄文，因爲音節都符合。



邊達諾夫
(В. Жданов)

屠格涅夫

(Т У Р Г Е Н Е В)

——紀念屠氏誕生一百二十五周年——

一對聰明的，美麗的眼睛，從半身像上向我們望着。寬闊的俄羅斯人的面孔的巨大輪廓，白色的髮辮圍繞着高高的額角，藝術家的大而且柔軟的手——列賓（Репин）[●]的手筆把屠格涅夫的形像這樣給我們保存了下來。我們從頂頂幼年時代便記得這張半身像，因為屠格涅夫是少年喜愛的作家，所有青年人和優秀人的同伴，許多書已經牢固地進入許多後代青年



屠 格 涅 夫

的精神世界裏的作者。

屠格涅夫的半世紀的文學道路——這是為俄羅斯的藝術，為俄羅斯人民服務的，崇高的和自我犧牲的道路。偉大的藝術家——國民，他把全部靈魂都貢獻給自己的祖國，為祖國的悲哀

● 列賓（И. Е. Репин, 1844—1930），俄國著名畫家。

而心痛，爲祖國的歡欣而歡欣。他是一個創立了俄羅斯古典文學的巍巍大廈的一個作家，而且使這種文學著了世界聲譽。善良與正義的宣傳，爲了光明的未來而鬥爭的熱情，對人民力量的深刻信仰，對落在我們偉大的祖國身上的歷史使命的承認，——這些成爲全部俄羅斯文學的基礎的思想和主題，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找到了反映，確定了它民族的色彩，充滿了愛國思想的內容。

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很廣泛地反映出了俄羅斯生活——從四十年代的前進青年的初期小組，到人民意志派的出現和工人運動的開始。在普希金（Пушкин）還活着的時候，屠格涅夫便開始寫作。當他還是廿歲的青年時，在彼得堡的晚會上，胆怯地注視着沉思的萊孟托夫（Лермонтов）。在大學裏聽戈果理（Гоголь）的歷史講義。和倍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建立了高度的友誼。在他的成熟年代的同時人物有：海爾岑（Герцен），關崇洛夫（Гончаров），托爾斯泰（Толстой），涅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陀斯託益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薩爾蒂柯夫-錫且特林（Салтыков-Щедрин），以及其他作家。屠格涅夫在晚年時候，看到了俄羅斯的革命前的活躍情形。當下諾夫戈羅德（Н Новгород）圖樣師的少年學徒阿列克賽·畢斯柯夫（Алексей Пешков，即高爾基）正懷着驚異沉浸在他的中篇小說和長篇小說中的時候，這位年邁的作家還活着，他說：「他的一切是這樣明白，簡單，像秋天一樣透明，他的人物是多末純潔啊……」。

十九世紀中葉，俄羅斯的全部社會生活的變動，都在屠格涅夫的眼前經過。他仔細地注視着和研究着這生活，他澈底地把這些人物，場面，印象的更變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現出來。這是一個帶着非常清楚的社會溫度計的敏感的藝術家，照陀布洛柳博夫（Добролюбов）的說法，他「迅速地猜出放進社會意識中去的新的要求，新的理想，而且在自己的作品中，總是注意到當前的問題。」

在作家的青年時代，這種當前的問題，是關於對農奴制度，對農民的被壓迫，以及對人格墮落的鬥爭問題。被農奴制的情景所驚駭的屠格涅夫，立下了「汗尼巴的誓言●」，把自己的一生貢獻給解放農奴的工

● 指一種特別重要的，嚴肅的，終生的誓言。汗尼巴（Аннибал）是

爭；「和那種我所憎惡的東西並存，我簡直連一口氣都不能喘……在我的眼中，這個敵人有一定的形象，冠着衆人皆知的名字：這個敵人就是農奴制。在這個名義之下我集中了一切，我決定反對它到底，我宣誓永遠不和它妥協……這就是我的汗尼巴的誓言」。

短篇小說集「獵人日記」（“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是作家的一篇藝術宣言，他在這兒講出了對俄羅斯農民，對人民性格的力量和多樣性，對俄羅斯人的非凡的天才的心底的思想。屠格涅夫的正義的短篇小說，在讀者面前，把人民靈魂上的全部富源都展開了。

我們記得，屠格涅夫是如何深刻地描寫了人民中的純樸人們的內心的美麗。在「歌者」（“Певцы”）這篇小說中，我們看到了對人民生活詩意本源的動人的描寫。作者明白，即使是一世紀的貧困和無法無天，也不會把它消滅的：「亞科夫（Яков）沉默不語，向四周望了一眼，用手遮住……他深深地嘆了一口氣，唱起來……『田野裏並不是只橫着一條小路』，他唱，我們大家都覺得又甜蜜又辛酸。我承認很少聽到過這種類似的聲調：它輕輕地分散，就像爆裂一樣響；這種聲調起初甚至引起一種病態的感覺；但是在它中間，却有一種真正深刻的熱情，青春，力量，甜蜜，還有某種誘人的不安定的，憂鬱的悲哀。其中震響着和呼吸着俄羅斯的，正直的，熱烈的靈魂。這樣抓住你的心，正像簡直抓住他俄羅斯的心弦一樣。顯然，歌唱迷住了亞科夫……他唱，從他的聲調的每一個音腔上都散佈出一種親切的，和一望無際地遼闊的東西，彷彿一片熟悉的原野在我們的面前展開，展向無邊際的遠處……」

從「獵人日記」開始，屠格涅夫的每一部新的巨著，都提出了尖銳的，激烈動盪的社會問題。這些問題的深刻和重大，規定了作者所利用的描寫方法，——這是描寫現代生活的廣大畫面的，複製時代的典型和性格的廣大畫廊的，社會小說的描寫方法。

屠格涅夫的長篇小說，是若干代俄羅斯前進人物的精神生活的，獨特的文藝敘述。例如，「羅亭」（“Рудин”）這就是一個緊張地尋覓着生活之真理和意義的，企求活的事業的，熱情而又叛逆的人的歷史；這

紀元前三世紀喀他基那的著名統帥，相傳他曾在祭壇面前向父親宣誓，終生敵視羅馬。

是四十年代充滿了高尚的理想，但是不會把自己的力量和知識放在實際工作上的，青年人的典型。不管這小說的主人公是犧牲在障礙物上，但是他獲得「多餘人」的聲名，仍非無故的。羅亭雖然已經在誕生他的貴族羣中突出，而且已經叛變起來反抗它的暮氣，但是他還沒有找到自己的路，還不會毅然決然地和過去斷絕。

對反映俄羅斯在六十年代邊沿上的社會運動拍頭的時期的小說「前夜」(Накануне)，是另外一種構想。在這部小說中，用了當時空前的尖銳性，提出了俄羅斯生活的新英雄，為人民福利而進行的鬥爭的題材，把這鬥爭作為每一個深愛自己祖國的人面前的唯一可貴的目的。保加利亞人殷沙洛夫(Инсаров)的英雄的，有目的的性格，是小說的中心。殷沙洛夫準備着自己從事理想的偉大，偉業的美麗——為了使祖國從異族的壓迫中解放出來而鬥爭，——使他成了一個完整的，英勇的人物。和屠格涅夫書中過去的主人公不同的地方，是在殷沙洛夫的典型上，把理想和意志，把幻想和對行動的才能結合了起來。只有目的明顯，忠實於自己的真理，才能造成能夠做真正鬥爭，和功業的人。「你剛才問我，」殷沙洛夫對葉蓮娜(Елена)說，「我愛自己的祖國嗎？在地球上還有什麼別的東西可以愛呢？毫無疑問，只有一個東西，除去上帝，怎麼能不相信呢？而且當這個祖國正需要你……」對祖國的愛，把自己的全部生命貢獻給它的崇高熱情，補充着殷沙洛夫的全部思想，用行動推動着他。如陀布洛柳博夫所說，「殷沙洛夫的對祖國自由的愛，不在於理性上，不在於心上，不在於幻想上；而是在於他的全部器官上，不論他身上有什麼東西，都變成這種感覺的力量……」偉大的藝術家現實主義者屠格涅夫，把實現在殷沙洛夫的形象上的愛國天職的理想，抬得很高。葉蓮娜——屠格涅夫的一個優秀的女性典型。作者在自己的女主人公的幻想和思想上，想表現出俄羅斯社會的優秀部分的情緒。

在勇敢地肯定了自己對生命，對偉業的權利的葉蓮娜身上，已經表現出作者對女性革命家典型的未來的轉變，轉變成瑪麗安娜〔(Марияна)「處女地」(“Ночь”)〕的奇異的典型，特別是轉變成了散文詩「門檻」(“Порог”)中的英勇姑娘的光明面貌——這是對於鬥爭的自我犧牲和意志的光榮的讚美詩。同時，葉蓮娜的典型，也在準備着屠格

涅夫的許多其他的女性典型。從「獵人日記」開始，作者自身便是一個人類靈魂的極細微的動作的鑑賞家，是一個俄羅斯婦女的，以及她們的道德力量，對義務的頑強性和忠實性的歌者。

列甫·托爾斯泰有一次指出，在屠格涅夫身上，最重要的——是他的真理性。真正藝術家的忠實性和真理性，幫助屠格涅夫創造了他的一部長篇小說「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在這篇作品的六十年代的生活的廣泛的場面上，出現了新的人們，小市民，民主主義者，實驗工作上的馬克思主義的絕對擁護者。的確，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Базаров）和拉贊梅托夫（Рахметов），「做什麼？」（“Что делать？”）中的主人公，根本不同的。巴扎洛夫——這還不是那種覺醒的和不屈服的戰士和革命者，可能，自己的時代已經追越過他，赤爾納雪夫斯基這樣告訴我們。但是不能不看到屠格涅夫所加到「父親」的後代上的巨大功勞，它巧妙地描繪出了一個「意識的無產者」，六十年代的小市民的，充滿血肉的，生動地肯定的和明朗的人像。藝術家現實主義者的炯炯目光幫助他造成了真理的普及，深入到現象的核心，輕輕地捉住它們的歷史意義，毫無對它們的主觀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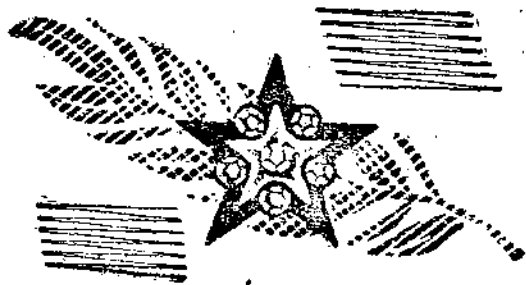
屠格涅夫的全部工作的主要特徵，是他對俄羅斯文化的命運，對俄羅斯文學的繁榮的不斷的關心。他把民族驕傲的感覺把握到了頂點，當他一看見祖國藝術的成績時，立刻便在歐洲成了它的不倦不怠的宣傳者。他為俄羅斯的，使自己的祖國出了名的偉人們而驕傲，——他永遠對普希金傾倒，把許多任務交給倍林斯基，看作他是一個藝術家。特別是，當屠格涅夫一回憶到倍林斯基，首先講到他是一個前進的人物，是一個愛國者。他寫過：「是高尚的，它的偉大，它的光榮都在他的心內刺激起了深刻的和有利的反應。是的，倍林斯基愛俄羅斯；但是他也同樣地熱烈地愛文明和自由，把這些在他看來是高尚的興趣的東西連合成一個——這就是他的工作的全部意義，這就是他所追求的東西。」這種對倍林斯基的傾向的深刻的和正確的論斷，也可以移用到屠格涅夫自身上來。他是一個幻想着自己的人民有文化和自由的俄羅斯人。他是一個永遠把自己的創作興趣隸從於社會需要的藝術家。

屠格涅夫使自己成了文學家的古典的模範，他在靈魂上是一個深刻

的詩人，是一個洗煉的性情的審美的描寫巨匠，是一個自然界的細膩的和深入的寫生家，——同時也特別表現出了那種非凡的社會活動。這是作家——國民，堅固地和不可分地和自己的時代，和自己的祖國，和他在上面生長的成人，聯繫起來會用藝術家的語言對長大的國家內所發生的各種事件和社會進程加以反映。

而且屠格涅夫永遠和對於一切都忠實於自己的藝術家的號召，——創造自己時代的人物的典型，這種典型就像藝術經驗的汲取不盡的源泉，永不停止地為文學服務；歌唱俄羅斯語言的力量和美麗，在這上面，作家發現了自己的人民的偉大的永久的證據；而且對俄羅斯文學寫下了火焰一般的遺囑——保存我們的語言；「我們的美麗的俄羅斯語言，這是寶物，是我們的祖先遺留給我們的財產，在這些東西中間閃爍着…普希金！請尊敬這種有力的武器，因為它在能者的手中可以完成奇蹟！」

(丁 冬譯)





屠格涅夫

И. С. Тургенев

烏吉夫斯基
(Л. С. Утевский)

屠格涅夫生平

(ЖИЗНЬ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伊凡·謝爾格亦維赤·屠格涅夫(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以一八一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新曆十一月九日)生於奧萊爾(Орел)城。這位未來的大作家是在那裏度過他童年的。他母親的莊園斯巴斯柯亦·魯多維諾伏(Спасское Лутовиново, 離姆青斯克〔Мценск〕城不遠)在奧萊爾省·斯巴斯柯亦莊園的周圍是廣大的平原。小屠格涅夫在那裏得到俄羅斯自然的最初印象,所以他後來會很動人地頌讚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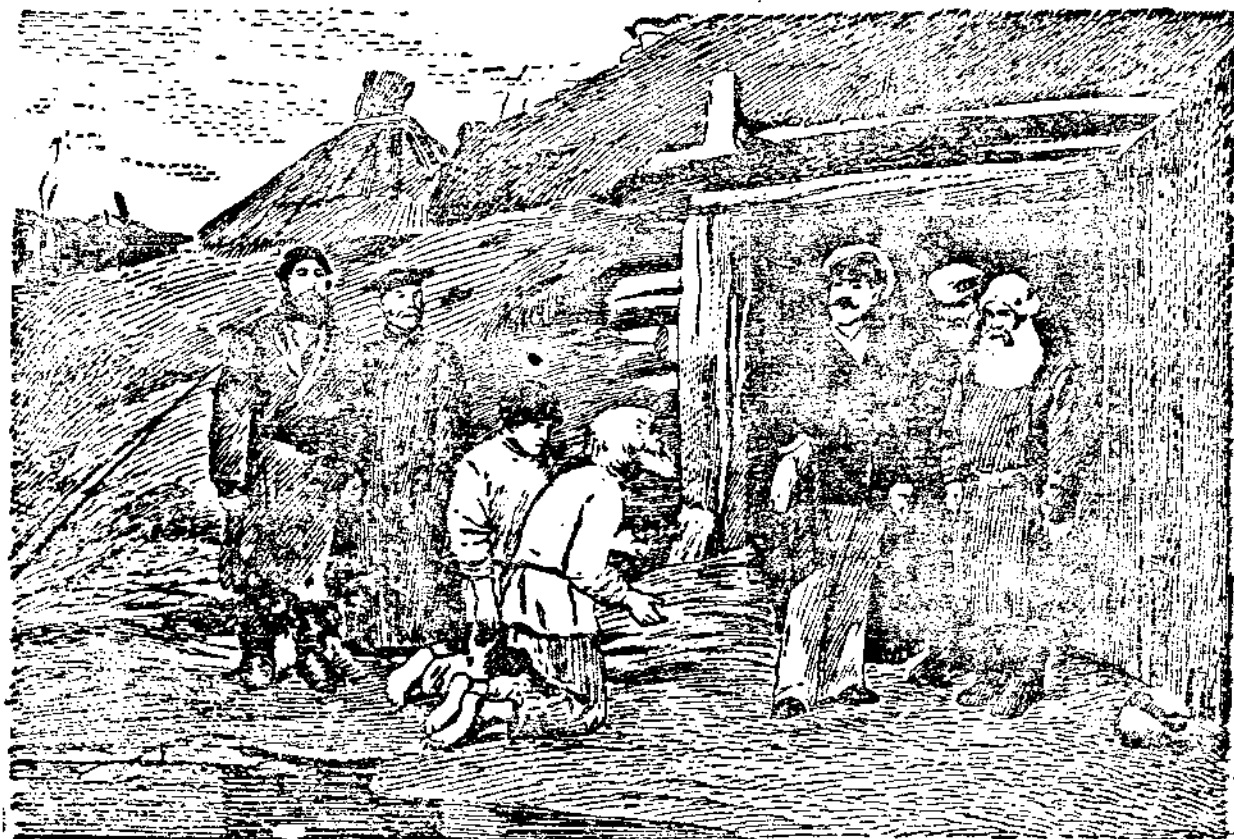
早晨,小鳥唱着各種歌,各個角落小屠格涅夫都熟悉的巨大而荒蕪的花園滿覆着露珠,花園外面是無邊無涯的俄羅斯田野,金黃色的裸麥田喧嘩着,森林顯出暗綠的顏色。屠格涅夫老是在各處流浪,他把一生都獻給了色彩鮮明的美麗的意大利,他所到過的其他地方的秀色,但是他一生總是愛着俄羅斯的自然,它萎黃的,聖筆畫的色調,沒有什麼明朗的,沒有什麼驚人的和觸目的色調,但是老花園裏的每一棵白樺樹,每一株灌木樹都抓住他的心弦。在描寫本國自然方面,在全部俄羅斯文學中幾乎找不出可以和屠格涅夫倫比的作家。

這位未來作家的童年時代是很艱難的。他的父親謝爾蓋·尼古拉維赤·屠格涅夫(Серге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一個輕浮的青年,爲了經濟的打算,娶一個年齡比他大的女子做妻子。屠格涅夫的母親伐爾娃拉·彼得羅夫娜·魯多維諾娃(Варвара Петровна Луто-

ВИНОВА) 是很富有的。她是她祖先——頑固的地主的承繼人，專制，好權，甚至殘暴。無歡樂的家庭生活更加增多她的缺點。

家裏的人，稍有一些過錯便要鞭打，『額外』地送去當兵，甚至放逐到西伯利亞去，所以全家都在懲罰嚴厲而迅速的伐爾娃拉·彼得羅夫娜的面前發出破裂的聲音了。

小屠格涅夫早就認識了農奴制度——這那時俄羅斯最可怕的惡事的殘暴。



屠氏短篇小說「莊園管理人」插圖——列別傑夫繪

在屠格涅夫的家庭裏，孩子們都很熟悉鞭打。這人家認為鞭打是最好的教育工具。爲了每一件小事情就要責打小孩，幾乎每天如此。孩子們怕母親怕得很厲害，更怕冷酷的，疏遠的，難得在家的父親。

農奴保姆和家庭男僕●漸漸地用外國家庭教師來代替了。法國話在

● 實際是一種男性的保姆，負責撫養孩子和幼小時的教育工作，類似中國舊時的「家人」。

家裏佔着主人的地位。法國文學的熱烈崇拜者伐爾娃拉·彼得羅夫娜甚至連德國和英國作家的作品也讀法文的譯本〔同時她也很熟悉俄國作家，並且不單是蘇馬羅柯夫（Сумароков），羅莫諾索夫（Ломоносов）和台爾若文（Державин）等十八世紀的作家，也知道樹柯夫斯基（Жуковский），普希金（Пушкин）和戈果理（Гоголь）。〕斯巴斯柯亦大藏書室中三分之二的書是法文的。甚至於卡拉姆靜（Карамзин）的『俄羅斯國家史』這裏也是讀的法文譯本。所以請外國人做教師是沒有什麼奇怪的。這是類似由拿破崙（Наполеон）軍隊的鼓手一變而為地主子女教師的『小地主奧夫相尼柯夫』（“Одюдворец Овсянников”）中的法國人列任（Лежень）那樣的人。在斯巴斯柯亦家裏，他們是時常更換的。有一個德國人，是易感的人。他只要一開始向他的學生讀席勒（Шиллер）的作品，淚珠就一大顆一大顆地從他的眼睛裏掉出來了。不久得悉，他在本國是一個馬鞍師，於是就把他革除了。他第一個使屠格涅夫認識德國文學。

年輕的屠格涅夫在莫斯科讀完魏登哈末爾（Вейденгаммер）的私塾之後，便很成功地考取了莫斯科大學。他開始成為語言科的學生。那時他還不足十五歲。

一八三四年夏，屠格涅夫家搬到彼得堡（Петербург）去，伊凡·謝爾格葉維赤進彼得堡大學的第二班。

他十七歲讀完盧梭（Жан Жак Руссо）的『懺悔錄』（“Исповедь”）。讀完這書之後，出現寫一本自己的懺悔錄的願望。他也懷着沉醉的心讀了席勒和拜崙（Байрон）的作品。在悲劇『曼弗雷德』（“Манфред”）的影響之下，這位少年想用詩體寫一個劇本『史吉諾』（“Стено”）。在大學畢業之前，他拿他最初的試驗給普列特涅夫（П. А. Плетнев）看。後者善意地指出劇本中所有的缺點，並且指出：

『無論如何你是有些那個的。』

一八三八年五月，為了完成學業，年輕的屠格涅夫到德國去，住在席勒和歌德的天下。他住在柏林，當時最嚴肅的學術中心，他和某些和他同樣在柏林讀書的俄羅斯優秀人物的會見和友誼，對於這位偉大作家

的今後生活有很大的影響。當時柏林的小市民階層過着灰色的寂寞的生活。然而求學的生活却是異日俱進。柏林大學出過好幾個名人。聽講者對於教師的演講是非常歡喜的。

那時已經寡居了的伐爾娃拉·彼得羅夫娜把她整個熱情靈魂的愛都移轉到兒子身上，她時常寫信給他，在信中顯出了她非凡的聰明和全部嚴厲專制的性格。

在那些到『哲學家與詩人之國』裏來求學的俄羅斯人中間，引人注意的有三個。這便是聶維羅夫(Неверов)，葛拉諾夫斯基(Грановский)和史坦克維赤(Станкевич)。他們總是形影不離的。

屠格涅夫在彼得堡就已認識葛拉諾夫斯基。每和他見面一次總要留下深刻的印象。這似乎散發出一種純潔和崇高的東西。葛拉諾夫斯基和史坦克維赤發生熱烈的友誼。史坦克維赤是一種稀有人物中的一個，這種人對於周圍的人有一種善良的和崇高的影響。在莫斯科，在他周圍結合着一批被判定在俄羅斯社會發展史中起極大作用的人。加入史坦克維赤小組的有白林斯基(Белинский)，巴枯寧(Бакунин)，葛拉諾夫斯基，阿克薩柯夫(Аксаков)和波特京(Боткин)。

聶維洛夫，葛拉諾夫斯基和史坦克維赤時常在俄國人傅羅洛夫(Фролов)的家裏消磨黃昏。屠格涅夫也到這裏。這人家的常客是柏林知識份子的優秀代表。深晚，當德國客人散走後，談話便轉移到俄羅斯癥結的問題上去。談到俄羅斯生活最痛苦的罪惡——農奴制度問題。

屠格涅夫飢渴地注意着這談話。童年的情景。他的瘋狂的母親懲罰農奴的情景是不能遺忘的。他爲了離開俄羅斯現實的痛苦的惡劣空氣，他到西歐去。在作過這樣的一次夜談之後，已經在黎明的時候，聶維洛夫，葛拉諾夫斯基和屠格涅夫向史坦克維赤作隆重的約言：把自己的一生獻給拯救農民的神聖目的。

一八四〇年是屠格涅夫和未來著名俄羅斯無政府主義者巴枯寧熟識和友誼的一年。這兩個朋友一同學習，一同工作，進行無止境的爭論。這是屠格涅夫一生中最幸福的時日。他在永久的不幸的生活中會不止一次地回憶到它們。

但是也得想到回到俄羅斯去和進行實際的活動。他覺得道路是清楚

的。前面描繪着學者的生涯——他幻想在莫斯科做哲學教授。但是這並沒有成就。沙皇政府以不信任的態度看德國哲學和它那模糊的抽象性，它關閉了一切大學裏的哲學講座。要選擇別的路。他在母親的影響之下，而且多分是爲了避免選擇別的生涯的必要，他沿着『常軌』走了一步：一八四三年六月，屠格涅夫做了內務部衙門的官員。未來的大作家做了十品文官了。

官僚化的生涯不大使他感到興趣。他對於自己的責務看得隨隨便便。另外有別的東西引動着他。文學使他感到興趣。在他回國之後的第一年中，在『祖國紀事』雜誌（“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записки”）上出現了他以 Т. Л.（即屠格涅夫—魯托維諾夫〔Лутовинов〕父親和母親的姓）署名的三首詩。一八四三年春天，他開始寫他一篇長詩『巴拉莎』（“Параша”）。

『巴拉莎』的成功是出於意料之外的。這篇長詩得到白林斯基本人的激賞，屠格涅夫乍驚乍喜。就在這一年，他和這位俄羅斯名批評家結識了。和白林斯基的結合，和他的友誼，屠格涅夫都覺得很寶貴。這位大批評家的純正的趣味，他那正確的感覺，他那具有非常的說服力量的大膽的評判顯示了巨大的影響。

此後屠格涅夫繼續寫短詩和長詩。一八四五年，在母親極不滿意之下，棄了官職，和母親的關係破裂了。母親不滿意他，斷了他的經濟來源。因此他處境時常變得很拮据。

在白林斯基身邊聚集的彼得堡文學家的圈子裏，他成爲他們自己人了。這裏有聶克拉索夫（Некрасов），陀斯托益夫斯基（Достоевский），安寧珂夫（Анненков），葛里戈洛維奇（Григорович），德魯齊寧（Дружинин），波特京等。具有各種才能，趣味，出身於各種社下階層的人們結合起來共同反對農奴法。當時在這種基礎上結合了最不同的份子。這就是『西歐派』（“Западники”）小組，他們主張俄羅斯要照西歐各國所走過的路途發展。屠格涅夫自然也是接近這些人的。他們把自己和那保守的貴族農業集團的莫斯科『斯拉夫派』（“Славянофилы”）對立起來。

屠格涅夫寫道：『那時的時候真難過。如果你向你四周用心一看，

賄賂之風蔓延，農奴法有如巖石般屹立不動，軍營第一，沒有地方可以申訴，謠傳着要關閉大學，陰雲老是罩在整個所謂學術界和文學界，而且還嗤嗤渣渣地潛行着告密，青年之間沒有總的聯絡，沒有總的利益，一切都是恐怖和卑屈。哦，你就到白林斯基的家裏去，來了另外一個朋友，又來了第二個朋友，開始談起來——於是就覺得輕鬆了……」

一八四六年秋天，聶克拉索夫和巴那葉夫（Панаев）得到了普希金創辦的雜誌『同時代人』（“Современник”）。屠格涅夫熱烈參與組織這一件事。同時他做了很多的事，但是文學工作使他覺得不能滿足。他覺得短詩和長詩不是他的範圍。但是他好久好久不能找到自己的路。在『同時代人』第一期中，巴那葉夫沒有東西填充雜誌欄，屠格涅夫循他所請，寫了素描『霍爾與卡里納奇』（“Хорь и Калиныч”）。這是獲得他未來的『獵人日記』（“Записки охотника”）的第一篇素描，這書使屠格涅夫開始了他的文學的榮譽。在出現『霍爾與卡里納奇』的時候，開始了他的創作之路的新的重要階段。

『獵人日記』有着巨大的成功。它給一切的社會階層傳誦着。屠格涅夫以巨大的愛忱，以他的智慧，以他的俄羅斯的含蓄的幽默，以寬大的靈魂在這本書裏描繪那普通的人民。有許多地主是把這些人看做畜生一樣的。把他們鞭打，貶壓，把他們販賣。『獵人日記』催醒了那些滅盡天良的人們的良心。

『獵人日記』的續文，屠格涅夫是在國外寫的。夏天的時候，他和白林斯基一同住在德國的療養勝地查爾茨白隆（Зальцбрунн）。白林斯基在這裏寫了一封致戈果理的有名的信，反對他在他的『友人通信錄』（“Переписка с друзьями”）裏所說的『出色的地方』，他在這封信裏熱情地攻擊他當時的俄羅斯的現實（『這是壞透的地方，這兒人販賣人，……這兒沒有什麼人格，名譽和財產的保障……而祇有各式各樣貪官污吏的巨大的團體，』）他宣言應該用『最活的現代國家的方法』廢除農奴法。這是屠格涅夫最接近白林斯基的時期。這位大批評家的強烈影響這時顯得特別有力。屠格涅夫對於白林斯基的信的態度可以用他後來所說的那句重要的話來說明：『白林斯基和他的信——這是我全部的信仰。』

從一八四七年十月起，屠格涅夫移住到巴黎去。他在那邊以非常的生產力工作着。在一八四七年和一八四八年寫了『獵人日記』的大部份。在這幾年中他創作了五個劇本，其中有一個是他的優秀的劇作之一：『食客』（“Нахлебник”）。然而『食客』在舞台上的演出沒有獲得准許。檢查官在其中看到了有『侮辱道德和貴族階級』的地方。當時劇本『鄉間一月』（“Месяц в деревне”）也受到禁止。

一八四三年，屠格涅夫認識了法國有名的女歌唱家寶麗娜·薇雅爾度（Полина Виардо）。這一次會見對於他的一生有着決定的影響。直到遲暮的老年，他一直以忠貞縈繞的情意戀愛着薇雅爾度。爲了她，他獨身以終，因此而沒有給自己創立家庭的樂趣。爲了她，他把大部份的時間在國外度過。

出國之前，屠格涅夫和母親的關係早已開始惡化了。她幻想給他一個燦爛的前途。他打碎了她的幻想。他在國外的生活引起了她那方面的猛烈的不滿。她停止匯錢給他，迫得他祇好自己謀取生活費。

一八五〇年六月中，他回返俄羅斯。朋友們高興地歡迎他。旅居莫斯科的生活是以和母親決絕地爭吵開始的。這一年，伐爾伐拉·彼得洛夫娜逝世。她沒有把她疼愛的兒子叫來。她對自己守信到底。

一八五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戈果理在莫斯科死了。屠格涅夫深深地感動了。他在第一個印象之下寫了一篇論文：『戈果理死了！……那一個俄羅斯人會不給這幾個字震動！他死了，這一個人，我們有權力，給我們以死亡的痛苦的權力稱他爲偉人……』他爲彼得堡一個雜誌寫這幾行的時候，慟哭起來了。但是政府希望戈果理的逝世儘可能在不大顯著的情形底下度過去。所以那篇論文被禁了。屠格涅夫就把它寄到莫斯科的朋友那兒去，這篇論文後來在『莫斯科新聞』（“Москов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上發表了。

全俄羅斯把他叫做『憲兵』的沙皇尼古拉一世（Николай I）在他的批語中寫道：『……因公然不服從，罰他囚禁一月，並流放故鄉監視。』

囚禁一月之後，屠格涅夫被流放到斯巴斯柯亦去，他在該地完全孤獨地遠離了朋友，論爭和熱烈的生活而感到很大的痛苦。

最後，當他回來的時候，他受到了廣大的歡迎。俄羅斯那時正當艱難的時期，開始了克里米亞戰爭。在這以軍營為第一的國家裏竟變得一籌莫展了。盛裝檢閱起來一切都好，打起仗來毫無用處。軍隊配備惡劣，服裝不全。到處發現驚人的搶掠。無恥的軍需人員拚命的向兵士掠奪。而軍隊在這種條件之下却要在那武備優良的敵人作戰。

一八五五年二月，當前綫失利正達頂點的時候，尼古拉一世死了。他的死，大家都把它當作是俄羅斯生活的最陰鬱時代的完結，當作新時代的開始的希望。

一八五七——五八年，屠格涅夫是在羅馬度過的。從俄羅斯傳來了非常的消息：農民改革正式發表了。克里米亞戰爭以後，明顯地露出了尼古拉制度的破產，政府不得已祇好走上改革之路。俄羅斯充滿着活氣。必需根本革新國家的自覺貫澈着最廣大的社會階層。由於檢查官的恐怖隨着克里米亞戰爭的結束而軟化，報章雜誌上出現了許多從前完全不能發表的文章，農民問題成爲最迫切的基本問題。在這一個時候自由主義貴族的陣營中現出了分化了，屠格涅夫也是屬於這陣營的，他是『漸進論者』，『等候自上而下的改革的人』，而以赤爾納雪夫斯基（Чернышевский）及陀勃洛柳波夫（Добролюбов）爲首的革命的民主主義者集團主張農民革命。

『同時代人』上出現了赤爾納雪夫斯基論到屠格涅夫的中篇小說『阿茜亞』（“Ася”）的論文。赤爾納雪夫斯基在他的論文中貶黜文學上的貴族英雄，同時說到他們在生活中的破產。『我們心中有一種思想漸漸強烈地發展起來，』赤爾納雪夫斯基寫道，『就是把貴族英雄當作我們中間最優秀人物的意見是一種空洞的幻想，我們覺得我們不會長久受這種意見的影響了，因爲有比他們更好的人，這就是那些被他們貶壓的人，如果沒有了貶壓他們的人，我們的日子倒能過得好些了。』

當赤爾納雪夫斯基寫這篇論文的時候，屠格涅夫正忙於寫他的長篇小說，這小說的題材和『阿茜亞』一樣，是遠離當時的戰鬥問題的。

這部長篇小說是『貴族之家』（“Дворянское гнездо”）。屠格涅夫又提出了『多餘人物』的典型。這小說寫的是貴族的詩意隱逸的田園生活，『古老的貴族之家』的生活。這種貴族之家的沒落的命運是

不能不承認的。

這部小說的成功超過了一切的預料。它是普遍而獨特的。屠格涅夫在它之後的作品中沒有一部有過這樣的成功。他的大作家的聲譽完全鞏固了。榮譽和注意從各方面來包圍他。

他經歷到了巨大的創作高潮的時期。他在法國的小城市維希開始寫新的長篇小說『前夜』(“Накануне”)，陀勃洛柳波夫後來曾經寫了一篇有名的論到這部小說的文章：『真正的白日什麼時候才來？』(“Когда же придет настоящий день?”) 陀勃洛柳波夫在文中表示很悲哀，在他當時的俄羅斯沒有能做的人。『爲什麼英薩洛夫(Инсаров)◎不是俄羅斯人？因爲我們還沒有英薩洛夫，』他寫道。『生活的條件還遠離不能適宜於他們的出現。就算英薩洛夫是一個狹窄的人，甚至於是淺薄的人，但是他是一個精神堅強的人，他願意爲他所酷愛的思想而做一切。』

對於英薩洛夫，陀勃洛柳波夫並不看做是能做的人，能忍耐而有意志的訓練的實際的社會活動家。『生活及其一般的制度在一定的時間和在一定的地方產生出許多有用的人和沒有用的人。』

當時的俄羅斯充滿了羅亭(Рудин)◎一般的『多餘人物』。『羅亭』是屠格涅夫的另外一部小說的名稱，他在這小說裏明晰地繪出了當時生活的不幸：說空話的人，說話漂亮而不能做什麼事的人。這一個人，照聶克拉索夫的話說，『他在世界上飛奔，爲自己找尋大事，幸虧富有的父親的遺產使他可以不做小事。』類似的『多餘人物』祇有在貴族階層中碰得到，這種人物的出現又是因爲農奴法的緣故。貴族的子孫免除了爲自己謀生的必要，從小沒有系統地學過做什麼事。所以意志變得軟弱，紀律也沒有了。

一八六〇——六一年整個冬天，屠格涅夫在作新的長篇小說。這部長篇小說叫做『父與子』(“Отцы и дети”)，它受到批評界猛烈的攻擊。當時有一部份人責難屠格涅夫『向青年的一代屈服』，另外有些人却相反地認爲巴查洛夫(Базаров)◎是對這一代的諷刺和誹謗。

◎ 『前夜』中的主人公。

◎ 屠格涅夫長篇小說『羅亭』中的主人公。

所有這些攻擊，屠格涅夫都痛苦地接受了。

一八六三年春天，薇雅爾度家移居到巴登—巴登(Баден-Баден)去。屠格涅夫跟了他們去。他在巴登的平和的生活之流給不得已的俄羅斯之行所打破了。赫爾岑(Герцен)巴古寧，奧加列夫(Огарев)和其他流亡革命家寄給在俄羅斯的友人們的信件在彼得堡給第三支部扣留了，這些信中時常提到屠格涅夫的名字。屠格涅夫應召到彼得堡去提出證據。這時他和『倫敦流亡革命家們』完全分歧了。這時清晰地形成了革命家赫爾岑和不相信俄羅斯的革命的發展之路的自由主義者屠格涅夫之間的分歧。事情結果對於屠格涅夫很好。他解除了一切的責任而能夠回到巴登的友人那兒去了。

一八八六年，屠格涅夫寫了長篇小說『煙』(“Дым”)，這小說提出了一方面是反動的統治階層和另一方面是以許多特別怪異的人物做代表的流亡革命家的銳利的諷刺畫。這部同時針對兩個敵對陣營的小說受到的反響很不好。「從來沒有人曾經像爲了『煙』這樣的一致罵我過，」屠格涅夫這樣寫道。

一八七一年，普法戰爭結束之後，屠格涅夫和薇雅爾度家一同回到巴黎去。他在那裏會見了許多法國大作家。他和佛羅倍爾早就結識。他又和左拉，莫泊桑，都德，龔古爾等接近。在這幾年中，屠格涅夫寫了許多東西。一八七七年，他發表長篇小說『處女地』(“Ночь”)。在這部小說裏，屠格涅夫的目的是要證明革命宣傳的無望。他在這小說中把革命家描寫成一些愚鈍，淺薄而無用的人，或者把他們寫成偶然的人，或者是懷疑自己的事業會成功的人。這小說受到了攻擊。

七十年來，證實了屠格涅夫在歐洲的聲望。同時祖國的對他的態度也變了。一八七八年，在巴黎國際文學大會席上，法國文壇盟主維克多·雨果被選爲該會主席，屠格涅夫被選爲副主席。次年，牛津大學選爲習慣法法學博士。

在俄羅斯，廣大讀者層方面對他的態度激變了。當他到一八七九年春天來到莫斯科和彼得堡的時候，這顯明地表現出來了。他受到無盡止的禮遇，甚至於因此引起了統治階層的嚴重的不滿。無疑的，這種禮遇

● 『父與子』中的主人公。

是針對政府的示威。屠格涅夫對於這一點是明白的。『我是明白的，』他說，『這不是禮遇我，這他們是把我當作木頭來打擊政府的。』

一八八二年春天，他有了一種怪病的徵候。這後來診斷出是侵害脊椎的癌症擴展開來。一八八三年八月二十二日，他經過了非常痛苦的磨折之後在巴黎逝世了。

運到彼得堡去的盛着屠格涅夫的身體的靈柩受到大眾人民的迎接。行列互數里之長。在這大眾的人中傳佈着雅古波維奇(П. Якубович)寫的祕密宣言：

『……屠格涅夫懷疑革命的迫近和用對政府進行英雄鬥爭的方法完成革命的可能性。也許他並不希望革命而是漸進論者——這對我們毫無關係。對於我們，重要的是他是他以他那些作品的衷心的思想為革命服務，他愛革命青年，承認他們是神聖而有自我犧牲的精神的。』

(若 虛譯)

屠格涅夫
(И. С. Тургенев)

散 文 詩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ПРОЗЕ)

在屠格涅夫逝世前一年彼得堡「歐洲通報」(“Вестник Европы”)雜誌社的編輯史大修列維赤(Стасюлевич)去訪問他。那時屠格涅夫已經沉重地和絕望地病了。在談話時史大修列維赤提起似乎屠格涅夫正寫完一部新的長篇小說的傳言。屠格涅夫竭力否認這一傳言。他想了一會，補充說：「而且，假使你願意的話，我可以用事實向你證明，我非但不在寫長篇小說，並將永久不寫！」然後他俯過身去，從寫字台的側面抽屜裏拿出一個書夾，從書夾裏拿出一大疊大小和顏色不同的寫好的稿紙……他解釋說，這有些像藝術家所說的寫生的草稿和雛形，後來，當他們要繪作大畫幅的時候，就利用這些草稿和雛形。屠格涅夫也是這樣，每逢一得之機會，在事實或是思想一閃的生動印象之下，在最先落到手裏的一張小紙上寫下，都拿來塞在書夾裏。他作結地說：「這是我的材料，假使我從事大作品的話，它們便要派用場了；所以，爲了向你證明我什麼也不寫，什麼也不預備寫，」他對史大修列維赤說，「我把這一切都拿出來，交給你保藏，一直到我的死，」史大修列維赤回憶說：「我對他承認，不管怎樣，我總不大明白，這是什麼『材料』，請求他，他能不能把這些稿子讀一點給我聽聽。」屠格涅夫同意了。「他的高妙的誦讀是這樣感動我，我甚至於絲毫也不需要贊同這辦法了……」「不，伊凡·謝爾格亦維赤，」我對他說，「我不同意你的建議；假使羣衆爲了要認識這絕美的東西，必須等候你的逝世，那就要巴望你早些死

了；這我是不同意的，我們簡直現在就把一切都印出來吧……」我們爭論的結果是他同意僅僅抄寫那些他認為可以發表的幾篇；果然，過了兩個星期，給我送來他仔細和親手所抄寫的五十頁稿子，正像他向來的手稿那樣。後來史大修列維赤再去看他一次的時候，「屠格涅夫表示僅僅對於一個劇本有懷疑，特別出衆的一個，結果是在校閱的時候，把它抽去，代以另外一個。」

「散文詩」——這些出版的材料就這樣稱呼——是屠格涅夫在五年之中，即自一八七七年到一八八二年所寫的。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八七八年和一八七九年寫成。無疑，屠格涅夫不僅把它們看做是未來作品的材料。在會見史大修列維赤之前，他就把它們作為完全完成的作品讀給自己的朋友們聽。一八八一年夏，住在斯巴斯基（Спасский）的時候，他曾把其中幾篇讀給詩人波龍斯基（Я. П. Полонский）和著名女演員莎薇娜（М. Г. Савина）聽，後來又讀給著名的亡命革命家拉夫羅夫（П. Л. Лавров）聽。但是他並沒有預定把他們出版。「關於它們的出版我從來沒有想過，」他寫信給他的德國朋友比赤（Л. Пич）說。

屠格涅夫選出出版的五十首散文詩，於一八八二年十二月在「歐洲通報」上出現。「散文詩」的名稱是編輯部定的。屠格涅夫給他們標的題目是“Senilia”，意即「老人的」。

在巴黎的屠格涅夫攜卷處藏着一本簿子，簿子上有他所寫的散文。簿子裏一共有八十三首詩。其中五十首已經在他生前發表，兩首後來在出版物上出現。

最後三十一首詩到一九三一年才初次公佈。

屠格涅夫「在校閱的時候，把它抽去，代以另外一個」的那個特別出衆的劇本」是散文詩「門檻」（“Порог”）。屠格涅夫因怕檢查的懲罰，所以沒有決定把它發表。他曾經寫信給史大修列維赤說：「你跨過這『門檻』會絆倒的」。事實上，這首詩確實絲毫沒有機會被檢查通過。

「門檻」是屠格涅夫在一八七八年五月寫成。在這以前不久，即一八七八年三月在彼得堡舉行行刑省長特列泊夫的女革命家維拉·柴蘇麗赤的公審。一八七七年舉行了兩個屠格涅夫對之十分注意的大政治案公

審。一次公審受審者有五十人，另一次有一百九十三名革命宣傳者。這些公審案（被告中有許多是女子）非但表明婦女多麼積極參加革命活動，它們並且表明革命家的英勇精神，甚至使敵對他們的人都驚訝。革命青年爲了自己的事業準備犧牲的那種非常的精神給屠格涅夫起了很強烈的印象。「門檻」便是在這種印象之下寫成的。

「門檻」初次印在一八八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舊曆）屠格涅夫出獄時所散發的祕密傳單上。

俄羅斯語言

在懷疑的日子，在痛念我祖國命運的日子——只有你一個是我的支援和支柱，啊，偉大，有力，正義和自由的俄羅斯語言！你看見家裏所發生的一切事情不是要陷於絕望嗎？但是要說這樣的語言不是賦予偉大人民的，是不可相信的！

一八八二年，六月。

麻雀

我打獵回家，在花園的林蔭路上走着。狗在我的前面跑着。

突然牠縮小牠的步子，並且偷偷前進，好像感到身前有獵物。

我沿着林蔭路看去，——我看見一隻幼小的麻雀，喙旁有一點黃，頭上有一撮毛。牠是從巢裏掉下來的（風很利害地搖撼林蔭路上的白樺樹），坐着一動也不動，無助地拍張着剛剛長出來的小翅膀。

我的狗緩緩地走近牠，突然有一隻黑胸脯的老麻雀從近旁的一棵樹上縱身下來，像一顆石子似的落在狗頭的緊跟前，全身羽毛反豎的，形容難看的，帶着絕望而可憐的銳聲鳴叫，向牙齒尖尖的張開着的狗嘴那兒跳了兩次。

牠飛奔下來拯救，牠用自己的身子去庇護自己的孩子……但是牠整個小小的身軀都驚怕得戰抖起來了，聲音變得粗野和沙啞了，牠昏厥了

牠把自己犧牲了！

牠一定覺得狗是多麼大的怪物啊！然而牠無論如何不能在牠高高的安全的樹枝上坐得住……一種比牠的意志還要有力的力量把牠從那裏拋了下來。

我的特列淑爾●停下來，蹣跚後退……看來，牠也承認這力量。

我急忙把騷動不安的狗叫回來——崇敬着走開了。

是的，別笑我。我是向那隻小小的英勇的鳥兒崇敬，對於牠愛的激發。

愛，我想比任和死的恐怖更加有力。生命只是靠了它，靠了愛才支持着和行進着。

一八七八年，四月。

兩個富人

當人家當着我的面誇讚富人羅特希爾德（Ротшильд）●的時候，我也讚美和感動，——因為他從他的巨大收入中分出整千整萬的錢去扶養兒童，去醫治病人，去憫恤老人。

但是在讚美和感動的時候我不能不想起一家把一個孤苦無告的姪女收養到自己破產了的小屋子裏去的貧窮的農民。

「我們把卡璣卡（Катька）領來，」女人說，「把我們最後的幾個小錢用在她身上，不過沒有錢去買鹽放在湯裏了……」

「我們就吃沒有鹽的湯，」農夫，她的丈夫回答說。

羅特希爾德跟這農夫還差得很遠呢！

一八七八年，六月。

我的樹

我接到一封從前大學裏的同學，富有的地主，貴族的信。他叫我到

● Трезор 狗名。

● Rothschild (1777—1836)，倫敦最大的富翁，係德籍猶太人。

他的莊園裏去。

我知道，他早就有病，眼瞎，風癱，幾乎走都不能走……我便上他那裏去。

我在他的廣大花園裏的一條林蔭路上找到他。他裹着皮襖，——事情却是在夏天，——虛弱，佝僂，眼睛上罩着綠色的罩子，坐在一隻小小的車子裏，後面有兩個穿着華麗制服的僕人推着這車子……

「我向你致敬，」他用快入墳墓的聲音喃喃地說，「在我世襲的土地上，在我世代樹株的蔭影之下！」

一株蒼老強勁的千年的橡樹像天幕似的在他的頭上張翕着。

於是我想道：「啊，千年的巨人，你聽見嗎？在你的樹根旁邊爬着的半死的毛蟲，却把你叫做是自己的樹！」

吹來一陣輕風，以輕微的悉索聲在巨人稠密的枝葉裏逝過……我覺得，是年老的橡樹，用寬大的和低低的笑聲來回答我的思想和病人的誇耀。

一八八二年，十一月。

門 檻

夢

我看見一座巍峨的房子。

在最前面的牆上有一扇狹窄的門洞開着；門裏是陰森森的黑暗。在高高的門檻前面站着一個少女……俄羅斯少女。

那一眼看不穿的黑暗在呼吸着寒氣，隨着冰凍的氣流從房屋的深處傳出緩慢的，滯鈍的聲音：

「啊，你想要誇過這門檻——你是否知道，什麼在等候着你嗎？」

「我知道，」那少女回答說。

「寒冷，飢餓，憎惡，嘲笑，蔑視，侮辱，監獄，疾病以至於死亡嗎？」

「知道。」

「完全的歧視和孤獨？」

「我知道……我準備好了。我會忍受一切苦難，一切打擊。」

「不但是從敵人那裏來的，並且也是從親人，從朋友那裏來的？」

「是的……也從他們那裏來的。」

「好。你準備好去犧牲嗎？」

「是的。」

「去作無名的犧牲？你毀滅了——無論誰……無論誰甚至於不會知道，應該紀念誰！……」

「我既不需要感激，也不需要憐憫。我不需要名譽。」

「你準備好犯罪^①嗎？」

那少女把頭垂下……

「犯罪也準備了。」

那聲音沒有立刻重提自己的問題。

「你可知道，」他終於說道，「你現在所相信的，你將來會不信，你將來會明白，你是受了騙，你是白白的毀掉你年輕的生命嗎？」

「這個我也知道。無論如何我總想進去。」

「進去吧！」

那少女舉步跨過門檻——一面沉重的幕落在她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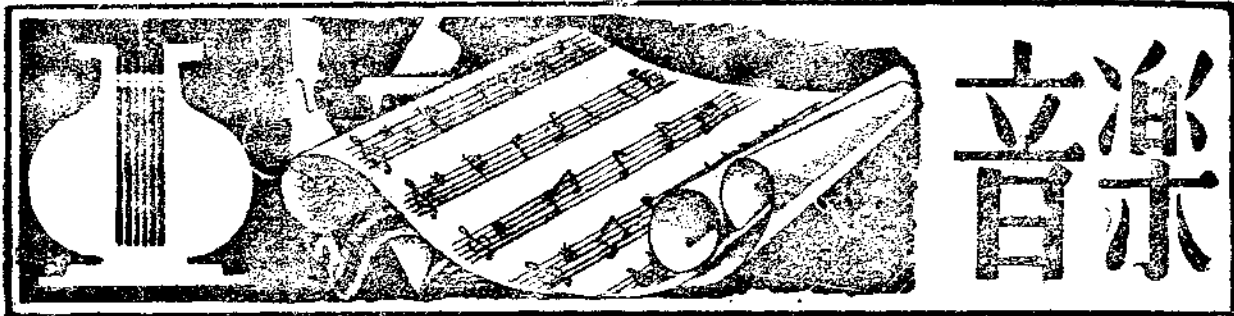
「優姑娘！」不知是誰在後面切齒地說。

「神聖的女人！」不知從那裏傳來的回答。

一八七八年，五月。

(邊 通譯)

● 俄文「犯罪」(Преступление)一字是「越過」門檻之意，猶言門檻是法，犯罪即是「越法」。



叔斯達柯維赤
(Д. Шостакови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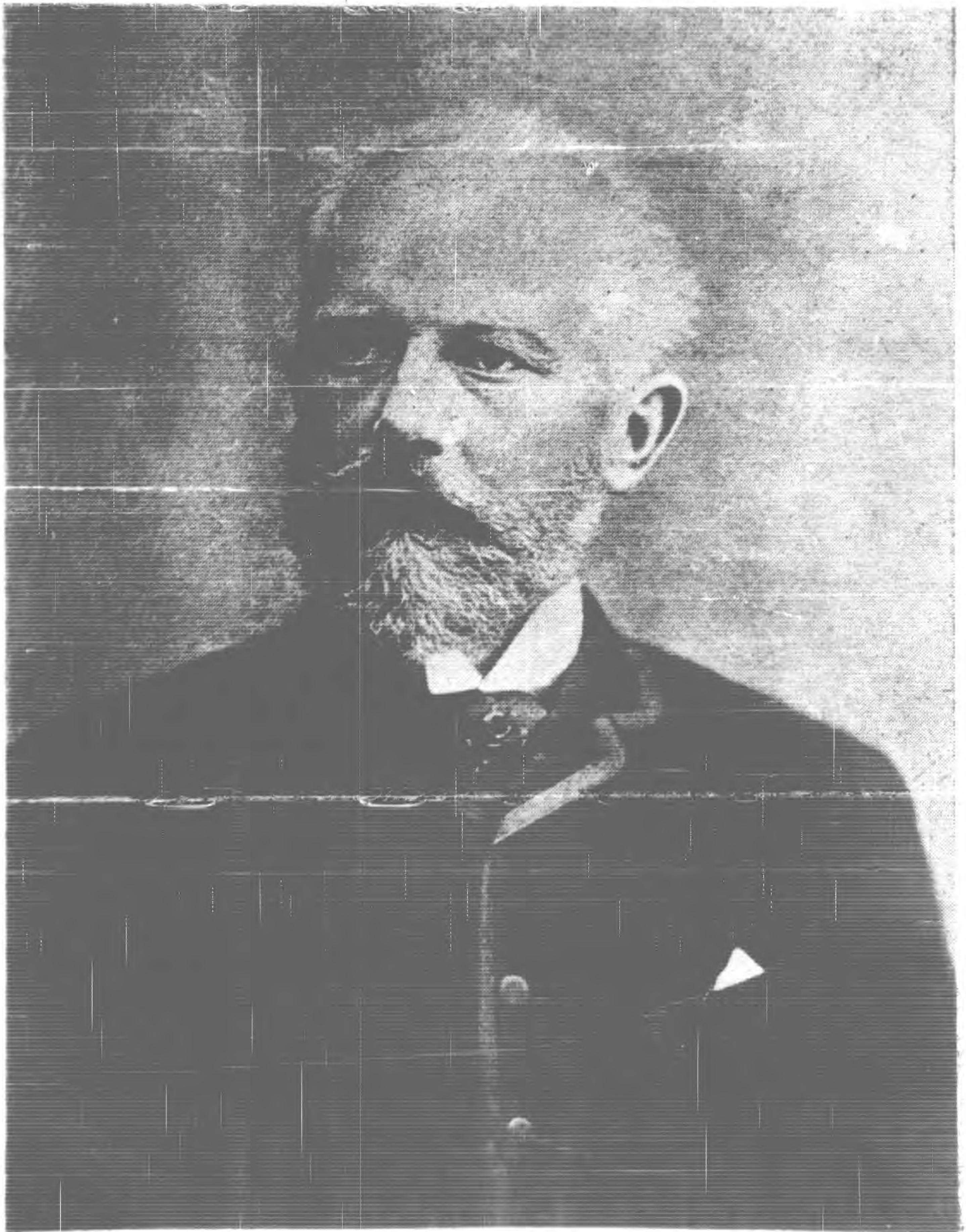
論恰伊柯夫斯基

(МЫСЛИ О ЧАЙКОВСКОМ)

——紀念偉大作曲家逝世五十週年——

十九世紀末葉或者二十世紀上半世紀，沒有一個俄羅斯作曲家在他的創作的某一方面沒有受到彼得·伊里奇·恰伊柯夫斯基的恩澤的。六部交響曲和俄羅斯歌劇節目中幾部最重頭最風行的戲劇的作者是偉大俄羅斯音樂文化的真正的建設者。在他的天才的人格中，非凡的天賦幸運地結合着數十年不斷創作的意識的活動。精確地說起來，沒有一種音樂樣式，恰伊柯夫斯基的遺產不在其中佔有它的重要地位的。歌曲和交響曲，歌劇和羅曼斯曲，朔拿大和舞劇曲，協奏曲和諧謔樂曲——這一切都是這位天才的作曲家的創作經驗所特有的。

恰伊柯夫斯基對於他的同時代人曾經起過影響，不管他們的創作傾向和音樂思想的特性怎麼樣。但是這位偉大作曲家對於後輩的影響更大。經過他的學生達涅葉夫(Танеев)和後來經過史克里亞賓(Скрябин)與拉赫馬尼諾夫(Рахманинов)，繼續着恰伊柯夫斯基從葛林卡(Глинка)接受得來的俄羅斯音樂文化的傳統路綫。在我們這一代的



恰伊柯夫斯基

П. И. Чайковский

蘇維埃作曲家中，我知道，沒有一個人不在某種程度上感受到恰伊柯夫斯基的好的影響的。沙波林（Шапорин），塞巴林（Шебагин），米亞斯柯夫斯基（Мясковский），普羅柯菲葉夫（Прокофьев），恰恰都良（Хачатурян），德席爾靜斯基（Держинский）等在不同的程度上，但是同等地『出』自恰伊柯夫斯基的旋律及和聲的傳統的。恰伊柯夫斯基的哲學和音樂的特點在我的意識中也遺留下了深刻的痕跡。當我創作某一件作品的時候，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到這位超羣的匠人和我們在作曲家藝術方面的共同的導師所採取的方法。

爲什麼我愛恰伊柯夫斯基，回答這一個問題是很難的。這需要寫一篇仔細研究過的專文。但是如果准許在一句話中說出我特別敬愛恰伊柯夫斯基的作品的原因的話，我就說：他完全沒有創作的冷漠感覺和無謂的聲音的堆砌。

恰伊柯夫斯基非但對於我們音樂文化工作者是可貴而親近的。而且像普希金（Пушкин）一樣，他成爲俄羅斯民族意識的基礎之基礎。沒有恰伊柯夫斯基，我們在我們民族受辱的時日就不能生活了，他的名字勝利的時日和俄羅斯民族精神最偉大的創作高潮的時日伴護我們。

這兒我想把兩個爭論的要點確定一下。通常總常常把恰伊柯夫斯基的創作認爲是『動人的』悲觀主義精神。這種誤解的所以發生是因爲現代有些研究家，正像大多數革命前一代的音樂家和批評家把悲觀主義和活躍的悲劇性感覺混爲一談的緣故。在全世界的藝術中，沒有人能夠描寫人的悲劇性的世界感比希臘諸大悲劇作家更好的了。然而從來沒有人在頭腦裏生過責備他們的悲觀主義的念頭。恰伊柯夫斯基所有的也正就是這種人類公的和私的生活中悲劇性衝突的發展的感覺。他以真實的思想家的深刻性，以大藝術家的直覺感覺到了單獨的人和整個人類的生活、世界和命運的發的矛盾的和辯證法的路。不過恰伊柯夫斯基的創作決沒有宿命論，陰鬱性和相信盲目的命運的痕跡。他最具有悲劇性的作品也貫透着鬥爭的精神，腿勝盲目的不可抗的力量的努力。

恰伊柯夫斯基相信人類理性的非常的力量，相信宇宙大自然威力和諧印。恰伊柯夫斯基的全部創作遺產都染着光明而理性的信仰。

另外還有一種流行的理論，我也想把它推翻。有些『理論家』說，恰

伊柯夫斯基是哀歌上一世紀末葉俄羅斯的暮氣沉沉的柴霍夫(Чехов)和列維且(Левитан)的同伴。這把恰伊柯夫斯基和柴霍夫及列維且一樣看法也是不對的，因為他的創作中充滿着巨大的確定的生活力。不過有許多地方是使柴霍夫，列維且和恰伊柯夫斯基接近的；使他們接近的是認識俄羅斯大自然的哀歌性和他們富有情感的細膩的抒情詩風的性質，還有主要的是他們創作的性格中沒有對周圍取冷漠的態度。還有使他接近的是生活中悲劇性感覺的相類似。恰伊柯夫斯基創作了第六交響曲，而柴霍夫寫了『黑衣僧』(“Черный Монах”)——這是俄羅斯文學中最富有音樂性的作品之一，這差不多寫得像一部朔拿大一樣。列維且在俄羅斯風暴的描繪中放進了多少熱情，多少藝術性的奮感！這裏還得指出一點，像俄羅斯寫實主義文學和繪畫的典範作家一樣，恰伊柯夫斯基，在他最具有悲劇性的作品中(例如第六交響曲和『黑桃皇后』)中起着主導力量的不是自暴自棄的思想，而是鬥爭和克服悲慘的命運的樂思。

到現在通常總說李姆斯基·柯爾薩珂夫(Римский-Корсаков)的學派是俄羅斯作曲家的執牛耳的。然而現在是應該給予恰伊柯夫斯基學派以應有的地位和賞識他作曲技術上的全部富源和多方面性的時候了。在他發展音樂的思想和使作品管絃樂化的技藝方面是沒有人能夠和他比擬的。我把他作為是一個卓絕的管絃樂家而崇拜他，因為他通常對於已經完成的作品是不用再加以管絃樂化的，鬚鬚是先天地為管絃樂而作，是『管絃樂地』思想的。當我作某一件作品而感到創作的困難的時候，在恰伊柯夫斯基的作曲技術的奧秘中我總能找到源源而來的答案。

還有一點也要提起，就是恰伊柯夫斯基在他創作時取材俄羅斯文學的時候，他從來不是做天才的文學作品的音樂的解釋的。他的『普希金』的歌劇決不是譯成音樂語言的詩篇。恰伊柯夫斯基創作的姐姐雅娜(Татьяна)，林斯基(Ленский)，格爾曼(Герман)，馬席巴(Мазепа)等並不單是向普希金借用的，而是和那構成俄羅斯民族詩文的驕傲的作品同性質的。

作曲家的民族性是由於他深刻地認識那和他同時代的俄羅斯人的靈魂和細膩地感覺俄羅斯的大自然而確定的。恰伊柯夫斯基並不是狹窄的

民族主義藝術家，他時常利用別的民族的題材——他所有的三部舞劇，『郁蘭塔』（“Иоланта”）和『意大利狂想曲』（“Итальянское каприччио”）。然而他這些『非俄羅斯』題材的作品在精神和性格上之富有民族性是不下於作曲家所作的一切作品的。

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非但是俄羅斯音樂文化的，而且是全世界音樂文化的基石。這也是獨特的創作的和技術的萬寶全書，是每一個俄羅斯作曲家在實踐創作的時候必需向它求教的。

恰伊柯夫斯基變化音樂材料的技藝多麼驚人（例如，他在第五交響曲第一樂章開始的一段和華爾滋曲的一段中所發出的命運的主題多麼不同）。

彼得·伊里奇·恰伊柯夫斯基的藝術遺產對於現代蘇維埃人的心尤其覺得可貴。

在衛國戰爭最艱苦的時期，我們紀念恰伊柯夫斯基。在民族勝利的時刻，我們的靈魂中也發出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的聲音。它將進入那將在最後勝利的日子在我們強大優美的祖國的廣大無垠的領土上叱咤掃蕩的勝利進行曲的有機組織之中。

附 恰 氏 小 傳

彼得·伊里奇·恰伊柯夫斯基（Петр Ильич Чайковский）以一八四〇年五月七日生於烏拉爾（Урал）伏特金斯克（Воткинск）城。他的父親是伏特金斯克工廠廠長。他是一個精力充沛的管理人材和鑛山事業的專家。恰伊柯夫斯基的母親是一個聰明而有教養的女子。他們的家庭很大，然而很融洽。

彼得的童年是無憂無慮地，幸福地度過的。四歲半的時候，他開始讀書。書讀得輕易而成功。童年時代，他寫了不少詩和各種作品。他的法國女教員法尼·瞿爾巴赫（Фанни Дюрбах）玩笑地把他叫做『小普希金』。法尼·瞿爾巴赫是一個好教員，她善於多方面地發展他的才力和催醒他對於文學的活潑的興趣。彼得愛上音樂也很早。家裏大家都是愛音樂的。母親和姑母時常唱各種民歌，母親彈奏鋼琴。父親有一樣樂器——機器風琴。由於這架機器風琴，彼得認識了莫查爾特（Моцарт）的作品和意大利各作曲家的作品。彼得有很好的記心和聽覺。五歲起

，他已經相當流暢地在鋼琴上摸索着彈奏他從那架機器風琴上聽來的曲子了。

一八四八年，恰伊柯夫斯基家搬到莫斯科去，父親要到那邊去就任新職。不久恰伊柯夫斯基家搬到彼得堡，因為彼得·伊里奇的父親沒有在莫斯科得到他預期的那個職位。一八四九年，恰伊柯夫斯基的父親被委為阿拉巴亦夫斯克（Алапаевск）城的阿拉巴亦夫斯基工廠（Алапаевский завод）和尼茲尼-聶維揚斯克工廠（Ниже-Невьянский завод）的經理。

恰伊柯夫斯基家又搬到烏拉爾去。彼得滿九歲的時候，被送到彼得堡法科學校去念書。

彼得在學校裏耽了十年。他功課很好，得到同學和教員方面普遍的愛護。和童年時候一樣，恰伊柯夫斯基的音樂才華沒有在法科學校裏獲得什麼特別的發展。

他和其他的同學們在合唱團裏歌唱，他彈鋼琴，不過在學生中顯得很優秀特出。一八五九年，彼得·伊里奇修畢法科學校，入司法部任職。彼得·伊里奇對於自己的職務辦理得精確而正直，然而對它興趣毫無。他把業餘時間獻給世俗的娛樂和創作不大的音樂作品。

對於音樂的滋長不已的興趣使彼得·伊里奇想到要正正經經地從事音樂了。他開始和大理論家查列姆巴（Н. Н. Заремба）上課而獲得了很大的成就。一八六二年彼得堡開辦音樂院。彼得·伊里奇拋去了職位，進音樂院作曲部。

恰伊柯夫斯基在彼得堡音樂院從一八六二年耽到一八六五年。他在安東·羅賓斯坦（Антон Рубинштейн）的班上學習。由於他的天資和學力，他得到了很大的成功。他以高材生的地位畢業於音樂院。彼得堡音樂院畢業之後，恰伊柯夫斯基應聘為莫斯科音樂院和聲學與器樂學教授。一八六六年恰伊柯夫斯基移居到莫斯科去。

這樣就開始了彼得·伊里奇的生活的新階段——莫斯科的生活和莫斯科音樂院的工作。從一八六六年到一八七七年為止的這一個時期是緊張的全面的音樂勞作的時期。他是個正直持重和造詣深遠的教育家，他在組織音樂院的教育事業方面參加過很大的工作，他寫過各種論音樂問

題的小品和論文。

然而他認為作曲是他真正的本分，他把他的全部精力貢獻給作曲的工作。

恰伊柯夫斯基是具有極大的工作能力的，他是有組織自己的工作之本領的。在客居莫斯科的時期，彼得·伊里奇寫了許多作品：四部歌劇——『水女神』（“Ундина”），『巡撫』（“Воевода”），『近衛兵』（“Опричник”），『鐵匠華古拉』（“Кузнец Вакула”），奧斯特洛夫斯基（Островский）陽春神話『雪女』（“Снегурочка”）的音樂，『天鵝湖』（“Лебединое озеро”），四部交響曲（從第一到第四），三部大交響詩和幾部序曲（『風暴』（“В бурю”），『羅米歐與朱麗葉』（“Ромео и Джульетта”），『弗朗吉斯卡·達-李米尼』（“Франческа да-Римини”）），三部四重奏曲，第一鋼琴協奏曲，以羅柯柯（Рококо）為題材的低音提琴獨奏管絃樂隊伴奏之變奏曲以及大量的羅曼斯曲與小品鋼琴曲。一八七七年，他耽在莫斯科的最後一年，彼得·伊里奇開始寫依據普希金的韻文小說『葉夫格尼·奧涅根』（“Евгений Онегин”）作的抒情劇。

彼得·伊里奇對於自己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他對他自己的初期作品很不滿意，認為它們沒有達到完善的境界，其中有幾件作品，像歌劇『鐵匠華古拉』和序曲『羅米歐與朱麗葉』他把它們加以修作，有幾件，像歌劇『水女神』和『巡撫』，他竟完全把它們毀了。

第二交響和歌劇『近衛兵』的成功使恰伊柯夫斯基非但在莫斯科成名，而且他的聲名也遠播到彼得堡了。

這時他的聲譽也顯著地在國外傳播開來。創作事業方面的成功使彼得·伊里奇竭力想掙脫教育工作而全力獻身於創作。

一八七七年恰伊柯夫斯基染病，到瑞士去治療。有一個崇拜他的才華的富女叫馮-梅克（Н. Ф. фон-Мекк）的，給予他物質的支持，每年給他生活費。環境的改變和治療對於彼得·伊里奇的健康起了很好的反映。

得自馮-梅克的年俸使恰伊柯夫斯基得能拋棄了工作，完全獻身於創作了。自從恰伊柯夫斯基動身到瑞士去以後，他的生活的方式改變了

。大部份的時間，恰伊柯夫斯基是化在歐洲的旅行上（瑞士，意大利，維也納，柏林，巴黎），他在這些地方獲得了極大極大的聲望。回返俄羅斯的當兒，他主要是住在烏克蘭，他的姊姊達維陀娃（А. И. Давыдова）的莊園裏，或者住在馮 - 梅克的莊園裏。偶然有時恰伊柯夫斯基也到彼得堡或者莫斯科去，通常是爲了接洽他自己的歌劇的演出和作品演奏會。

一八七七年，彼得·伊里奇染得的疾病在他的創作事業方面起了反映。起初時候，他什麼也不能寫。但是不久恰伊柯夫斯基克服了這種狀況，創作的停頓代之以精力的新的高潮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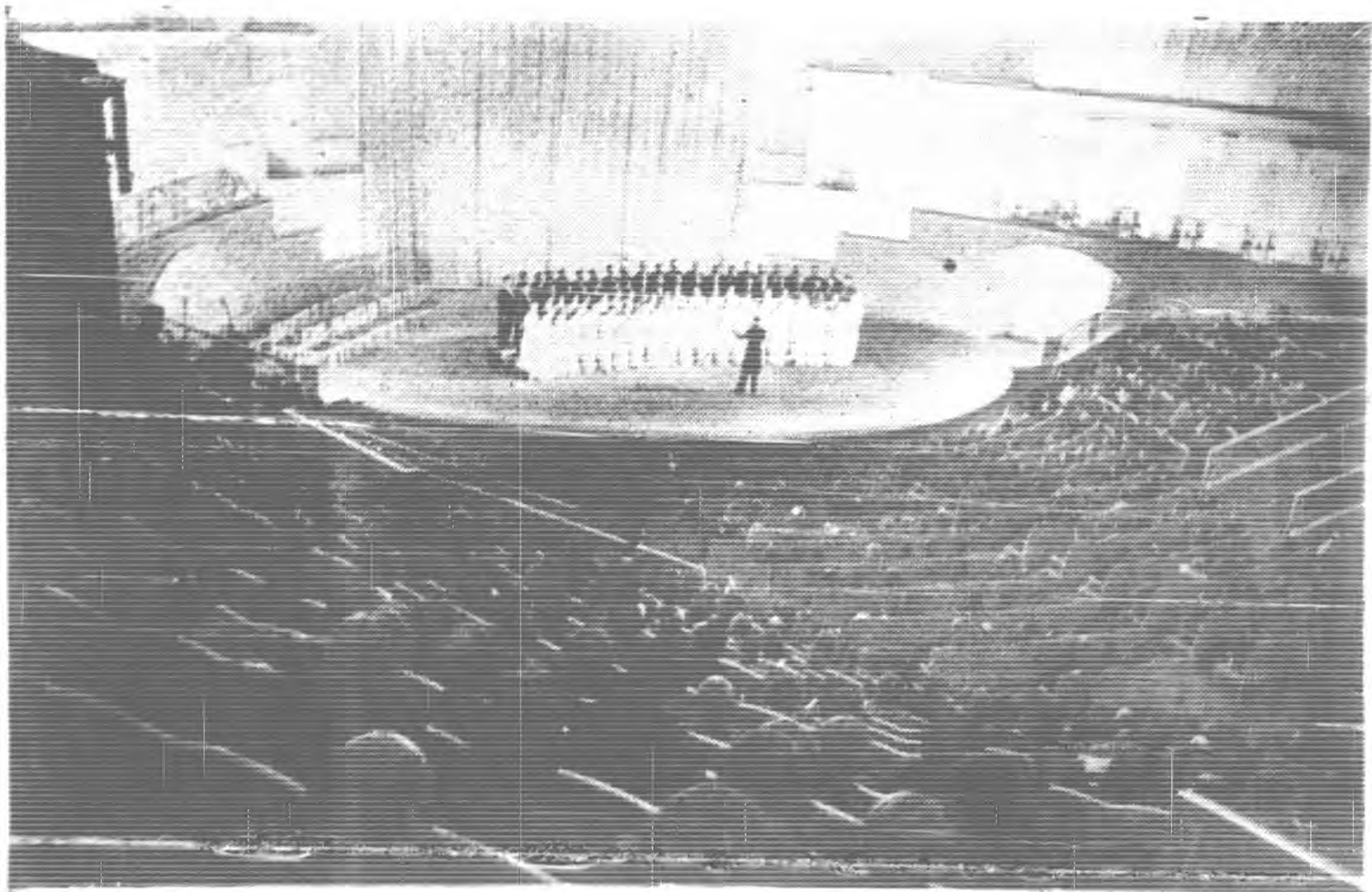
八十年代中期，彼得·伊里奇的健康改善了，因之他決定拋棄飄泊的生活。他回到莫斯科去開始積極參加音樂生活。在這一個時期他經常住在莫斯科附近。他開始選擇適當的地方，有一些時候住在馬伊達諾夫（Майданов），弗羅洛夫斯克（Фроловск），最後他完全安住在克林（Клин）了，這地方現在就是恰伊柯夫斯基陳列館的所在地。

從一八七八年開始直到去世時（一八九三年）爲止，彼得·伊里奇一逕埋頭於音樂創作，祇在出席演奏指揮的時候才中斷一些時候。

在這一個時期，他寫了六部歌劇：『葉夫格尼·奧涅根』（這還是在莫斯科開始的），『馬席巴』（“Мазепа”），『奧爾蓮之女』（“Орлеанская дева”），『女巫』（“Чародейка”），『黑桃皇后』（“Пиковая дама”），『郁蘭塔』（“Иоланта”）；三部交響曲（結束第四，寫成第五、第六）；許多管絃樂作品，四部組曲，兩部舞劇（『睡美人』（“Спящая красавица”），『採胡桃者』（“Щелкунчик”））；兩部鋼琴協奏曲和一部提琴協奏曲；許多羅曼斯曲和鋼琴曲（『兒童曲譜』（“Детский альбом”），『四季集』（“Времена года”）等等）。他的音樂同時傳佈於俄羅斯和國外。足跡遍及俄羅斯，歐羅巴和美利堅的演奏旅行和指揮旅行使恰伊柯夫斯基成爲聲望更隆，受人愛戴更深的作曲家和指揮。他的演奏旅行時常變成真正的凱旋的行列。死前最後一年他被選爲劍橋大學的榮譽博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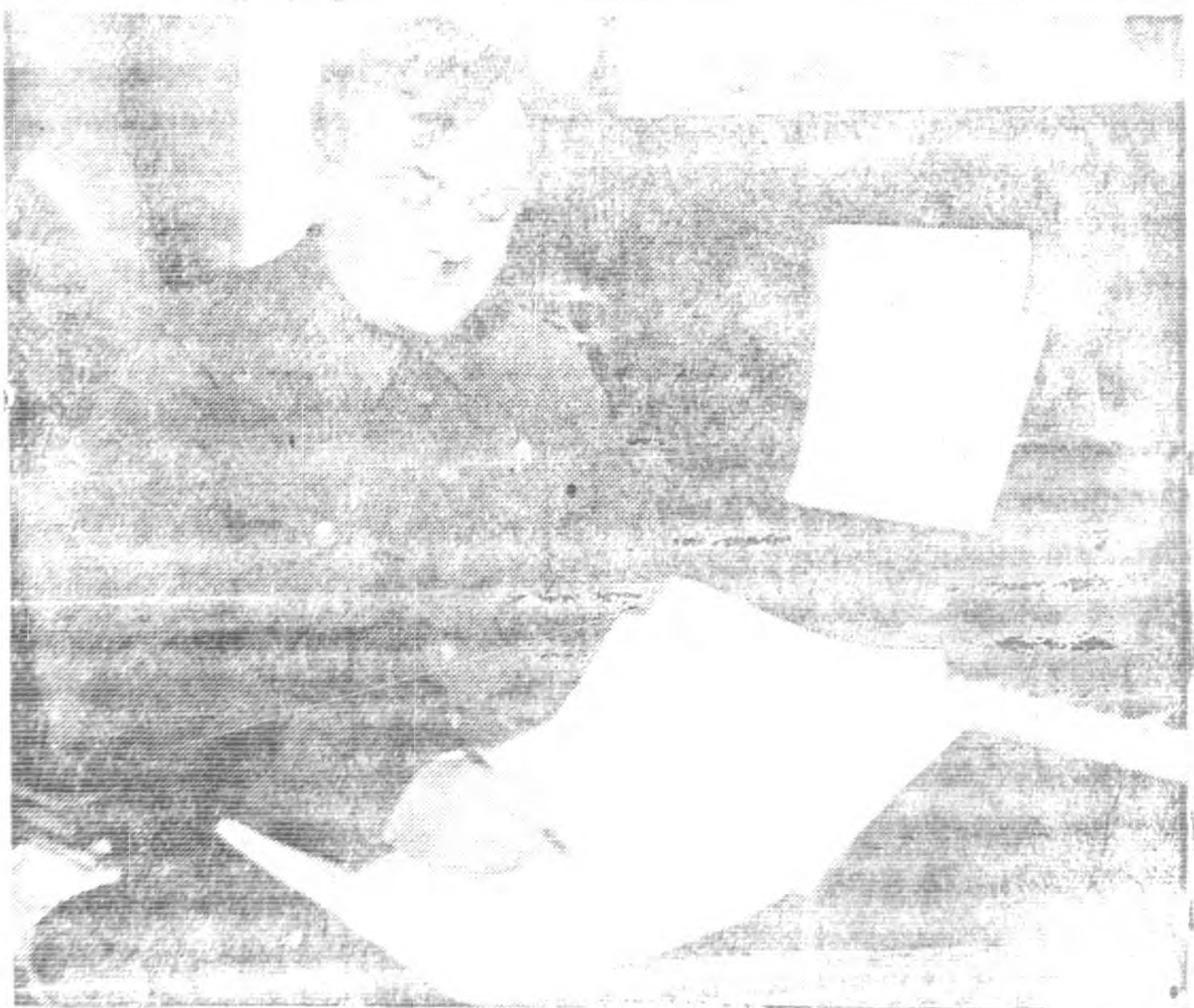
彼得·伊里奇死於一八九三年。

（高 明譯）



莫斯科「恰伊柯夫斯基」新音樂廳圖為蘇聯國家合唱隊在該廳歌唱
Новый концертный зал им.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в Москве. На
снимке: — выступ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хора СССР

★ 蘇聯新國歌歌譜的作者 ★



圖為蘇聯新國歌歌譜的作者，蘇聯人民藝人，亞力山大洛夫（A. B. Александров）教授。他的歌譜是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所收到的應徵蘇聯國歌歌譜競賽的數百首中所選出。

亞力山大洛夫曾作許多羣衆性的歌曲，在蘇聯，特別是在紅軍中間非常流行，因而聲譽極爲廣泛。「布爾雪維克黨歌」也是出於他的手筆。因該歌，他曾獲得史大林獎金。

十五年前亞力山大洛夫教授組織紅軍歌唱舞蹈團，成爲全國最優秀的聲樂舞蹈團。這團體在亞力山大洛夫教授領導之下，在蘇聯全國各地演出，並且到過法國、捷克和歐洲其他國家。

亞力山大洛夫除了歌舞團的工作之外，並且是「恰伊柯夫斯基」莫斯科國立音院的教授。

作者介紹

史塔里柯夫 (В. Стариков) 現代蘇維埃作家。

克特林斯卡雅 (В. Кетлинская) 著名長篇小說「剛毅」(“Мужество”)的作者，這篇小說美麗地描寫出少共團員們怎樣在阿穆爾江(Амур,即黑龍江)畔的西伯利亞(Сибирь)的叢林中建設少共城(Комсомольск)，現在這城市已經成為海濱地方(Приморский край)的大經濟中心。這位女作家還寫過許多短篇小說，她最近時期的短篇小說的題材是完全關於蘇維埃人民對德國法西斯的鬥爭。

米哈爾柯夫及愛里·列其斯坦 (Сергей Михалков и Эль-Регистан) 自三月十五日起用以代替「國際歌」的蘇聯新國歌歌詞的作者。米哈爾柯夫是蘇聯著名詩人之一，愛里·列其斯坦是名記者，曾在「消息報」(“Известия”)工作多年。戰爭開始時他們兩人擔任蘇聯空軍中央報紙「史大林鷹」(“Сталинский сокол”)的記者。他們偶然在前綫的同一地段遇見，一同合作編寫通訊稿，描寫蘇聯飛行士的戰鬥行動，後來他們又一同寫詩和腳本。他們又一同寫了蘇聯新國歌的歌詞，參加蘇聯人民委員長蘇維埃所宣佈的國歌歌詞徵文競賽，從蘇聯其他成名詩人所寄去的數百份歌詞中選出他們的作品，作為正式歌詞。

米哈爾柯夫最出名的是寫給兒童的美麗詩歌。蘇聯的所有兒童都背熟他這樣的詩，如「史吉邦叔叔」(“Дядя Степа”)，「你怎麼啦」(“А что у вас”)，「關於快樂的旅行家」(“Про

веселого туриста”），「我們跟好朋友在一起」（“Мы с приятелем”）等。他的詩曾搜集在幾個集子裏，如「菜圃」（“Огород”，1936年出）「詩」（“Стихи”，1936年出），「同志們」（“Товарищи”，1937年出），「小軍艦」（“Кораблики”，1937年出）等。

他在衛國戰爭時期也寫了許多兒童詩，已經反映戰時生活。米哈爾柯夫會兩度獲得史大林文學獎金，一次是爲了他優秀的兒童詩，第二次是爲了他給「列寧格勒的少女」（“Девушка Ленинграда”）影片所寫腳本。米哈爾柯夫也有給成年人所寫的詩集。

列別傑夫·庫馬赤（Василий Иванович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1891年生）是許多非常流行的歌曲，如「祖國歌」（“Песня о Родине，即「祖國進行曲」），「莫斯科歌」（“Песня о Москве”），「假使明天戰爭」（“Если завтра война”）等歌的作者，在蘇聯極爲有名。積極參加影片製歌的工作。他的許多歌已經譯成歐洲各國文字和中文。一九三九年他的詩集「抒情，諷刺，雜感」（“Лирика，сагира，фельетон”）出版。他的歌曲時常出版，並且發行數量很大。他的父親是農民出身，以皮鞋匠爲業。

西蒙諾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имонов）蘇聯著名詩人。關於他的簡訊，請參閱本刊第二期。

勃羅夫卡（Петрусь Бровка）著名白俄羅斯詩人。在衛國戰爭時期因發表許多短詩和詩篇，特別著稱。

寶慶那（Павло Тычина，1891年生）現代最大烏克蘭詩人。農民出身。他的創作開始於一九一〇年。十月革命之後，他的作品乃有嚴重的社會文學意義。衛國戰爭以前曾出過幾本詩集：「太陽之笛」（“Соняшни кларнети”，1918年出），「犁」（“Плуг”，1920年出），「烏克蘭來的風」（“Ветер с Украины，1924年出），「赤爾尼戈夫」（“Чернигов”，1930年出）。寶慶那並且是一個高明的翻譯家，曾譯過許多外國詩。一九二九年寶慶那被選舉爲全烏克蘭學術院會員。

目 錄

(第九期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號)

~~~~ 小 說 ~~~~

- 史塔里柯夫：紅石村……………(鍾馥譯)…… 3
克特林斯卡雅：勝 利……………(修士譯)……32
畢爾文采夫：試 煉(續完)……………(白寒譯)……40
★米哈爾柯夫：蘇聯新國歌……………(靈 譯)… 147
★愛里·列其斯坦

~~~~ 詩 歌 ~~~~

- 列別傑夫·庫馬赤：金色頭髮翹聳聳……………(苓 譯)… 149
西蒙諾夫：返回故鄉……………(凌 譯)… 152
勃羅夫卡：白俄羅斯……………(零 譯)… 153
寶 慶 那：波爾達伐……………(伶 譯)… 155

~~~~ 文 錄 ~~~~

★紀念屠格涅夫誕生一百二十五週年★

- 遲達諾夫：屠格涅夫……………(丁冬譯)… 157
烏吉夫斯基：屠格涅夫生平……………(若虛譯)… 163

屠·格·涅夫：散文詩……………（遇通譯）… 174

~~~~ 音 樂 ~~~~

★ 紀念恰伊柯夫斯基逝世五十週年 ★

叔斯達柯維赤：論恰伊柯夫斯基……………（高明譯）… 180

附恰氏小傳…………… 183

★蘇聯新國歌歌譜的作者…………… 187

作者介紹……………（編者）… 188

插圖：伊凡諾夫宣傳畫：「我們喝德聶泊爾河的水，還將喝普魯特河，聶曼河和布格河的水」——50—51；屠格涅夫像——162—163；恰伊柯夫斯基像——180—181；莫斯科「恰伊柯夫斯基」音樂廳——186—187。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 9

蘇 聯 文 藝

第 九 期

★ 一 九 四 三 年 十 二 月 出 版 ★

編 輯 者 施 維 卓 夫

發 行 者 蘇 商 時 代 書 報 出 版 社

上 海 斜 橋 弄 六 十 號

第 一 區 公 署 警 務 處 登 記 證 C 字 一 一 一 〇 號

每 冊 定 價 元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СССР

Под редакцией Н. И. Швецова

№ 9, Шанхай

Декабрь 1943 г.

ПРОЗА

В. Стариков	— Красный камень	3
В. Кетлинская	— Победа	32
Аркадий Первенцев	— Испытание (окончание)	40

* * *

С. Михалков и Эль-Регистан	— Нов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гимн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147
-------------------------------	--	-----

СТИХИ

К. Симонов	— Возвращение в город	152
Петрусь Бровка	— Белорусь	153
Павло Тычина	— Полтава	155

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ПРОШЛОЕ

К 125-летию со дня рождения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В. Жданов	— 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Тургенев	157
Л. С. Утевский	— Жизнь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163
И. С. Тургенев	— Стихотворения в прозе («Русский язык», «Воробей», «Два богача», «Мои деревья», «Порог»)	174

МУЗЫКА

В. Лебедев-Кумач	— Золотистый хохолок	149
------------------	----------------------	-----

К 50-летию со дня смерти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Дм. Шостакович	— Мысли о Чайковском	180
* * *	— Краткая биография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184

Автор музыки но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гимна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 проф. А. 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	187
--	-----

КОРОТКО ОБ АВТОРАХ	188
--------------------	-----

НА ОТДЕЛЬНЫХ ЛИСТАХ: Плакат худ. В. Иванова «Пьем воду из Днепра, будем пить из Прута, Немана и Буга» — стр. 50-51; портрет И. С. Тургенева — стр. 162-163; портрет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 стр. 180-181; концертный зал им. П. И. Чайковского в Москве — стр. 186-187.

